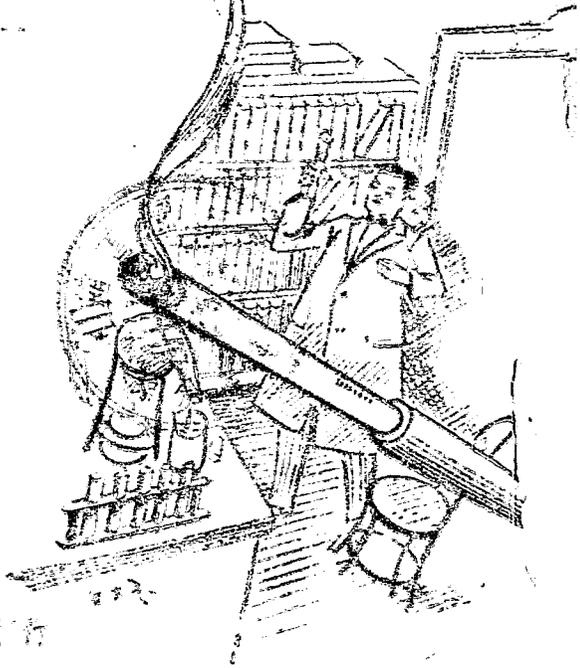


著名探偵界世

通 探 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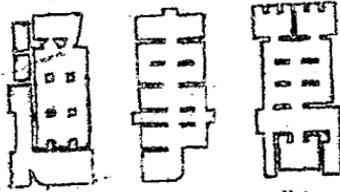
著 鷗 瘦 秦



百新書店發行



世界偵名  
界探著



(Edgar Wallace 原著)

秦瘦鷗譯述

百新書店發行



世界偵探名著



譯述者 秦瘦鷗

原著者 Edgar Wallace

(The Man Who Know)

一	實驗室裏的一個青年.....	一
二	一個可憐的小姑娘.....	一五
三	四個重要的角色.....	二七
四	西區殖邊銀行的會計員.....	四三
五	梅瓊的遺產.....	五四
六	萬事通.....	七四
七	介紹羅克斯奧命特君.....	八三
八	巡長施密斯來訪.....	一〇四
九	弗命克梅在教堂裏.....	一一九
〇	一件暗殺案.....	一三七
一	弗命克的殺人案.....	一六〇
二	弗命克梅案之審訊.....	一七五
三	上蒙與利阿克斯來的人.....	一九三
四	貌似弗命克的人.....	二〇三
五	壁爐裏的一封信.....	二二一
六	巡長施密斯的出現.....	二三〇
七	誰是凶手.....	二五一

悼念我的老師

## 依嘉華雷斯先生

——被公認為近代第一個偵探小說家的英國人——

記得我們中國的「儒林」裏頭有所謂「私淑弟子」的一個名稱，意思就是說某人佩服某人的學問或道德，可是因為關門遠隔，或是經濟不足，時代或身份懸殊等等各種關係，無從直接去拜他做老師，於是在一半尊敬他，一半想借他作標榜的心理之下，不問他本人同意與否，便自稱為他是某人的弟子；可是這種學生究與親炙訓誨的學生不同，所以另有一個名稱，叫做「私淑弟子」。

現在見學自稱這位英國故名小說家依嘉華雷斯先生 Edgar Wallace 爲「我的老師」，用意也彷彿如此。不過如其要問我爲什麼如此欽佩他呢？那末與其用「著作等身」「才思敏捷」這一類的語句來說明，還不如老老實實的說，我是受了他那古怪得異乎尋常的脾氣的影響。

究竟他的脾氣怎麼古怪呢？不要急！讓我慢慢告訴你：

他是一個已經守寡的女伶的兒子，在類於「私生子」的氛圍下，出生在一八七四年的九月，地點

出英國的格林威治；後來就被他母親所遺棄，在極度孤苦的歲月中，挨餓，挨冷，不受教育，做苦工，賣報，學排字，甚至在輪船上當小火夫，勉勵長大成人。祇有後來當「勤務兵」的幾年工夫，使他纔有機會看一些書。然而這偏鵝人的天才，竟終不因「後天失調」的緣故，就此埋沒，反像冬天的梅花一樣，越冷越有精神。他被調往非洲之後，不久就寫起詩來，並且相當的成功。「一八九八年大詩人吉百林到非洲，當高談受歡迎，這個出身貧苦的「勤務兵」居然也「叨陪末座」，席間還和吉百林先生談過幾句話。雖然吉百林很喪氣地對他說：「看在上帝的面上，請不要把文學當做職業。不錯，文學是一個挺漂亮的姑娘，但決不是一個好妻子！」

寫詩是這詩上文壇的第一個階梯，後來又給英國藝術家報紙做國外通訊員，直至第三步也纔開始寫小說。

他的第一部偵探小說就是「四騎士」。啊！這真是了不起的一部傑作！他自己也認為十分滿意。就自己籌集資本出版，結果卻是一敗塗地，本錢傾淨之外，又欠了一大筆的債，好容易請求某報預支薪水一年半，纔能過去。而在中國，區區也吃了一個同樣的虧，我把他譯成之後，也因為覺得太滿意的緣故，馬上自行出版，希望多少潤潤乾枯的視目，不料結果也是大敗虧輸，倘非金親拯靈兄的幫忙，大概至少總要打一場錢官司吧？這是什麼緣故呢？其實很簡單：小說好的，吃虧太深了一些，並且書中一個女人也沒有，在現在這個年頭兒，那裏能賣錢呢！

這次失敗之後，他幾乎已灰心了；幸而有一個女出版家突然靈機一動，想到他老人家曾在南非洲居住過好久，假如用非洲做背景，寫出幾部小說來，倒是很特別的，至少也可以賣賣紙頭。他和華雷斯一談，立刻就得到了他的同意，從此他的小說書大大的賣起錢來。每年他至少要寫四五部長篇，有時竟多至十部以上；他的收入，有一個時期竟增加至二十五萬鎊，合起中國幣來，至少一千萬元。

他的文思敏捷得有些怕人。某次，有位海思勛爵到他家裏去作客，他忽然想起了一個題材，馬上便丟下了客人，把自己關進書室裏去；從禮拜五晚上失蹤，直到禮拜一早上出現，整整兩日三夜，不睡覺，不吃飯，既有幾個侍者輪流着侍候他，每隔一小時送一杯熱茶進去，就像這樣，使他在六十小時以內，完成了一部八萬字的巨著，收入四千鎊。

照例說，他應該發財了，可是說也悽慘，他死後不但毫無餘資，而且還淨欠他人七十萬鎊；幸而他的小說越到後來越能够賣錢，他死後不到兩年，收入的版稅便把這筆巨債全償清了。

他生平最當走路，即使從永安公司到新世界（當然是髻方），也省不了一輛汽車。

最闊的時候，他有三個住宅，一百多個傭人，請起客來，動輒二百客三百客，不管這些客人值得招待不值得招待；而且還歡喜賭，第一是跑馬，逢到跑馬日子，他即使不上跑馬場去，單是在電話筒裏，每天至少也送掉一百鎊。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想，教他怎麼能够不窮呢？

一九三〇年四月，我曾經寫過一封信給他，（托倫敦霍特斯托頓出版公司轉交）除了例有的「欽佩」、「仰慕」這一套客套之外，我又特別告訴他：

「你能够不用尋常寫偵探小說的手法來寫偵探小說，這是你的大成功。」

他於八月間寄來一封回信，（是親筆寫的，潦草得幾乎使我看不出來。）承認我的話是對的，並且說，他寫那些刺激緊張的小說的動機，原本不是僅僅要使讀者感覺刺激緊張而已，他說：「我是要告訴全世界的人，犯罪行為是在怎樣的一種社會環境中鼓勵起來的。換句話說，好好的人爲什麼要犯罪，這自有其必然的社會因素的。所以要消弭一切罪惡，這不僅是法律問題，而是最切迫的社會問題。」

我要求他寄一張照片給我，（雖然他不是小白臉，也不是女人。）不料他卻送了我一本類於自傳

式的書，名曰「The Yellow Wallpaper by Himself」他說：「看了這本書，你就可知道我是怎樣的『個人』了。」

好一個古怪的腳色！

看完他的自傳，很感佩，我幾乎不相信這是真的，直到最近，又看到一本瑪格蘭說來恩所寫的「依希羅普斯傳」，纔知道這個不列顛人確是從極度艱苦中自己奮鬥起來的。

更奇怪的是他的自傳裏從未提到他自己有過什麼戀人。或聚過什麼老婆之類的話，但在瑪格蘭脫二書中，卻寫得很清楚，連正式的妻子在內，他一共和三個異性發生過關係，並且生過一兒一兒（或說是二個）和一個兒子。

一九三一年冬，他應哥萊瑪某電影公司之邀，上美國去接洽關於編製劇本的事，不料合同纔簽好，他就害起病來，延至一九三二年二月，竟不待他妻子趕到，便一瞑不視了。當遺體運回英國時，不僅船上飄揚半旗，就是停泊在桑普墩港裏的那些軍艦，也一律爲他下旗致敬。去世的文藝家中，受到這種榮典的恐怕很少吧？

他的作品在我們中國的文壇上介紹得很少，除我的譯文之外，似乎只見過了二種短篇；但在日本方面，因爲那個民族是素來愛好密探間諜一類的活動的，所以出版了不少的譯本，雖然華雷斯自己曾經說過：「世界上最不容易跟他們做朋友的民族就是日本人！」

秦瘦鷗

三三、十、十二、補正

# 萬壽圖

Edgar Wallace 著  
秦瘦鷗 譯

The Man Who Knows

## 一 實驗室裏的一個青年

這是一間很小的屋子，而且是和正室隔離着的。當這孤立在野外的畫莊未會易主以前，它原是被當作一間彈子房的；然而自從新主人梅瓊遷入以後，他老人家既沒有打彈子的時間，更沒有打彈子的耐性，便一直把它空關着，後來爽快就讓他那一位善於化學思想的謝書先生佔了去，不復顧問。

在這間屋子的某一面的牆上，釘着一條很簡陋的木板，板上是滿堆着許多玻璃瓶和試驗管一類的東西。屋子的中間，有一張一般也是很簡陋的木桌子，上面堆着六七本書，一架顯微鏡，——用一個玻璃罩罩着——和一具不很大的木匣子，匣子裏頭是一套很精巧的化學儀器；此外，還有一具火酒爐。這時候爐上正擱着一個小小的玻璃瓶，瓶中盛着半碗不清的深黑色的溶液，因為那爐上所發的藍色的火焰距離這玻璃瓶很近，所以

，不久那溶液已煮沸了。

桌子的旁邊，坐着一個人，眼睜睜地注視着爐火和那玻璃碗中的溶液；他的臉，戴着一副嵌有雲母石的橡皮製的面具，因為此刻在他面前所煮的可不是什麼牛肉汁或雞汁，而是一種氣味很難聞的藥水，這種氣味不但是難聞，而且是有害人體的，所以他必須把自己的呼吸器官完全掩起來。除掉桌子上的那一盞罩着燈罩的檯燈，和那火酒爐所發的火焰之外，這間屋子的其他部份，都掩在黑暗裏。這位熱心化學的學生還不時要用一枝玻璃桿浸入那已煮就的溶液中，然而取起來，讓那溶液一滴一滴地滴在一方石綿紙上；他所見到的顯然是滿意了，便立即蓋熄了那火酒爐，站將起來，走近窗邊去，打開了窗，同時還順手開了一個風扇，想借它的力量趕快把那滿屋子的氣味送出去。

他把那面具也摘了下來，便露出了一張清秀的少年人的臉，臉色似乎稍蒼白一些，但依舊很動人；唇上留着一叢很薄的短鬚，頭上却有一頭深黑而彎曲的長髮。他又把那窗閉上了，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很舊的皮袋來，袋裏裝的是烟絲，他就把一個烟斗全裝滿了，燃上火慢慢地吸着，一面又提起筆來，在一本記事簿上寫着，有時還得放下了筆，取過桌上的書來，和書中所說的互相考證。

不到半個鐘頭，他的工作已完了，他的記事簿也就闔起來了；接着他又把自己所坐的一張椅子拉開了一些，使他可以伸直了腿坐在椅背上，半躺半坐地思索起來。他所想的顯然不是什麼快活的事情，這是可以打他臉上瞧出來的。過了一回，他又從裏面的一

個衣袋裏面掏出了一個皮夾來，從這皮夾裏，又給他檢出了一張少女的照相，照上的少女約摸祇有十六七歲光景，面目很端麗，略帶一些愁容，身體很瘦小，尤其得楚楚動人。他牢牢地注視着這張照相，好半響不肯放下，他的頭還在不住的搖着，似乎非常憂鬱傷感的樣子。

其時門上突然有人輕輕地叩着，於是他就來不及的把這一張照相納入皮夾中去，並把這皮夾很謹慎的摺起，揣進了懷中去；一面忙站起來開門。

進來的就是這裏的主人梅瓊，他用他的鼻子很懷疑地嗅着。

「你這裏又裝着一屋子的那種難聞煞人的臭味了！桀司潑，究竟是什麼東西啊？」他很不以為然地抱怨道。「我真不知道那些化學家為什麼不替這個世界發明幾種令人好聞一些的化學用品呢？」

桀司潑古爾聽了，祇默默地一笑。

「先生，我恐怕這是天地教他這樣發臭，以致和你的所望相反的！」他的答覆。

「你可會弄完了沒有？」他的雇主問着，一面又用一種很懷疑的屏氣，瞧着那半碗還不會冷掉的溶液。

「這已經成功了！先生。」桀司潑說道：「這東西就祇在煮沸的時候有些難聞的臭味，所以我把這門關上了。」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梅瓊虎視眈眈地看定了那半碗無害於他的溶液很問着。

「這裏面原有好多的東西呢！」傑司潑很有興趣答道。「事實上，這也是一種試驗。礦質所成的是一類或兩種的礦質，在尋常的時候，這幾種原質的溫度，倘不是……」梅瓊不聽互相混和的，現在給我加了一些東西試驗之後，已經是成功了，從此它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混合起來，卻便是在完全冷卻的時候。」

「現在還有與你快去進晚餐吧，即使是它們快要冷卻了！」梅瓊喃喃地抱怨着。

「啊！我可不會聽見那鈴響啊！先生。」傑司潑說道：「我真是萬分抱歉，果你等了許多的時候。」

那間又寬大又清靜的餐室裏，就祇坐着他們兩位；這一次的晚餐，照例又是很精美而枯燥的。梅瓊一壁還在翻閱報紙，他所最注意的是那些有關最近在證券市場上發生的大風潮的記載。

「竟有人在收買康羅礦業公司的股票！」他突然這樣高喊着。

傑司潑聽他驚動了，便抬起頭來。

「這康羅礦業公司嗎？」他似乎很不解地問道：「可是，這些股票不是很……」

「不錯，不錯！」梅瓊很焦躁地說道：「我知道的！它們在上星期還價值一先令咧，現在却已漲到二先令三辨士了！我這裏有五十萬咧！不，不，……給你說清楚……」他又給自己校正道：「我一起是有一百萬，但其中的一半却不是我自己的。——我差不多要想把它們出賣了！」

「也許是價值已發現了金苗了。」萊司濱的猜度。

梅瓊忍不住打鼻亂裏哼了一聲。

「這是極佳的礦區可以找到金苗，那末海灘上就可找到金鑽鑽了！」他用着很輕蔑的語氣攻擊了萊司濱的猜度，「順便可以告訴你：還有那五十萬鎊的股票是屬於我的。」然而梅瓊不覺得怎樣詫異，但也很感到相當的疑惑，便把視線移到了梅瓊的臉上去。梅瓊其時已用完了他的晚餐，斜靠在椅上，用一支金的牙籤很熟練地剔着他的牙齒。

「曼納威爾的父親是我學生所有的唯一好友。」他依舊用着習慣的很粗暴的語氣說道：「他硬生生地掩住了我的眸子——我的眸子是從來不曾購過的——拉我去跟他一起辦那個混賬的皮爾納脫爾公司，我們會經開過一個三千尺深的礦穴，什麼東西都見到，唯不見金子！」

說着，他又發了短短的一聲冷笑。

「我也希望那個礦可以成功，可憐的老脚色——皮爾納脫爾！講良心話，當我在幾次很驚險的時候，他的確也會拉過我一把。」

「我現在你對於他的女兒也已極盡照拂之能事了！先生。」

「她可真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梅瓊說道：「又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我原是不耐煩留心他們女孩子底事的，」他順便做了一個鬼臉。「然而畢竟在是太忠厚，太和婉

「你只瞧你跟她說話的時候，她的一雙眸子永遠是看在你眼睛裏的。——外面是從沒有人說過她什麼混賬話。」

「萊司濼古爾很想笑出來，却又忍住了。」

「你笑的是什麼屁事啊？」梅瓊很粗暴地質問着。

「因為我想外面沒有人說過她什麼混賬話。」萊司濼立即給了他一個滿意的答覆。

梅瓊似乎很得意，就在他的坐椅上搖擺起來。

「萊司濼，他用着很正經的態度說道：『曼正是我所希望你娶到的那種女子，實際上，也可以說她正是我所要娶的女子。』」

「我恐怕萊司濼對於這件事情難免有什麼話說的。」這青年人一面調養他的咖啡，一面對答着。

「萊司濼？」梅瓊咆哮道：「放屁！我會怕什麼萊司濼嗎？我要他那樣，他就應該那樣做！他也是一個很幸福的小伙子，祇是我想他未免多帶幾分流氣。不論那一個女人，只須有着一張漂亮的臉，萊司濼就要娶她了！你不知道嗎？要如我不去干涉他，他早……」

萊司濼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

「真的嗎？」

「我們不要睬他就是！」梅瓊顯然已很着惱了。

每天晚飯過後，他總得假睡非睡的靠在座椅上，換那好多工夫，這一晚當然也變不了這個習慣；桀司濺便取起幾張報紙來，默默地讀着。這件事差不多也已成爲他每晚的日常功課了，除却他上倫敦去的日子，從不間斷。此刻他所注意的是某大科學家的一篇有關「質鏽錠」的論文。他才看到一半模樣，梅瓊突然又開口了。——他約摸已靜默了三十分鐘光景。

「我有時候不免很給曼擔心。」

桀司濺隨手放下了那幾張報紙，問道：

「曼擔心嗎？——爲什麼呢？」

「我很給她擔心！。這樣告訴你還不夠嗎？」這位性氣不好的老富翁又着惱了。「我希望你不要再向我提出什麼問句來，桀司濺，你真把我激惹得不能忍耐了！」

「那末算了吧！我就承認你的確是很擔憂，」他所信用的這位青年秘書居然很能忍耐。而且還有很充分的理由。」

「我覺得對於她是有相當的責任的，但我偏是最厭惡給人家負什麼責任，尤其是兒女們的責任。……」

他突然滿住了，忙把話鋒轉到了另外的一方面去：這一節活便就此中斷，雖是過了好幾天，他也不曾重新提過。

接着，他又提出了別一件事來。

「帶我出去的以後，還是施密斯大爺又來過了，我猜他是一定要來的！」

「是的，他在今天下午來過。」桀司濇的答覆。

「他還有什麼事嗎？」

「依施密斯看來，他是特地來看你的。記得有一天，你不是說巡長施密斯很歡喜喝酒嗎？」

「喝酒嗎？」梅重彷彿很鄙夷地說道：「他不是喝，簡直是灌！你瞧巡長施密斯是怎樣的一個人啊？」他還來不及要知道對方的答覆一樣焦急的詢問着。

「別想他當然是一個很怪僻的人！」桀司濇很爽直地答道：「可是我真不懂你為什麼那樣的顧忌着他，甚至每個星期都得送錢去給他？」

「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梅重很感慨地說，他這個預言後來是畢竟實現的。——在日前，我可以先告訴你，假定我們遇到了一種困難，要解決這個困難，有兩條路可以走，但有一條是比較不受一些，還有一條卻比較難受些，那末我們自然要走比較好受些的一條了。如今我對你這個巡長便是如此！我寧可每星期送他幾個錢，免得他再來和我纏擾；——假如你不送錢給他，他是一定要來和我鬧個不清的。」

梅重也地有椅子上的站起來，伸了伸腰。

「巡長施密斯，」他又繼續說道：「真是一個非常富於精力的壞蛋！我是知道的，而且已經知道了好久了！在我以前所幹的那些事業裏頭，桀司濇，我是必須認得幾個怪僻

的人物說，而且我已覺得他奇怪的情形，如果把他寫出來公布的話，我想必然是很不好聽的；……雖然對於這些報紙上怎麼評論我的話是向不介意的。否則就早就在十幾年以前鎖進墳墓去了。但是這等新這個東西，却極能抓到我的癢處，使我不得不介意。你是整天在那裏調弄什麼虛偽以及其他的種種醜惡的物料的，你一定可以明白我之所以要每星期發錢給施密斯，實是有兩種作用的：一是同安寧，一是預防……」

「預防惡意。」那青年人便代替他說了出來。

「不錯，正是這個話！」梅瓊說道：「我原是不長辭令的，當我已滿十二歲的時候，普透的爸爸還說不大清楚呢！」

說着，她發了一陣大笑。

「同安寧和預防惡意。」他又重複的念了一遍，並把頭不住的頓着。「這就是那巡長施密斯！他是一個可怕的惡魔，因為他是一個流氓！」

「那鄉警還可憐……」僕爾發另外又提出了一個人來。

「鄉警還可憐嗎？」梅瓊問道：「——用那手抓着他自己頭頂上那一堆雜亂的灰髮——他也是可怕的惡魔，因為他是一個笨蛋！——惠司門又到這裏來做什麼啊？」

「他並不會到這裏來啊！」傑可發笑道：「祇是我在路上恰巧碰到他，和他隨便談了一會。」

「你有這種工夫爲什麼不去做些別的事情呢？」梅瓊又使性了。「這個笨笨的蠢猪竟

把我傳去了三次，總有一天我要把他逐出警界中去的！」

「他倒不是一個極壞壞的調色。傑司敏對於惠利門的認識是和梅瓊不同的，便給他辯護道：「他的為人既是太固執了一些，但從另一方面看，他倒是一個很正直，很端方的人，因為他並不懂得違背法律的。」

「他可會說過什麼值得講論的話嗎？」梅瓊問着。

「他說過是施密斯是一個紀律很嚴肅的人。」

「我知道世界上是沒有什麼人再比巡捕施密斯紀律更嚴肅的人了！」梅瓊帶着譏笑的意味說道：「尤其是當他在監視人家掉牌的時候，格外的求得嚴肅。大凡一個曾經犯過罪而尚未給人生發現的人，對於所謂責任的認識，往往是最清楚的……好了，不用再說了！我想我必須去睡覺了！」他回頭去望那望爐架上的時鐘看了一眼，又接着說道：「明天早上，我要去倫敦去走一走。我想瞧瞧曼。」

「可有什麼事情使你不安心嗎？」傑司敏問。

「那銀行很，我有些不放心的。」老人真的答覆。

傑司敏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

「銀行裏面有什麼特別事故嗎？」

「銀行裏是沒有什麼事故，何況我已經知道我那親愛的老姪梅蕙命克此刻已兼任了某一處分行的會計員，更不致我懷疑那銀行會有什麼搖動了。我只願上帝保佑你，

使你早些丟掉那個動不動問我「有什麼事情」或「爲什麼這樣」的惡習慣！」  
榮司潑不就答覆他，先自燃旺了一支雪茄。

「在這個世界上，你如其要想明白什麼事情，却祇有問的一法啊！」

「那末你還是去問別人吧！梅瓊站在門邊，大聲還報着。

榮司潑也就不跟他爭論，依舊取起他方才看過的那份報紙來讀下去；可是隔不到五分鐘，他還不會看完三四十行字，梅瓊又從甬道裏走進來了。他的領帶和上衣却已卸下了，這是因爲他正當換衣服的時候，突然想到了一個念頭，所以特地趕回來的。

「明天清早就打一個電報給羅礦業公司的經理去，問他可有什麼報告沒有？啊！我想起來了，你也是這個公司的秘書啊！我想你也許已得到了什麼報告吧？」

「我嗎？」榮司潑很詫異地問着。

「以前原是菲命克做的，不過我想現在他大概是不會兼任的了。你最好去查一查，否則你又要累我在註冊處裏碰到許多釘子了。並且我想我們應該來舉行一次董事會。」

「難道我也是董事之一嗎？」榮司潑真有些莫名其妙了。

「大概是不错的吧！」梅瓊不很介意地答道。「我只記得我自己是董事長，可是我們從來也不會真正有過開會的必要，祇是隨便奉行故事罷了！你最好去問一問菲命克，究竟上次的會是幾時開的？」

說完，他就走了；隔不到一刻鐘工夫，他又回來了，這一次他身上已改穿了睡衣。

「曼在那裏辦的一批救濟會，」那開頭就說道：「也許又需要一些經費了；你可以去問問他們的書記；我想他們應該有一個書記，這是我應該負責的；如果他們需要什麼東西的話，你就給他們送去吧！」

他慢慢地走近一架碗碟櫃邊去，自己動手調和了一杯蘇打威士克水。

「最近三四次施密斯到這裏來找我，都不會給他找到；如其他明天再來，你可以告訴他，待我從倫敦回來以後就會見他的。還有那些門戶必須你親自去檢上，不要讓那個整天糊理糊塗的飯桶韋金生去胡鬧！」

傑司潑點了點頭。

「你以為我有些神經錯亂嗎？你不是不是這樣想？傑司潑！」這個老人認真地問着，他的身子就靠在那碗碟櫃的角上，手裏捧着那個玻璃杯。

「我可從不曾這樣想過！」傑司潑答道：「我祇覺得你有時候的態度不免有些反常，而且往往想故意的把你自己的理想中的危機說得厲害一些。」

他的雇主很以為奇地把頭搖着。

「不，不，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定要遭橫死的！記得我在南非洲柴靈命特的時候，有一個善於摸骨算命的老太婆曾對我說過……你可曾有過這種經驗嗎？」

「我可不敢說我曾經過。」傑司潑說着，微微一笑。

「你當然可以用你的自由來談笑這些事情！但是我可以給你實說：我對於它們實在

是非常的相信。一次在一個土皇宮花園內，一次在一座小廳裏。兩個年老的女坐都一樣的給我說；就是說我一定要遭橫死。我對於這個却並不如何憂慮，只是我想我現在是漸漸地老了，所住的地方，也是一處富於法治精神的文明國，在這裏，我自己是的確太守法了；一個已經知道守法的人，對於那些不知道守法的人總是很懼怕的，如今我就走上了這一個階段。你也許要暗暗地發笑吧？每當我聽見一個生人在我這莊院左近徘徊張望的時候，我總待透出很驚慌的樣子。但是你要知道我的仇人可真不少，或者要比尋常的人多出十倍二十倍！我猜你必然很憂慮我要走上發瘋的路上去了，似乎應該趕快休息休息。可是我要告訴你，一個有錢的人是很少有快樂的時候的。」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聲音很低，又像是給那青年人說，又像是給他自己說。「這裏附近的各式各樣的人物，我差不多全會見過了，並且還承他們的美意，給我介紹的時候，總說這是大富翁梅瓊先生；但是你可知道只要我的身子一旋過去，他們又說些什麼話呢？」

傑司潑聽了，不作什麼猜測，只是悄悄地靜聽着。

「他們總是這樣說，」梅瓊便又接下去說道：「不論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善的，惡的，總是說：『我希望他快些死了，能夠分一些錢給我！』」

傑司潑很溫和地笑了。

「你對於一般的人們是很少好感的。」

「我對於一般的人們却也並沒有什麼苛刻的偏見。」梅瓊怕給對方誤會，忙來一個更

正。「現在我是真的要去睡了！」

葉司潑很清楚地聽見他的粗重的脚聲在那扶椅上響着，隔了一會，又聽見他的床格格地響了幾響；於是他就親自起身，把窗關了，又把那些門上的栓也一一栓上了。這番工作做完，他才回到他那一層樓上的小書室中去歇息。他先推上了門，第二度又取出了那一個小皮夾來，再把那一幀少女的照片抽出來凝視了一會，然後又打衣袋裏掏出一封還不會折開的密信；這封信雖是從外面寄來的，却因他先有準備，一寄到便私自藏了起來，所以梅瓊完全沒有知道。

他把這信拆開了，平鋪在書桌上看着：

「先生：承你賞給我們的款項現在是已經收到了。我們都非常感激你的厚惠。並且覺得很欣幸；因為我們所給你的力想來一定是可以使你滿意的。這次的搜覓的確是很費工夫的。而且我恐怕在經濟上，的確也使你破費了不少；但現在是畢竟已給我們搜尋出來了，我深信你一定會覺得這是非常值得的！」

這封信的開首的稱呼是略去的，祇在末尾簽着一個范禮明的花押。

葉司潑很注意地一行一行的把它讀完了，便立即擦旺一根火柴，將它丟在壁爐裏燒着。他自己邊睜睜地一直看到它完全燒燬。

## 一一 一個可憐的小姑娘

大北鐵路的特別快車很準點地到了金十字街站，車上的客人都忙着在下來，站上的客人又忙着上去，車站內所有的幾條甬道幾乎已擠滿着這些行色匆匆的旅客了。車站的前面，汽車和馬車堆成了極混亂的一團。警察們指揮交通，呼叱聲，車夫們攆客的號叫聲，還有那些時常顯着很興奮底情緒的脚夫所發出來的喧擾聲，鬧得烏煙瘴氣，簡直使人不能立足。有一部份的旅客是一進了站門便忽忽地穿過了那一座鋪着膠泥地板的大廳，一直打那幾條通地下車站的石階上跳下去的；還有一部份給他們的守時刻的同伴所耽誤的旅客，却祇能暫時等候在大廳上，只不停的取出他們的錶來，很焦燥地看着。

滿站上祇有一個人，却孤零零地的毫無舉動，似乎已被這種紛擾的情緒鬧昏了。她是一個至多不到十八歲的小姑娘，她的左手裏捧着兩三個紙包，和一具帽籠，右手裏還提着一口很大的手提箱。她這副樣子，真像我們日常可以在火車站上見到的那些勞苦羣衆一樣。她老是在那大鐘下站着，抬起了頭，看着鐘上的長短針；有時更望前後左右張望一會，顯然透着很無奈的神氣。後來她似乎忽然想到了一件什麼事情，便很小心地把她所捧着的東西一起放到了地上去，騰出手來，打一口很做舊的手提袋裏，取出一封信來，忽忽地看着。

這封信她原是已經看過一次的了，但這次重閱一遍之後，顯然又發現了她先前不曾注意到的一點，於是她急急把信藏好，像搶一般的取起了地上的那幾個大包小裹，急急忙忙地奔出站去；到了那門口，她突然又站住了，用着很懷疑的神氣，向那車站前的一片黑暗的廣場上望去。

「在這裏！」黑暗裏突然有一個很粗暴的聲音向她呼叱着，這樣，她就瞧見有一輛汽車上的門已經她打開了，她就很擔心地戰戰兢兢的走過去。

「走進來！走進來！還不給我趕快些嗎？」那粗暴的聲音儘是極焦燥地吶喊着。

她便忙着把那手提箱，帽籠，紙包等一起送進車去；接着，自己也忙鑽了進去。那粗暴的聲音的主人翁使用力把車門澎的一聲閉上了，揮手教那車夫開車。

「我已經在這裏足足候了十分鐘了！」這個粗暴的聲音還是很粗暴。

「我真抱歉，親愛的，但是因為我不會看到……。」

「你當然是不會看到的！」又是一聲粗暴的呼叱。

這是一個氣性不很和平的青年的聲音。那小姑娘也就沒法捺住他的火氣，祇得把雙手交叉在膝蓋上，默不作聲地靜候他責罵；因為她知道自己今天這麼一疏忽，無論如何也免不了掉一頓責罵的。

「看來你是永遠不能做對什麼事情的！」那青年果然開始責罵了。「我想你真是一個天生就的蠢貨！」

那末，你又爲什麼緣故不約我在車站裏面相會呢？」她反問着，竭力鼓起了幾分勇氣。

「什麼話？你不記得我已幾次三番的告訴你，我不願意讓人家聽見我和你在一起！」那個少年裡裏外外傢伙，極凶橫地喝道：「爲了你，我已經碰到不知多少的困難，我真恨當初不該見到你！」

這些話委實是無禮極了，這個小姑娘原是可以回報他幾句的；但十個月來所受的威迫和痛苦，已使她成爲一個非常懦弱，毫無勇氣的人了，那裏再敢說什麼話？

「你簡直等於掛在我項頸裏的一塊大石頭！」那青年却又很酷虐地說道：「我老是要想法把你藏匿起來，而且還時常使我很擔心，唯恐你會悄悄地打我這裏逃出去；現在我一定要把你親自監視起來了！」末了，他又加上一句：「因爲你對於我知道太清楚了！」

「我一定永遠不會說你一句壞話的。」那可憐的小姑娘來不及的向他辯白。

「我但願你爲你自己着想，還是像這樣少開開口的好！」又是一句含有伺隙性的答覆。他們的談話就從這裏停止了；隔了半晌，那小姑娘才鼓足了勇氣，向他詢問此刻他們是要到什麼地方去。

「等着瞧好了！」那男人又搶白了她一句。過了二三分鐘，却又向她說道：「我現在是要帶你到一所很好很好的家裏去，可說是你生平從不會住過的好地方，你應該是怎样感謝我啊？」

「真的，我是一定要感謝你的！親愛的。」那少女極度誠懇地應着。

「不要再叫我親愛的！」他的丈夫偏是依舊不、她的顏色看。

這輛汽車一直把他們開到了甘登頓，（在倫敦西北區），就在一條黑暗而長街上的一座外觀很高的房屋面前停了下來，四面簡直沒有一盞路燈，因此那小姑娘雖想瞧一瞧左右的情景也不能；而且她丈夫也不讓她有充分的時間，差不多連她檢點那些紙包帽籠的時間也沒有，就給她丈夫撲的把她推進了門去。

那輛汽車便立即開走了。其時有一個騎着機器腳踏車的人正在一個黑暗的街角上躲着，——他是始終追隨着這輛汽車一直到這裏——他瞧汽車一開走，便悄悄地推着他那腳踏車，走到這座房屋的前面，先把車子擡起了，然後躡手躡足的走上石階去，掏出一支電筒，把那門上釘着的那一塊玻璃製的門牌照了一照，便立即用鉛筆將那號數記入了他的日記冊；事情完畢，又悄悄地推着他的腳踏車向西走去，走過了很長的一段，才踏動汽門，登車疾駛而去。

約摸隔了三十分鐘，另外又有一輛汽車在這門口停下來了，就有一个人走下車來，一面還囑咐那車夫候着，一面便走上了石階，敲着門；他候了三四分鐘模樣，門開了，他就側着身子掩了進去。

「噲，克勞萊！」那個給他開門的人問道：「事情怎樣了？」

「倒霉啦！」這個新來的人答道：「你又要我幹什麼啊？」

他的聲音一聽就可以知道是一個不曾受過教育的下等人，而他的舉止和衣冠，也的確是很下流。

「你猜我要你來幹什麼呢？」屋子裏的人也一般的粗野凶悍。

說着，他就把這個新來的人領進了一間休息室中去，順手擦旺了一支火柴，把那屋子裏的煤氣燈燃上了，屋子一角的地板上，有一口不很大的布袋，他就提起了這袋來，打裏面取出一大瓶惠司克酒，遞給那新來的人。

「我想你是少不掉這個東西的！」他所用的語氣却不是款客的語氣，而是酒酣然的呼叱聲。

克勞萊可不和他客氣，接過瓶來，就用那瓶蓋作酒杯，傾了一瓶蓋，祇一口便喝下去了。他是一個五十六歲左右，面目黧黑，態度倔強的老流氓。他的臉上一條條的全是深深的橫紋，前額作深褐色，活像是一個熱帶上住過好多年的脚色。這個猜測其實是完全對的，因為他確曾在新西蘭（英國屬地，在太平洋中，近赤道。）麥鐵崙地方當過十年的騎巡隊。

那青年人拉過了一張椅子來，靠近棹子坐着。

「我有一件事情要叫你去辦！」還是他首先發言。

「可有什麼好處嗎？可能撈幾個錢嗎？」

那坐着的人便笑起來了。

「你總該知道我可會教你白當過什麼差使嗎？那一件事情裏沒有好處給你！」他的態度顯然是很傲慢的。

克勞萊凝神想了一想，便又舉起酒瓶來，倒了滿滿的一蓋，依舊是一口吞了下去。「我今天可不會潤過喉嚨呢！」他似乎很抱歉地喊着。

「這話是明明說謊！」那個比他年輕的人說道：「但是現在也不管你，我們來談正經事：我雖然不知道你目下在倫敦幹的是什麼勾當，但我可以把我自己所幹的先告訴你。我目下所需要的是一個自由的身體，祇有你把你的女兒遠遠地領了出去，我才可以毫無顧忌，隨心所欲的自由活動。」

「你可是要把她丟棄掉嗎？啊！」克勞萊問着，同時又用很狡猾的神氣看着他。那個青年人便點了點頭。

「我告訴你！她簡直是等於掛在我項頸裏的一塊大石頭！」今晚這句話他已說了第二遍了。「我而且還有些怕她，說不定她會在某一時候做出什麼呆笨的事來，把我的計劃一齊破壞掉。」

克勞萊發出了很可怕的冷笑來。

「爲好呢？爲惡呢？」他像開玩笑似的念着。其時他瞧那年輕人正在惡狠狠地向他看着，便又笑道：「你不用想恐嚇我！勃郎先生或瓊斯先生，我也記不清楚你自己所報的名字了！不過我還活着。現在我可以立刻答復你，我是絕對不願離開英格蘭的，我正安

排着一件天大的好事咧！你且說說看你打算給我多少錢？」

「一千鎊。」對方的答復。

「我早就料到你的手面不過是這一點了！」克勞萊冷冷地說道：「這對於我真比虱子咬一樣的不關痛癢！我看你還是讓我教你一個門檻吧！倒是誰會使她永遠不閉口的。像你這樣一個聰明的脚色，又懂得用什麼麻醉藥，醉藥，比我所認識的無論那個人都懂得仔細，應該是很能對付這樣的小事，何必要我幫你什麼忙呢？快不要裝這些假腔了！你從前不是曾經告訴過我，有一種什麼妙藥，能夠把人的靈性一古腦兒的毀掉，任你要他走就走，要他躺就躺？你可不是親口說過嗎？現在就用這東西便可以穩穩的把她弄伏貼了。你瞧我這個門檻教得你多麼爽快啊！你就照樣來一下吧！」

「你可是存心不願給我辦這件事嗎？」那青年人祇裝不會聽見他所說的一長篇話，仍復厲聲催問着。

「方才不是已經告訴你啦！祇要我能把搶花掉得好一些，我就可以在這裏飽飽的刮一票了！」克勞萊說道：「我已有很好的陷馬坑，不歪不偏地擺在那老鬼的腳跟了；我差不多每天可以看他，並且使他越發的害怕了。既有這樣的好事，我還要一千鎊做什麼？我決不騙你，今年春天在路易士（地濱英吉利海峽）跑香檳，只一次我就贏掉了一千鎊。你也不用着急，我的小朋友，還是借重借重科學的力量吧！」他越說越滑了。「你手頭如其缺少這種適當的麻藥的話，要找一個販毒的人，却是再容易不過的事。」

「我看你還是少說說的好吧！你要是再提起什麼麻藥，我可真要對不起你了！」那青年人切齒道：「我真懊悔我不該太信任你！」

「別鬧什麼脾氣！」克勞萊站起身來，帶着侮弄的神氣，向他揮了揮手。「天啊！韓來德先生或勞勃先生，誰會想到當日在伊斯德蓬（與路易士相近，也在英吉利海峽的旁邊。）那大教堂裏做新郎的那個面目清秀，態度溫文的少年人，在倫敦竟是這樣可怕的一個腳色！我時常聽見你板着脸，在我的面前走過，冷冰冰地的好像連牛油塗到你嘴上也不會溶化的樣子，我真忍不住要笑出來了！我時常聽見許多人在說某先生或某先生確是一個頂好的小伙子，我真不知道如其他們發現了你這個油滑的腳色的真面目，將怎樣的……？」

「閉住你的鳥嘴！」那青年人聽了，頓時狂怒道：「否則你就要和那個死在臨頭的雌貨一樣的有死無生了！」

「你就是這樣不好，開玩笑也得認認真來！」克勞萊便又坐了下去。「現在我就正正經經的告訴你我自己的打算吧！第一，我是絕對的不想離開英格蘭，我決意守着我這一脚起碼的生意；你要知道這裏面不單是錢的問題，而且我還疑心你在那個老傢伙的手裏，已弄到了我的什麼把柄了，所以爲着要避免發生什麼沒趣的事情起見，我祇有老是把住着他的一法。」

「噢！這又是你自己太虛心了，我不是已經三番兩次的告訴過你，他是一定不會有

什麼不利於你的。」那青年人很有力地說道：「他的事情我還不知道嗎？我差不多已把他所有的許多祕密文件全看過了！假使他有法子可以把你打發走的話，他必然早就動手了，還待今天嗎？上一次你來的時候，我還這樣給你說過，你兀是不信任嗎？呸！別再自己嚇自己了！你想梅瓊那樣的人，如其他有別的方法可想，會肯給你敲詐嗎？你真是一個笨伯！克勞萊。」

「或者是這樣，」克勞萊不很重視地笑道：「不過我還不是像你所說的那樣笨法。」

「那末你最好先去瞧瞧她吧！」這裏的屋主突然又移轉了談鋒。

克勞萊却儘是把頭搖着。

「我跟她多少總有些父女之情呢？」他反對道：「我見了她少不得總要擺些長輩的樣子，反覺得不妙。利傑命或是海蘭司，或是赫克透，——啊！你在倫敦所用的名字真是多得教我記不清楚了！」他頓了一頓，又說道：「不，我是決不贊成上去看她的！我倒另外有一件大事要給你商量，這件事可真不小，乃是關係着梅瓊那老鬼的一個親戚的，——就是那個將來把穩可以得個老鬼的賊贓的年輕朋友。」

「他一定可以待到嗎？」那青年人打牙縫裏迸出了這幾個字來。

於是他們便一起坐着計議起來，足足計議了兩點鐘模樣，最後克勞萊便站起身來準備去了。

「那末我們就此一言為定吧！」他很滿意地喊着。在這兩個六十分鐘裏頭，他已把一

大瓶威司克酒全喝完了，可是他的周身的神經系統因此面分外的活躍起來了。

「告訴你吧！我的小朋友，你此刻正在很危險的地位上，幸而老天保佑你，使我這個老是給你做保護人的好朋友先替你發現了，不然我看你真危險。……：在你那幾十處活動的莖扇裏頭，你不是還用着一個男衛人嗎？」

「不是，是一個汽車夫。」那青年人給他校正道：「他的名字叫祥生，是一個瑞士人。」

克勞萊把他那頭已給酒味薰得通紅的腦袋點了一點。

「我也猜他是一個瑞士來的傢伙！」

「怎樣？你已會見過他嗎？」那青年人很着忙地問着。

「見過了！他是特地到伊斯德達來打聽什麼事情的。」這個酒鬼答道：「湊巧給我碰到了他，他讓我穿着制服，分明是個巡長；在他們這種多說話的脚色看來，穿制服的人沒有什麼話不能跟隨說的，於是他就把心上所想的話全告訴了我，我當時便竭力阻止他去見梅瓊，這一來我真等於是救了你的性命！如其那時候正確着梅瓊在家的話，你還想有命嗎？」

那青年人聽了，便用方嚙着下唇，臉上透出了一種很可怕的神氣。

「這真是很可恨的！」他說道：「最近我也發現他似乎很忙的樣子，對於我更不像先前那般的服從了，我相信他正在打算找一起別的生意。……：那一天你後來是怎樣把他

打發開的。」

「我告訴梅瓊今天多分不在家，即便在家也不會肯見你，你還是待下星期三再來吧。」克勞萊數着手指說道：「本來就是後天了，我想你總得在他未去以前，先作幾許準備吧！」

說着，他就把一個手伸了出來，張開着手掌等着；那青年人也懂得他的意思，便皺了皺眉頭，把手伸進褲袋裏去，掏出了四張五鎊的鈔票來，捏成一團，丟在他的掌心上。

「這一些還不夠付我的汽車錢咧！」克勞萊雖這樣說，但顯然是很高興了。

待他一走，那青年人便獨自走上樓去，推開房門，——這算是臥房——瞧那少女時，兀是呆呆地坐在那裏，正是他方才丟下她時所坐的地位，簡直不會動過。

「給我滾出去！」他像一個絕無心肝的人一般的向她呼叱着：「我要用這房間咧！」她當然不敢違抗，便怯怯弱弱地走了出去。那青年人忙着把門鎖上，提起一口衣箱來，暫時就利用床做個箱架。這箱上的鑰匙是永遠掛在他自己身邊所藏的一大串鑰匙內的，此刻他就檢了出來，把箱打開，更從這箱裏取出了一具日本式的小匣子，於是他又從小匣子裏小心翼翼的檢起一支短短的玻璃管，和一個不很大的玻璃白，六支小玻璃管，一具皮下注射器，和一點很精緻的小火酒燈，末了，又從身邊的香煙盒裏拈出了兩支捲煙，很小心的擱在那梳妝台上；從此他便忙碌起來了，足足忙碌了三刻鐘工夫。

至於那可憐的少女呢？却把這些時間一起就擱在那又寒冷又靜寂的大餐室裏，像一頭刺蝟一樣地蜷縮在一張餐椅上，悄悄地飲泣着。

### 三 四個重要角色

作者寫到這裏，必須調轉筆頭，向讀者來一個鄭重聲明：希望大家要知道我這一篇「萬事通」的確不是一篇平凡的小說。它的來源有一部份是從某一件暗殺案開審時的庭訊中摘錄下來的；還有一部份原是雅號「萬事通」的沙奧門先生，和他那一個特別「務」中所收藏着的秘密文件，經作者發現之後，便借來抄閱的；其餘的一部份，那是從本書的主角曼納脫爾女士的日記中摘取到的，因為做伴得狠，作者竟會有過給她整理日記的機會呢！

也許一般慣於閱讀偵探小說的讀者，當開始看我這一篇小說之初，心上難免會發生一種習慣的懸想，以為他們是無非將看到一節合罪犯戀愛於一爐的例行故事漸漸演進而已，因此便急於要知道最後的結果。但是我們要知道，大凡真正的事實，一定要比純出虛構的小說更神祕面更離奇，祇聽許多成功的小說，十九都是基於真正的事實而演化的，便不難領悟了。在我這一篇「萬事通」中也有着這麼一種神祕和離奇，使它儼然形成了一篇富於忠實性感的傳記的格局。它的結束或者也是很出人意外的，但它的特點卻並不在那裏，而在全篇的每一節裏；它們簡直是無一節不神祕離奇到出人意外的。還有一點，作者也得來個聲明：那就是雖然有些小說的某一節竟是從開天闢地說起的，但我們決

不能說每一篇小說的第一節都從故事的開端起始，現在我這一篇小說，乃是突然從書中某某幾個重要角色在某一日的日常生活中開始敘述起來的，這一日是西曆一九××年的七月十七日。

在勃龍斯貝來街的葛萊廣場前左邊的人行道上，仰臥着一個攤手攤腳的男人，吸引了小小的一簇的觀衆。

其時是晚上八點鐘左右，天氣很熱，因為七月下旬照例已是溫度很高的仲夏了。至於街上發生了這麼一樁特別的事故，爲什麼祇能吸引小小的一簇的觀衆呢？還有兩種理由可以解釋：第一，葛萊廣場一帶的房屋多半是租給律師，建築師，以及小公司們充公專房的，到了夏夜的八點鐘模樣，裏面是決不會再有人留着的了；第二，那些住在尤斯登路附近的陋巷中的人們，雖然不是什麼自由職業階級，但他們却並不會把葛萊廣場劃入他們每晚所舉行的衛生漫步的區域以內，便是那些最猖狂的小孩子們，也因氣壓太低的緣故，不再有擴充地盤的野心了。

那個橫躺在人行道上的年輕人約摸有二十三四歲光景，臉色蒼白，衣服雖不華貴，却也穿得很齊整，顯然是一個在大人家當差的傢伙。

同時，他又顯然是已經死了。

死原是具有某種美化或軟化種種粗陋的物質的功用，但對於這個躺倒的傢伙的那副難看的形容，却並不會發生什麼效力。兩片灰白色的嘴唇，略略張開着，露出一絲很可

怕的苦笑；兩隻小小的鳥窠也還張開着一半；下頷是特別的長并向後略彎；兩邊有兩只大得不合常度的耳朵。

作者之所以要揀這一天晚上，和這一件令人不歡的事件作爲本書底開場的緣故，乃是因爲這一晚這一件事故在葛萊廣場發生的當兒，恰好本書中的三個重要角色，也在那裏經過；或者竟可以說是四個重要角色。

在這死人的旁邊，有一個警察站着，正在等候將到的病車，一面用着倨傲而簡短的語音，答復那些好奇者所發的詢問。大約在病車還不會開到的十分鐘之前，人叢中又擠進了一個中年人來。

他穿的是一身黑白細點的衣服，這是各鄉中偶然到倫敦來遊覽的人所慣穿的衣服，一瞧就可以斷定。他有兩撇很短的上髭，和一簇很濃的棕色鬚，他那一頂鴨舌帽倒還是很新的，不過戴得太斜一些，看上去不免有些流氣。在他的小背心的中間，橫掛着一條很粗笨的銀鍊，鍊上懸吊着幾個銀質的獎章。他的混身的服裝和面貌雖然很充分地表現着他是一個鄉下人，但他的舉止却很堅毅，而且很帶些有權威者所常具的那種勢派。他用力分開了羣衆，擠進圈子中去；那巡警雖用很嚴峻的眼光向他瞅着，他也並不害怕。

「夥伴！我能給你幫一些忙嗎？」說着，他就立即把自己的名姓通報了出來，乃是蘇薩克司密警察大隊的長警惠司門。

於是那倫敦的巡警便換了一副比較好看的面孔。

「多謝你！」他說道：「待那病車來了之後，你可以幫我把這傢伙抬上車去。」

「是發癩症嗎？」這鄉下來的巡警問着。

倫敦的巡警毫無感情地把頭搖了一搖。

「他先是一搖一晃地走着，後來就翻倒了；我趕上前去的時候，還聽他在那裏喘氣。」

……我想總是心虛衰弱症吧？」

「啊！」長警惠司門聽了，便用着一種內行的眼光，向那屍體看了一眼；接着便滔滔地講述他自己所碰到過的幾次相類的事，故習下很有些得色，彷彿每次都處理得非常

的適當。

在這廣場的右邊的極端，有一個青年人，伴着一個年輕的姑娘，正在慢慢的走着。那青年人的身量很高，面貌很端正，衣飾也極整潔，就是混在許多人裏面，他必然也是一個最引人注目的漂亮人物；但此刻他是格外的受人注目，因為和他並肩同行的那個少女，從頭至足，實在是無一處不美，無一處不動人；有了這樣一個好的陪襯，他本人也就顯得格外英俊了。他們漸漸地走近了塔下街的轉角，那裏站着一個很矮小的人，正在踮起了腳尖，張大了眸子，非常有勁地面向左邊望着。因為他是這樣聚精會神地望着，才喚醒了這一對少年男女，使他們也開始注意到對面所發生的那一件事變了。

那正在望得很出神的矮小的人底打扮是怪別緻的：上衣是又短又窄，而褲管却特別長，連他的靴子都蓋過了；頭上戴的是一頂發光的緞帽，但因戴得太高了，以致只像掛

在後腦上的一樣。

「好一個怪腔怪調的老腳色！」弗倫克梅用着最愜的聲音說了一句。和他同行的那個少女也就忍不住笑了。

當他們漸漸地走近他的身旁時，他們這引爲可笑的目的物突然很迅速地旋過身來，他那一張修刮得很潔淨而滿佈着雀斑的瘦臉，瞧去竟是特別的老，還有一副鑲着很粗很粗的金邊的眼鏡，低低地擱在他的鼻樑上，——簡直是鼻尖上，——因此他的神氣便越發滑稽可笑。他抬起了眼皮，仔細打量着正在他旁邊走過的這一雙男女。

「那邊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他完全省略了一切應有的客套話，很冒昧地對他們喊着。

「不錯。」那青年大極大方地應了他一聲。

「在這葛萊廣場上，已經發生過好幾件不幸的事情了！」這古怪的老人又透着沉思的狀態說道：「當一千八百七十五年，那邊轉角上，有一座大房子，——就是你們此刻還能夠望到它的背影的那座大房子忽然坍倒了，一起壓壞了十四個人，其中七個當時便死了，有四個成了殘廢，祇有三個受傷較輕。……」

他說的時候，態度真是非常的鎮定，彷彿他和這一對青年男女本是很相知的熟人一樣，絕不自覺其唐突，活像是人家去請教他的。接着，他又說道：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月十五號，這裏又發生了一件事變，乃是兩輛亨斯美馬車

互撞，結果是有一個名喚薩米兒的馬夫傷重殞命。他的老家住在泊定登馬房第十四號，有一個妻子和九個孩子。」

那少女聽了，不由萬分詫異，便呆呆地看定着那老人的臉；弗命克梅却已掌不住大笑起來了。

「你對於這一類事情的記憶力真是特別的好！你可是住在這附近嗎？」弗命克很隨意地問他問着。

「不，不，我是從來沒有在這裏住過的。這矮小的人用力搖着他的頭。他約摸靜默了一兩分鐘。

「我想我們還是走過去瞧一瞧，到底是什麼一會事情的好！」他的語氣中頗含着幾分嚴肅的命令性。

瞧不出這傢伙倒會自作主張的令令人家；這可不能不使弗命克梅覺得有些躊躇了；便回過頭來，問那少女：

「你不害怕嗎？」

她搖了搖頭，於是這三個人便一起穿過了馬路，闖入那一小簇人叢中去，其時恰巧那病車已嗚嗚地開入廣場中來了；最使弗命克梅詫異的，却不是這輛病車，而是那守視着死人的巡警見了這矮小的人竟極恭敬地舉手爲禮

「我恐怕是不中用了！先生，——他已經死了。」

「啊，不錯，他已死了！」那矮小的人很冷靜地應着。

他又立刻俯下身去，鬆開了那死人身上的衣服，把手伸進一個口袋中去摸着，却並不能摸到半些東西，因為那袋是完全空的。於是他就他就用着一種出奇的靈活的手法，繼續搜檢着，而那巡警也絕不阻止他；這是分外使萬命克梅詫異了。後來他搜到了左邊的一個小口袋，終於給他檢出一團字紙，拉開着時，乃是已經折皺了的一角剪報。

「啊！」那矮小的人說道：「這是一方從每日電報上剪下來的招雇男傭人的廣告。

我自己也曾瞧見過。顯然這是一個慣當男傭人的腳色，正在前往晉謁他的新主人的途中。你們瞧，廣告上不是說下午八時半鐘請至哈爾達達旅館接洽嗎？不料他正想抄這一條近路前去的時候，他的疾病突然使他翻倒了。我也知道登這廣告的人是誰！」他略頓了一頓，便又說道：「這是一位姓裴登的先生，他在檳榔嶼（馬來半島）開着一所大橡皮廠，當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時，他和約克省（英吉利）司加鮑洛那邊的一位施密司女士結爲夫婦，生了四個孩子，其中的一個現在孟却斯德。——啊！」

他突然縮住了嘴，再向那死者看了一眼，轟地又旋過來看着萬命克梅。

「你可認識這個人嗎？」他很強硬地詢問着，萬命克梅不由越發詫異了。

「我不認識他！你爲什麼要這樣問我啊？」

「我瞧你雖然在看着他，但却很像是相識的樣子。」那矮小的人解說道：「這就是說你只看他的身子，而不看他的臉。在這種情形之下，凡有人故意閃開了那死人的臉面不看

的，必然是那死人的相識着！」

「你這話真是古怪極了。」蕭俞克說着，微微的一笑。「不過在這裏，我却真有一兩個人認識。」其時他的視線已和鄉警惠司門的視線相接觸了。

於是那蘇薩克司警察大隊中的傢伙便向他舉了一舉手。

「我想我是認識你的，先生，我時常在韋莊那邊見到你。」

其餘的談話因為大家忙着要把那死人從抬床上抬入病車中去的緣故而打斷了。這一簇人叢中的人都眼巴巴地望着那白色的病車開得不見了影子，才各自紛紛地散去。

鄉警惠司門也向他的同行行了一個內行的告別禮，臉上略帶些羞容，悒悒地走向蕭俞克梅這邊來。

「你是梅瓊先生的令姪嗎？是不是？先生。」他忪忪地問着。

「一些不錯。」蕭俞克點了點頭。

「我時常記得在你叔父那裏見到你。」

「叔父是誰？」

這時那矮小的老人又很唐突地插嘴了。但這一問是根本沒有什麼惡意的，他祇當是他所理當詢問的事，而且似乎被問的夫也應絕不遲疑地答復他的樣子。

蕭俞克梅笑了。

「我的叔父是梅薩。」他雖答復了他，心上却有些不快，便輕輕地加上了一句諷刺

話。「你也許是一向知道他的！」

「啊！不錯。」那老人不假思索地說道：「他是最初往南非洲老特西亞（其地在南非中部，比屬剛果之南。）去開墾的。一位冒險家。他在彭加拉（在老特西亞之西，地濱大西洋。）那裏取到了一塊很大的租借地，就在那裏他創辦了幾處金鑛局。把許多實際上無甚特殊利益的金鑛賣給人家，弄到一筆很大的現款。當一八九七年的時候，他在薩利倍萊（老特西亞的大都市的審判廳裏，給檢察官以謀殺兩個尼格利（法屬西非洲）酋長的罪起訴，結果因為證據不足，便即開釋。在這一年的年底，他又在求納司蓓萊（在老特西亞之南，好望角之北。）那邊積聚了許多的金錢。後來他對於非洲的生活似乎已覺得很厭倦了，便在一九〇一年重返英國，卜居於泡力開脫和伊斯德蓬之間，祇置了一些很小的產業。他有一個姪子；便是他的繼承人，名喚蕭侖克梅，也就是已經去世的亨萊梅博士的兒子；此刻他正在倫敦西區殖邊銀行裏當會計員。他……」

蕭侖克梅聽到這裏，不由不很吃驚地看着他。問道：

「那末你總是和我叔父很相熟的了？」

「我一生一世不會碰見過他！」那矮小的老人很率直地否認着，同時便一把掀下了他一頂發光的緞帽。

「再會吧！祝你們午安！」一面說，一面已跨着大步，很急遽地走了。那在場的巡警便轉過身來，堆着一副正經的面孔，向那一羣人瞧着。

「你可認識方才那個人嗎？」弗命克梅來不及問他。

「啊！不錯，我是早就認識他的。先生。他就是沙奧門先生。在蘇格蘭警場裏，我們都叫他萬事通。」

「他可是一個偵探嗎？」

那巡警肯定地搖着他的頭。

「據我所知道，先生，他確會爲我們的總監，以及我們的政府，出過不少的力；所以我們都奉着命令，不許干涉他的行動，而且還得盡量管復他的問訊。」

「萬事通！」弗命克梅又把這個奇特的名字重念了一遍，臉上透着一些不高興的神氣。「真是一個好古怪的脚色！……他畢竟通些什麼呢？」這是一個突然而發的問句。

「無論什麼事情！」那巡警偏給了他一個極誇大而毫無邊際的答復。

幾分鐘之後，弗命克又繼續望哈爾蓬走去了。

「你看來有些不很高興呢？」那少女含着笑說。

「真好奇怪的脚色！」弗命克原是靜默着，這才發話了。「我猜不到他究竟是怎樣會知道我叔父底一切的事情的？」他微聳着兩個肩膀。「可是親愛的，今天這一晚恐怕很使你感覺到不快嗎？想不到我會帶你出來瞧這種不相干的倒楣事情。」

「弗命克！」那少女突然說道：「我似乎曾經見過那個人的面孔，就是那個躺在街上的人。我的意思……」

她本想再說下去，可是她的心上已經害怕極了，突然打了一個寒噤，再不能說下去了。

「我似乎也覺得有些相熟。」弗命克透着疑思的神氣。

「在二十分鐘之前，他不是曾經在我們身邊走過嗎？」

「也許是的，」弗命克說道：「祇是我已不很記得清楚了。我對於他的印象大致是在今晚之前。不過，我究竟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呢？」

「算了！讓我們談談別的事情吧！」她很急迫說道：「我的時間已很匆促了！你要我在叔父之前怎樣說呢？」

他先是微微一笑。

「這話真有些難說。」他說道：「我實在是很敬愛我的叔父的，而且極不願意違抗他的意思；可是我當然不能允許他把對於戀愛的自由都剝奪掉。天啊！你要是不認識他那是多麼好啊！」

她做了一個無可如何的表示。

「這種癡想是毫無用處的，弗命克。你瞧：我不是先認識了你的叔父，然後又認識你的嗎？要是我不認識你叔父，自然也不會認識你了！」

「那末告訴我究竟是怎樣的情形呢？」他問着，一面又看着腕上的表。「你最好和我一起上維多利亞車站去，不然的話，我一定要脫班了。」

「於是他就騎驢哼唧，一輛黃頭馬，帶着那少女，一起鑿車路去；在途中，她就是一切的情狀告訴了她。」

「他的態度很好，他的態度原是一向很好的，而且他也並不會說過真正是說你表示不滿的話，他光是說他的所以不願讓我和你訂婚的原因，祇是他認為你決不能做一個適當的丈夫。他說傑司滾的學問和才具都很好，行爲也很端正。」

「那翁克聽了，便立刻着惱起來。」

「傑司滾正是一頭狡猾的畜生！」他已經氣憤極了，再顧不得什麼禮貌，便極粗魯地咆哮着。

她就伸手過去拉住了他的臂膀說道：

「你還是忍耐些吧！傑司滾實在並不會向我說過什麼話，更從不會有過什麼表示，祇是對我很客氣，極溫和而已。」

「他那種客氣溫和和我還怕不知道嗎？」那青年人兀是餘怒未息，切齒道：「他真是一條行動毫無聲息的毒蛇！你永遠不用想知道他的底細。他已經很巧妙地取到了我叔父的信任了，我叔父也是異乎尋常的信任他，簡直當他是兒子看待，不像是單單一個混賬的秘書！」

「他不過是使他自己做一個有用的人而已。」那少女說道：「這就是每一個人想求發展的三條捷徑。」

弗倫克被臉上方纔所透露的那股怒意現在是已經消失了；接着，發了一聲不自然的冷笑。

「你這話倒也可算得是一條處世祕訣。……現在再請你告訴我，你又怎樣回答我叔父呢？」

「我說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很可感激的，但恐我不一定能夠依着他做；並且我和古爾先生之間，從不會有過什麼特殊的感情。你要知道，弗倫克，我這個答復實在是不能過於強硬的。因為我在你叔父那裏所受的恩德真是太多了，我是他的好朋友的女兒，自從我的親愛的爸爸去世之後，全靠梅伯父時時照料着我；他給我讀書，給我錢，以及一切的東西，差不多已是我第二個爸爸了。」

弗倫克便連連的點頭。

「我也承認你是有許多困難的。」說着，維多利亞車站已到了。

她就站在月台上，望着那火車慢慢地轉動，便舉起手來，和弗倫克作別；隨後她便忽忽出了車站，逕回自己的寓所去。她的寓所是很精美舒適的，也是梅瓊代她佈置下的。正如她自己所說的，她的生活實在是非常的妥樂，她可以不必在金錢上就什麼心事，她可以將所有的時間全部用在她所最歡喜的工作上。她是東區儲蓄會的經理，（倫敦有東區西區之分，亦如上海之有南市北市之別，但非地名。）這個儲蓄會的後台老板便是我前那一個維多利亞回來的大財主。

曼的天性是特別歡喜做各種慈善事業的，她簡直是樂此不疲。在西印度船塢（倫敦泰晤士河兩岸船塢之多，猶之上海南市沿江一帶之木行。）鄰近的那些小街上，再沒有比納脫爾小姐更出名的人了。萬命克雖也很高興做這些工作，但並不像曼這樣熱心，他像普通一般男子一樣的害怕着那些有傳染性的病症，並憂慮着像曼那樣美麗的一個少女獨自上那些窮街陋巷中去亂闖，難免會發生危險；可是後來他自己伴着曼去走了一次之後，便相信那邊的環境對於曼一身的安全是確乎不成問題的。

他往往要怪曼對於她的工作太熱心了，對於他自己太冷淡了。這個也許是確的，因為曼是一個發育很盛的姑娘，遺談不上什麼戀愛。他對於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愛好，祇有她自己所擔任的救濟工作。

她草草地用了晚餐，便搭着車子，一直到奧爾勒街那邊的救濟會的總辦事處去。這會中定着一個章程，便是每禮拜內必有三天派人出去做救濟的工作，平時則讓人家上門來請求救濟。住在這一帶地方上的婦女，多半是整天在附近各工廠內工作的女工，她們有了什麼疾病，所有在這三天晚上，可以得到免費的醫藥；要是在境遇較好的人，必然早就自己進醫院去了。救濟會中所派出去的都是些一般年輕的女護士，為求穩妥起見，所以另有一羣男性的義勇隊給她們充衛士。這一晚曼的工作將她帶到了銀嶺那邊的一家針織廠附近去，她從八點多鐘開始工作，直至十點鐘打過，還不會完畢。其時熱氣薰蒸的天空中，已滿佈着溜溜有光的繁星了。

天氣是非常的悶熱，當她從最後一間污穢不堪的小屋中走出來時，雖然在這樣炎熱而混濁的空氣中，也覺得微微輕快了些；因為那些小屋裏的空氣實在是太不堪了。她沿着一條夾街退出去，借着一盞石蠟燈的微光，在她所帶的一冊小日記簿上填了幾個字。「這已是我們今天晚上所訪問的第八家了。湯潑生。」她向她的衛士說道：「這表上可還有旁的人家嗎？」

「今晚是沒有別家了。女士。」那青年人的答覆。說話的時候，還竭力忍住了一個呵欠。

「我恐怕這種事情不會使你發生什麼興趣吧？湯潑生。」曼很熱心地說道：「你的工作實在是太不夠興奮了！我想你老是站在外面守候着我，必然是非常煩悶的。」

「多謝你，女士，」那青年人說道：「我是毫無關係的。要是你上這裏來是有益的話，那末我來給你做跟隨，一定也是有益的。」

這時候他們正站在一片小小的空場中，其實這是一條短巷，祇因前面已給一座圍牆擋住的緣故，便成了一片庭院式的小廣場。正當曼納脫爾想把她的日記簿藏入衣袋中去的當兒，突然有個人很急速地從外面街上走進了這廣場中來，恰好打她身邊走過，他的臉又恰巧給她所帶的一盞石蠟燈的微光映着；雖然祇是很快的一閃，但曼已經看見了，不由隨口低喊了一聲「啊」，似乎很覺得詫異的樣子。她眼望着他在左邊遠處的一座黑暗的門樓下不見了，她幾乎疑心自己是眼花，便呆呆地瞧定着那邊的門樓，出神了好一

個。

她怎麼會認呢？這個清秀的臉，瘦長的身材，分明是梅瓊的書記榮可濛古爾啊！



報

#### 四 西區殖邊銀行會計員

「親愛的菲命克。

昨天晚上，我碰到了一件出人意外的奇事。當十點半鐘的時候，我還在銀鎮附近的銀巷中，正好訪問了最後一個病人出來，突然有個人在我身邊走過，閃進了一家人家去，——那一家人家在我當時的估量，大概是靠左邊的末家，或是末了第二家；現在我已經知道是末了第二家了。這個人無疑的是古爾先生，因為我不但聽見他的臉，而且還聽見他所常用的那支蛇皮木的手杖。

我自己承認是頂富於好奇心的，因此我便打聽了幾個人，知道他是常到那裏去的。不過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究竟爲了什麼事情而去。最末那一幢屋子是住着兩份絕無價值的下等人家，末了第二幢是空屋子，祇有一間，裏面有些東西，那顯然就是古爾先生所用的。在銀鎮附近的人，沒有一個是和古爾先生相識的，而且很少人見過他；可見那空屋的樓下的一間，雖然有些東西，平常却也是永遠鎖着的。祇有住在貼對面的一個女人，據她告訴慣常保衛我到這些地方去工作的湯遜生說，古爾先生確是不時到這間屋子中來的，他還親自收拾灑掃；裏面的傢具也很簡單，顯然他並不在那裏留宿的。

「你想這不是很詫異的事嗎？請你告訴我，你對於他的猜測是怎麼樣……」

蕭命克梅放下了這封信，慢慢地把他的烟斗燃旺起來。他心上真是說不出的惶惑；狂往公專房去的路上，儘是深深地猜測着，但他却始終想不出一些頭緒。

他是倫敦西區殖邊銀行畢卡狄路支行的會計員，他的工作是很忙的，所以他很少有工夫顧到外面的事情；但對於古爾突然在倫敦某一條陋巷中出現的這一件事情，最情度理，實在是非常的神祕。因此當他一面在工作的時候，竟不由自主的連連想到它。

正當他在登錄某一冊賬簿的時候，經理先生突然派人來招他了。蕭命克梅在這一所銀行裏，雖然並不會估着什麼重要的位置，可是上司對於他却終比尋常的一般職員尊重得多了；因為他的叔父和這一家人銀行也有着很大的經濟關係，蕭命克之所以到這裏來當會計員的原因，依大多數人的推測，一半是在給他的叔父代盡監守之職，一半是爲着梅瓊將來故世之後，他那許多的遺產，在理是要歸蕭命克繼承的，所以先讓他來混混，好做個準備。

蕭命克梅走進了經理室，便順手拉上了門，經理先生也很客氣地和他點着頭。

「早安，梅君。」經理先生說道：「我請你來是爲着吳命特君的存款的事。你不是會經告訴我有二天他到過這裏來的嗎？」

蕭命克點點頭。

「是他在午飯時候來的。」

「啊！可惜我不在這裏。」經理先生透着沉思的神氣。「我實在很想見見這位先生。」

「可是他的賬上發生了什麼錯誤嗎？」

「啊！決不是的。」經理先生來不及的否認，又微微一笑。「他老是留着很大的一筆差額呢！其實像這種大的差額，對於往來賬是很不相宜的。我希望你能夠去見一見他，並設法勸他撥出一筆數目來，改作定期存款。總行方面是向來不贊成往來帳上讓人家老是留着這樣大的一筆差額的，而對於我們，爲着要準備他隨時來提取的緣故，總得在行裏備着大批的現款，更是很累贅的。」

「我們說一句體己話，」經理先生又繼續說道：「我對於我們這裏的一切營業方法，都不敢苟同。我們的總行是在潑萊茅斯（屬英格蘭第達緒）在倫敦西南濱的奧吉利海峽，而行裏所定的那些古怪的章程，偏又並無限制人家在往來上不准往來數目太大的款項的規定；依我看來，不能不怪你令叔是一個罪魁禍首了！瞧這個！」

說着，他就在公事桌上抽出了一張支票來。

「這裏又是一張六萬鎊的來人支票！不多一會才來發去。這是我村聯合鑛業公司的買價的。像他們那樣大的公司，爲什麼不能接受抬頭支票呢？天知道！」

滿臉充瞧着支票上的那個怪潦草的簽字，戰然微笑。

「你要知道我叔父是一心想保守他那個特別的榮譽啊！」他很幽默地說道：「人家叫他一塊錢梅瓊，可不是白叫的啊！」

經理先生聽了，便把眉毛往上一聳，扮了半個鬼臉。

「這種辦法，在南非洲那邊，也許是必需的；」他笑道：「可是在這裏，還不是世界現金所集中的中心嗎？現錢收付，祇是一般神經錯亂底腳色的舉動……不過這話話希望你不要告訴你叔父！」

「我是從不喜歡撒弄是非的。」蕭命克說道：「可是依我想來，你對於我叔父早年所幹的營生裏的許多怪僻的行動，大致也有些明瞭，那末你總可原諒他……吧？」

「啊！我完全可以原諒他。」經理說道：「祇是因為這種辦法於我們不很便利而已。……現在可以不用再說了，我請你來的目標原不是爲着要和你議論你叔父的短處啊！」

他打自己面前所堆的一大疊海據中抽出了一本存摺來。

「吳命特先生，」他念道：「我想你總還記得吧？這位吳命特先生到我們這裏來開這個戶頭的時候，恰好是在我請假的日子。」

「不錯，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蕭命克答道：「而且他是打我手裏開這個戶頭的。」

「他是怎樣的一个人啊？」經理先生問着。

「抱歉得很，恐怕我不能給你形容得怎樣清楚。」蕭命克答道：「但是大體看來，可以說他是一個很普通的倫敦少年，並無任何特點，也沒有什麼遠大的眼光，他的思想祇是限於他自己所活動的一個小小的世界裏。——大概是從海達公園轉角起，到……」

「多半是如此。」葛倫克說道：「他的為人，雖然依我懸測起來，似乎缺少一些處理銀錢的常識，但也還不失爲一個誠實而能幹的角色；而且當他來的時候，確有很可靠的介紹信。現在你要我怎樣辦呢？」

經理先生便把上身靠在椅背上，雙手插在褲袋裏，不住的捏着，抬起了頭，眼睜睜地看定了上面的天花板，默然思索着。

「今天下午，你姑且到他那裏去見見他，請他特別幫忙，撥出一部份款子來，改爲定期存款，我們自當按照普通的利息付給他，其餘一切，也都可照辦。你並且可以告訴他，名義上雖說是改了定期，但若他要把這款子提出去的話，也不一定定期，只須先三十天知照我們，還是可以隨時付給他的。你可願意給我試一試嗎？」

「我一定去！」葛倫克很誠懇地說道：「今天下午，我準定去見他。不過他的通訊處在什麼地方呢？……我可忘記了！」

「那是在武士橋奧曼利大廈。」經理答道：「今天他也許正在鎖上。」

「那末他的帳上此刻還留着多少差額呢？」葛倫克又問。

「此刻是三萬七千鎊。」經理先生說道：「他總不必收買什麼聯合鑛業公司啊！我真不明白他爲什麼隨時要需用這許多的錢，其實即使他想多用一些的話，祇要他拿出定期存款的存摺來充擔保，我們就可以讓他透支了。你勸他就把三萬鎊作定期存款，留下七

千鎊做往來，順便告訴你，你叔父有信來通知，今天下午，他又要打發他那位秘書上這裏來檢查他自己的帳目了。」

蕭介克立刻抬起了頭來。

「古爾嗎？」他很快地說道：「今天他真要來嗎？啊！太巧了！」

其時他正靠着經理先生的那張公事桌站着，眸子裏突然現出了一種很歡喜的神氣。「我正有些事情想問問古爾。」他似乎很重視的問道：「那末他大概在什麼時候來啊？」

「大概四點鐘。」

「是不是在我們停止辦公以後？」

經理先生點了點頭。

「我叔父無論做什麼事情，總有些別出一調。」蕭介克略一躊躇，又說道：「我親這

樣一來，過了四點鐘，我也得留在這裏呢？」

「這倒不須的！」經理勃萊都說道：「你要知道，古爾先生也是我們這裏的董事之一

蕭介克聽了，大為詫異，險些要喊出來了，但他却竭力的忍住。

「這是從什麼時候起始的啊？」他很留意地問着。

「還是上禮拜一發表的。我記得好像已經告訴過你了！無論怎樣，如其你叔父果然

「我給你認識過的話，你還是假裝完全不知道的樣！」勃來鄂先生很忿忿地給他一個忠告。

「那是我一定會謹慎的，你倒儘可以放心。」蕭命克對於經理先生的過於關切，似乎很有些感動。「你是一向看待我很好的，勃來鄂先生，我對於你的一片好意永遠是非常的感激！」

「當然，古爾先生的董事乃是你令叔所薦以自代的。」勃來鄂把頭微微一點，表示對於蕭命克的感謝已經接受的意思。歇了一會，又繼續說道：「你令叔在我們這一業銀行裏，雖擁着那樣大的股權，但他却最不願意坐到董事會的席上去，履行他的職務；記得董事會每次舉行會議，他的座位總是空着的，祇有一次由他的律師代表出席，所以他決定讓古爾接任了。我想古爾先生到我們這裏來，一方面固然是代你叔父檢查他自己的帳目，可是另一方面，大概不免還要察看察看我們這裏的行動。古爾真是一個富於商業知識的能手，你看我這話可不錯嗎？」

蕭命克的答復是一陣乾枯的冷笑。

「一些也不錯。」他陰沉沉地說道：「他在普通的商業才具之外，還帶着一副濶科學化的頭腦咧！」

「你不很滿意他嗎？」

「我也並沒有什麼不滿意他的特殊原因。」蕭命克答道：「也許是我天性固執，不善

交接的緣故；不過他那那樣的人，的確是我生平所不很贊同的。據我叔父說，他真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青年，差不多整日整夜的爲着他的雇主拚命的勞作。『啊！不錯，我知道你要說什麼話了！你一定要說這正是每一個青年所應有的美德。不錯，我可以誠意地贊同你！祇是古語那樣子，看起來總有些不自然，很像是含有什麼作用的模樣。我想普通的人裏面，像我這樣努力工作，或是專心於工作的人，恐怕未必多吧？但要在工作時間以後，再接下去用功，却委實不能有多大的興趣。』

葛強經理先生慢慢地打座椅上站了起來。

葛：『這樣說，那你可還不夠當一個練習生的資格呀！』他故意打趣着，然後又說道：『你祇願意給我去見見吳俞特君嗎？』

葛強：『當然去了！』葛俞克絕不遲疑地答應了他，隨即自邀請出來，可到自己的公事桌上深深地思索着。

當四點鐘祇差一分鐘的時候，葛司濼打柵大門裏走進銀行來了。其時那司濼的腳色正在預備拉上鐵門，葛司濼就從他身旁擦過，匆匆地走了進來；他是照例穿着很素靜整潔的服裝，一枝彎柄的蛇皮木的手杖，在他左腕上吊着。

他走進了櫃台，遠遠地就瞧見了葛俞克，便望着他一笑，露出了兩行雪白的牙齒。

『啊！葛司濼！』葛俞克很歡愉地喊着，並伸出了一手迎上來。『叔父可好嗎？』

好！現在他的確很好。』葛司濼答道：『不過他總是忙於着種種的事情。他的性格

原是歡喜爲着這樣事情，那樣事情担憂着的！」

「可有什麼特別的事故使他担憂嗎？」弗命克很關切地問着。

「榮可潑潑了一聲肩膀。」

「你應該比我知道他更深切啊！——不是你和他相處得更久一些嗎？他現在是越發的疑心重了，祇要瞧到一張陌生的臉，便會當他是奸細，是敵人；這種態度的確不是好兆，我瞧他近來實在是工作太繁了，所以這樣的心緒不寧。」

「他的談吐是很溫和的，並不快，而且歡喜用拖長的尾音，普通人聽了，都會覺得很滿意的，唯有弗命克偏不歡喜他，他原是一面閃閃地在反對他，去倒他也未嘗不承認他的反對對榮可潑潑的確毫無道理的，因爲弗命克原是個很有自知之明，而且脾氣也不甚暴躁的青年人。」

「我聽着你是爲着查帳來的。」弗命克斜靠在櫃台上，一面打開了他的一具金煙匣，一面隨意問着。

「不一定吧？」榮可潑的答復。

他就伸過手來，打弗命克的煙匣裏檢取了一支捲煙。

「我祇是要找尋幾個數目而已。順便告訴你，你叔父最近收到了你的一位朋友寄去的『我的朋友』信。」

「我的朋友？」

「是一位吳命特先生。」榮司潑便給他說明了。

「他也算不得是我的朋友啊！事實上，更可以說他是一個頂討厭的傢伙。」蕭命克說道：「我今天上武士橋去找他，他偏是又出去了。那末他寫信給我叔父說些什麼話呢？」

「啊！大約是這樣：他說他現在正從事於某種慈善事業，想向各方措些款子。不過我倒記不得他所辦的是什麼慈善事業了！」

「你為什麼說他是我的朋友呢？」弗命克用着很尖銳的目光，向對方看着。其時榮司潑正在向經理室走去，便又旋過頭來。

「這是你開玩笑啊！」他說道：「我似乎記得你曾經提起過這位先生的大名；除此之外，我也沒有什麼旁的理由可以說他是你的朋友了。」

「算了吧！順便我要問你，古爾，」蕭命克突然說道：「昨天晚上你不是在倫敦嗎？」

榮司潑很敏捷地看了他一眼。

「為什麼呢？」

「你可是在西印度船塢那邊嗎？」

「這倒是問得很別緻的！」榮司潑很神祕地笑着，更不待對方再有發問的機會，便忽然地走進勃來鄧先生的辦公室中去了。

費命克的工作到五點半鐘便完畢了，就讓一個低級職員伴着古爾，一起檢點着那大批的債券，到九點鐘，那低級職員也去了，祇留古爾一個人坐在銀行裏。那經理先生還是個獨身的老棍，所以他也並無家庭，就在銀行樓上的一間屋子裏住着。他不時走下來看看古爾，嘴角上老是掛着一個絕大的煙斗；當他最後一次走下來時，古爾已查過了最後的一本總帳了，正在把它納入梅瓊私人所備的保險箱中去。

「十一點半了！」經理先生似乎不很贊成地說道：「你却還不會用過晚飯呢！」

「我的胃力很弱，儘可錯掉一餐也不妨。」蔡司澈笑着。

「真有你的一！」經理先生表示很佩服。

「蔡司澈走出了銀行，一到街上，便呼了一輛黃汽車。」

「却令十字街車站！」他命令着。

「他就在車站的廣場上叫了車，付掉車費，把這車子打發走走，隔了一會，又急急地走到施屈倫特去，另外又招呼了一輛汽車。」

「西印度船塢。」他用着很低的聲音，囑咐那車夫。

## 五 梅瓊的遺產

記得羅基爾高特（英國大哲學家）曾經說過：智慧往往是和戀愛相衝突的。曼納脫爾雖然並沒有注意過羅基爾高特所說的這句語，也不會有人在伊的手冊子裏給伊題過這句哲學的名語；可這這句語對於伊，却有着無意中發生着巨大的影響。伊現在是二十一歲了，在這個年齡裏，女孩子家是最容易被激動的；而一切單調的工作，也將漸漸地使伊們感到乏昧了。伊們已準備着要試驗令人自己的哲學課，同時對於異性的挑逗，也不再故意嚴拒了，伊們都想借此來測量伊們自己的富於彈性的態度。

滿倫克梅可說是一度已很使伊滿意了，並且往往是一個使伊害羞的對象，因為伊這時候已懂得害羞了。一般婦女總歡喜把許多寶貴的時光用在悉心考慮自己究竟愛不愛某一個男人的問題上，其實這是白費的。除非到將來伊發現了另外一個更可愛的男人，這個問題是永遠解決不了的。伊的確很歡喜弗倫克，甚至使伊樂於接受弗倫克所送給伊的一個小戒指，這當然不是訂婚的意思，可是他們倆的友誼，從此不免又更進了一步。伊已經歡喜他到了願意接受他的愛情的地步，更可以說伊也的確有些愛他了，以致伊不甚願感到早婚的流弊；根本上伊並不知道伊自己還沒有士勞長成剛上六個三十一歲的少女，實在很少會有能夠盡量發揮伊在過去的二十一年中所得到的種種經驗底力量的。

伊在過早餐的時候，很出神地在想着伊的戀愛事件，心上覺得怪煩悶，差不多要感到一種痛苦了。因為伊覺得在那兩個男生中間，伊對於傑司潑古爾的感情實在要比弗倫克更深一些，更熱一些，祇是伊同時又不免很擔心；伊記得弗倫克曾經給過伊一個警告，這個警告到現在看來，已像是一句預言了。

「這個腳色的確是有一種蓋惑力的，無論如何，也不能使我否認。雖然我在本性上就痛恨着他，認定他是我在這個世界中所有最可怕的敵人，但有時也不覺很歡喜他。」如果說伊對於弗倫克的態度很不容易斷定，那末伊對傑司潑古爾的態度更奇怪了，伊對於他似乎永遠有一種害怕的心理，不能說害怕，應該說是一種敬畏的心理。他能夠吸引人家，像磁石一樣。要是有什麼人想反對他的話，他就能絕不費力地攔阻人家。伊還記得當年住在韋莊的時候，每次上那圖書館去，心上總不免有些遲疑，往往階地裏希望着：「但願不要給傑司潑古爾看見啊！」有時候爲了家務上，經濟上，或是傢具的安置上，（當伊十六七歲的當兒，伊是差不多像一個管家婦似的在梅瓊家裏給他料理一切。）或是其他的問題，傑司潑也時常要非常有力地發揮他的主張。記得有一次，情形比較的最嚴重，那是一次伊已經和一班人約定了要上唐恩斯（與伊斯德達同屬蘇薩司省）去舉行野宴，不料到臨時，傑司潑竟乘伊那伯父梅瓊不在家的當兒，利用他的特權，很堅決地和爲地阻止伊去參加。這一日弗倫克恰好也是同游中的一人，他是特地從倫敦趕來，打算盡半日之歡的。這不是太湊巧了嗎？

在這件事情裏，以及其他的各種事情裏，桀司潑總是有他的作用的。他並且還能夠使伊相信他的見解確是對的，而伊的是錯的。就像上面那件事，當時雖有許多人都精確地否認着，並對那些妄加猜度的人表示鄙夷。據他自己說，他之所以不准曼法參加的緣故，純粹是因爲那一起遊侶之中，有兩個浪漫出名的女伶在內。對於這一點，他還發表了不少的高論。

曼在開始進早餐的當兒，就在回想這一件特殊的事故了；伊越往下想越覺得可慮。因爲伊已經確信無論何時，只要桀司潑肯挺身出來干與，他便決不致沒有充分的理由來難倒伊。

但有一點，伊對他却不能不表示尊敬，就是他從來不曾談過菲侖克梅一句壞話。

伊又想到在銀鎮那邊瞧見桀司潑的事了。伊真猜不出桀司潑爲了什麼事情要上那樣骯髒的地方去？曼雖然像普通一般婦女一樣的富於好奇心，但伊却絲毫不像普通婦女一樣的多疑；更奇怪的是伊竟絕對不會懷疑到桀司潑的突然在那種下流的地方出現，以及他的神祕的行動，會有什麼不名譽的作用。伊只當是他偶然的反常舉動，或者是他也像自己一樣的在暗地裏辦着什麼救濟會；可是這一個理想，後來就打破了，因爲從銀鎮那邊的人的口中聽來，桀司潑簡直從不會和他們往來過。

伊的早餐吃到一半模樣，那牆上的電話機突然響了。伊便走過去舉起了那話筒來。

只聽了對方的第一句話；伊就知道是誰了。」

「啊！伯父！」伊很高興地喊道：「什麼事情把你帶到倫敦來了？」

梅瓊的聲音打那電話機裏高喊道：

「今天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約會呀！午後一點半鐘的時候，你能不能到山佛大飯店來和我一起吃飯？」

他簡直不等曼有表示願去或不願去的時間，便很匆遽地把電話掛斷了。

警務總監把一本很厚的冊子依舊放回了桌子旁邊的書架上去，將背部靠着椅子，一仰一俯地搖擺着，臉上堆着一種很滑稽的笑容，向對坐上的那位很忙亂，很容易生氣的客人看着。

坐在他對面的那個人大約有五十六歲的光景，身量不高，也不短，穿的是全套很華貴而並不整齊的衣服，但是也不能說不稱身；像他這樣一副粗惡的模型上，能夠做出如此熨貼的衣服，尤顯得裁縫這套衣服的人底手段。

他用的是一個很低的硬領，照理說他那一股臃腫可笑項頸必然要十分觸目了；可是因為他所繫的一條紫色領帶上，有一顆五角銀幣大小的金銅鑲嵌着的緣故，已把人家的視線吸引住了，不覺就掩過了他的醜相。他的面貌是很奇特的，使人家一見就知道他是一個很粗野的人。他那有球莖形的大鼻，他那不整齊的粗厚的嘴唇，他那又闊又厚的肩

障，在在足以表顯梅瓊早年生活的困苦。他的眸子是藍色的，並不多轉動。他的頭髮濃，祇是並不梳理，所以看去祇像是一堆灰色的亂毛。有時候，他也做得很尊敬，但因他畢竟並不熟練的緣故，看去總覺太生硬，使那警務總監見了，險些忍不住要笑出來。

「你要知道，密司忒梅。」喬琪爵士很溫和地說道：「我們所有的機會和權力都是有相當的限度的。論我們個人的感情而言，我真是十二分的願意幫助你；不但因為是我的職務必須幫助人家，尤其是因為你對於我那土南非洲去的兒子太優待了。」你新給與他的幾封介紹信，實在是感到非常可感的。」

警務總監的兒子最近要上老特西亞和白羅冷德去遊獵，有一天，在某一處的宴會上，恰巧和這位老特西亞的大富翁碰到了，因此便取到了他的幾封介紹信。

「可是，」警務總監做了一個無可如何的表示，又繼續說道：「蘇格蘭警場也有它的範圍的，我們決不能去檢查那種無可捉摸的虛驚。如其真有人來向你施行恐嚇，那末我們就一定可以幫助你了。現在的問題是你祇是彷彿覺得有某種的危險，這可教我怎麼辦呢？」

梅瓊在那椅子上很不自然地移動了一下。

「那末要警察做什麼用呢？」他很焦燥地說道：「我確是有着不少的冤家呢！喬琪爵士。我爲了要離開倫敦，特地在伊斯德達郊外找了一所很冷僻的小屋子住着，然而隔不了多久，各式各樣的腳色，都紛紛前來窺探了。有一天，竟有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來看我，要我捐些錢給什麼童子軍事業，我分明瞧見他已在我屋子左近鬼頭鬼腦地張望了

一個多月了，他自己是在海方開脫（在伊斯德瑟之北，同屬蘇薩克司省）附近的一所小屋子裏的，爲什麼要上伊斯德瑟來呢？」

「也許是他乘着假期來遊玩而已。」警務總監給他解釋着。

「呸！」梅瓊已完全忘記了應有的禮貌。「他必然是別有作用的。我已經教人去監視過他！他每天一定要上一所小旅館，——不，簡直是一所小咖啡店——中去，探望一個女人；可是他們兩個卻從不會公然在一起過。此外還有一個沿街叫賣的小販，那是一個叫賣玻璃和替人家修窗子的脚色，也從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而且更詭異的是他並不真在做買賣，他所賺的錢就是養一頭蒼蠅也養不活，可是他卻整天在草莊附近徘徊着。還有一個女人，名喚潘小姐，自稱是善于佈置庭園的。他要替我家裏裝設一些小風景，我立即拒絕了伊，又叫人去幫伊搬運行李，教伊走路，不料伊至今還逗留在我們鄰近。」

「你可曾把這些事情報告過當地的警察嗎？」喬琪爵士問着。

梅瓊點了點頭。

「那末他們可曾找到這些人有什麼嫌疑嗎？」

「一些沒有。」梅瓊的簡短的答復。

「如此說來，」警務總監笑道：「也許他們的確是並無什麼可疑，他們或者都是很安分的百姓，存心祇想找些營生罷了。況且，密司忒梅，像你這樣有錢的人，當然是難免要惹引人家來向你躡躑營鑽營，希望多少能夠賺到一些錢的。依我看來，這件事情大不了

就是這個理由。實在是無須驚慌的！」

他又把背部往後面靠下去了，他的雙手交叉在前胸，臉上突然露出了一些特殊的表情，似乎驀地想到了什麼事情。

「我本來是很不願意說世界上再有什麼人更比我們蘇格蘭警場知道得多的，可是你既已如此的憂慮着，那末我不妨介紹你去見一個人，也許他能夠解決你的困難。」

梅瓊很興奮地抬起了頭來。

「可是一個警官嗎？」他來不及的問着。

喬琪爵士慢慢地把頭一搖。

「不是，那是一個私家偵探。他可以給你做些我們所辦不到的事情。你可曾聽見過沙奧門的名字嗎？我聽你大概是沒有見過吧！這位沙奧門先生，」警務總監很懇切地說道：「乃是我們這裏的一位很難得的好朋友；我把他這樣一介紹給你，也許從此就可以做你們兩位的好朋友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萬事通。」

「萬事通？」梅瓊很懷疑地說道：「他畢竟通些什麼呢？」

「待我來當面試驗給你聽吧！」警務總監一面說，一面就走近那電話機邊去，舉起話筒，報了號碼；正當他在等候回音的時候，又低聲向梅瓊問道：「你那位要辦軍子軍事業的傢伙叫什麼名字啊？」

「叫洛文生吧！」梅瓊立刻告訴了他。

「我想你大概不會知道那個賣玻璃的腳色的名字嗎？」

梅瓊搖著頭。

「在鄉村裏頭，他們都叫他惠克西。」

「還有那女人的名字，我記得是密司潘嗎？」警務總監問着，同時又取出一支鉛筆來，把這三個名字寫到了一方吸水紙板上。去。「那末，我們——噲！噲！爾門是沙奧門先生事務所嗎？我是蘇格蘭警場喬琪爵士，請你就替我接一接進去！」

他約摸等了兩三秒鐘。

「你是沙奧門先生嗎？我又要請問你幾件事務了！可否請你先記下這三個名字來；第一個是洛文生；第二個是叫賣玻璃的小販；大家都叫他惠克西；還有一個是密司潘。你可聽清楚了嗎？我希望你能夠使我知道一些關於他們這三個人的底細。」

梅瓊便打座位上站了起來。

「到明天，或是後天，喬琪爵士，我再來聽回音吧！……」他伸出了手來，準備和警務總監告別。

「啊！不要就去啊！」警務總監忙著揮揮手，教他再坐下去。「只須等幾分鐘的工夫，你所要知道的事情便可以完全知道了！」

「但是，他當然要去調查一番的哪！」梅瓊莫名其妙地喊着。

喬琪爵士很從容地搖着他的頭。

「沙奧門的最特出的一點，就是他絕對用不到費什麼調查的工夫。這就是大家所以要稱他萬事通的緣故了！在警探界中，他真可以算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材了。」爵士不稍遲疑地說道：「我們很想請他加入蘇格蘭警場來，不過我想政府未必能給他最適當的代價吧！然而他雖然沒有來，卻已屢次的幫助我，使我不致繳白卷了。」

說到這裏，那電話機的鈴響了，爵士便立即舉起了聽筒來；接着，又取過一支鉛筆，很迅速地在那吸水板上，一行一行的寫着，寫到末了，便說一聲：「多多感謝你！」就把話筒放下了。

「這裏便是你所要知道的事情了！密司感梅。」他念道：「洛文生，向在孟卻斯德附近某貧兒窟中任副牧師之職，素性熱心于童子軍事業；其兄洛亨利，家庭中甫有一不幸事件發生，蓋其婦已離家出走，獨居于伊斯德達之格蘭旅館，故洛文生每日必至其地力勸其嫂回家。」你瞧！這就是我們應該加以尊敬的副牧師的略歷，和他所以到伊斯德達來的緣故了！請你再聽下去：「密司潘者，倘係一善于佈置庭園之專家，則渠已因背信罪與人涉訟兩度矣。其一尚在審理中。故渠之密謀，在欲與一般年齡較高之人爲友，待人向其求婚時。即可重施故技矣。」這就是那密司潘的根底了！既然如此，那末伊來找你的目標，也就不難想見了！「爵士略頓一頓，又看着那吸水板往下念道：「我友惠克西，又名湯姆古柏勒，曾三次以竊盜罪入獄。……」

警務總監突然發出了一陣竊笑。

「哼，這件事我倒不能不和我們那記錄處說些話了！他們爲什麼把惠克西又放鬆了？」接着，他又應他記在藤吸木板上的字繼續念給梅瓊聽。

「完了！這就是你所要知道的一切了！你瞧！三個人不是全解決了嗎？」他說道：「至于惠克西那傢伙我一定可以很不費力的教他不再來麻煩你了！」

「可是這是什麼把戲啊？」梅瓊開始說話了。「畢竟是什麼把戲呢？何以只消幾分鐘的工夫，那個傢伙已能告訴我們這許多話呢？」

警務總監很得意地聳着他的肩膀。

「祇是他恰巧通曉而已！」他微笑着。

他一直把這位已滿意的客人送到門口。

「如果你心上更有什麼事情放不下的話，」最後，爵士說道：「我極願你能夠親自去見見沙奧門君。我到此刻還不會明白你究竟有什麼困難，而你也並不會把你何以要提防人家暗算你的緣故告訴我；這個你倒也是不須和沙奧門說的……」

「爲什麼呢？」梅瓊好生詫異地問着。

「因爲他自己會知道的！」總監的答復。

「如非他是一個鬼才會知道！」梅瓊似着惱似打趣地還報着。當他用着笨重的步子，打那寬廣的石階上，一級一級地走下去，一直望那河濱（泰晤士河北岸）行去時，他的腦神經已是非常昏迷了；真像一個纔看過了幾套新奇魔術的鄉下人一樣，越惹越糊塗。

他原是好奇心最重的人，而且他又受了方總督與魯士那一句「因為他自己知道的」話的刺激，心上更覺老大的不自在。依着他那樣暴烈的脾氣說，他的確想馬上就去見見那個奇怪的沙奧門，可是一轉念間，他又想起了自己早上打電話給曼，約伊一同午飯的事。而此刻是已經超過約定的時間足足有五分鐘了。

待他忽忽地趕到山佛大飯店時，那少女已在大門外等候着了，一見他進去，便忙着很親熱地奔過來歡迎他。

社會上人對於梅瓊的許多傳說，大部份是足以損害他的名譽的。雖然大家都不能說他連一些誠意都沒有，但在老特西亞那邊的人，卻個個都說他是毫無慈愛心的，他們咒他是一個最刁惡的偷地皮的強盜。他們說他往往坐着齊杜斯式的馬車，（南非洲各地所用的一種馬車，常以四馬，六馬，八馬同駕。）從查德海口（濱大西洋）那邊，趕到薩利倍萊去，將他用最卑鄙的欺騙手段奪來的地皮，請求註冊。他們還說他往往用每隔十英里更換十二匹馬的方法，拚性捨命地趕着他那「祕的馬車」。他們甚至還能很詳細地描摹他那種嗜賭若命的僻性，往往把數千英畝大小的牧場，打一顆骰子的滾動上，頃刻易主。此外還有許多怪難聽的說話，簡直使人不好意思寫出來。有一次，某一個性格利的小酋長發現了一處金礦，梅瓊爲着要強逼他說出礦苗的所在起見，竟不惜用最殘酷的火刑，將一盞玻璃燈攔在他的項頸裏，一直逼到他說出實話來。

其他種種的故事還多着呢！當然，多半是有些形容過火的，然而凡在老特西亞那邊

住着的人卻無不異口聲的說梅瓊這人是不管朋友或仇敵，一概都要施行劫掠的。有一次，他竟極大膽地欺騙了一個土皇的親信，以及和他交易的一家公司。他把雙方都瞞過了。於是在一個很可怕的日子，在那土皇的花園內，兩面受騙的人已一齊同意了，祇要任便轉一個銅元，以下正負，便要把他送上祭臺去了；將近最後的一霎那間，梅瓊竟能出其不意的跳出了圍牆，駕着僅餘的一輛齊杜斯式馬車逃得了生命，留下幾個和他久共患難的同伴，讓他門自己去碰運氣。

不過梅瓊這人也有一種特長，就是性子很慷慨，有時候也不失為一個深情而和愛的好友。他在二三十歲的時候，便在國內（英國）結了婚，後來就帶着他的新夫人同上南非去。在那邊同居了沒有多少時候，大家都得到了一個消息，說他的夫人因為又結識了一個美少年，因此已背着他出走了。梅瓊立即就追蹤上去，打那許多和他敵對的野蠻部落中穿過，足足趕了三百多英里，從維多利亞大瀑布趕到查德，再從查德趕到馬侖大拉，又從馬侖大拉趕到密普密西，最後趕到皮拉。這許多地方多屬於老特西亞，乃是一路由西北趕往東南。不幸得很，正當他趕到皮拉的時候，他那逃妻已和伊的情人上了一條往好望角去的輪船，起旋南下了；他還來得及見到那輪船的船舵，但要趕是趕不上了！從此以後，他就一直不會重聚過。隔了幾年，有人所得到的報告是那女人已患瘧疾死了；另外卻又有一個比較更動聽的傳說，那是說梅瓊後來終於在彼德馬立斯勃格地方（其地在南非洲奧倫琪自由邦之東，和印度洋很近。）找到了他那負義的逃妻，一時憤怒之下

被槍子打死了。爲了這個罪，就在當地下了獄，被押在防海堤上罰做苦工七年。

漸漸地他已成爲一個極富裕而有權力的人了，可是他的心，得人望卻也跟着漸漸地更深刻了，差不多有大部分的人在懷恨着他；他至是懼怕的人，那幾乎是怕了全部。於是種種謠言便像雨後春筍般的層出不窮地發生了。有些是一半真，一半假的；有些簡直是像做什麼怪小說一般的特地用心構造出來的，無非是些惡意的中傷。然而梅瓊對於它們，無論是真是假，一概都給他一個不睬，也不寫作什麼辯白，也不高興給人家做什麼解釋；甚至在好望角那邊，有一家日報竟公然用着很顯明的筆調，對他的生平來了幾節極侮辱的描寫，他也不會對他們提起控訴。

在這世界上，他所鍾愛着的現在是祇剩一個人了：除掉這人而外，其次就要算此刻在山佛大飯店裏和他攜手，同進餐廳去的這個少女了。

山佛大飯店是倫敦最精美舒適的飯店，每當進餐時，真有裙屐如雲之概；這時候因爲已比較遲一些的緣故，廳上所剩的人已不很多了。

「今天我已有了一次很特別的訪問。」他照例用着很粗率而急促的語調說道：「我方纔是從警務總監那裏出來。」

「啊！伯父！」伊似乎很不聲張地喊着。

他很不耐煩地聳着自己的肩膀。

「好孩子，你是不知道的！」他說道：「我已經有許多的人來把我……」

他笑然結住了。  
這四方纔的一家會晤中，亦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嗎？伊先把他所要的茶，知照了那侍者，然後問着。

「你可曾聽見過？」他反問道：「沙奧門這個名字嗎？」

「沙奧門？」伊也跟着重念了一遍：「我好像是知道這個名字的！門……門……我畢竟在那裏聽見過呢？」

「也罷！」他發了短短的一笑。這一笑雖然依舊是不很溫和的，但在他那一張好難看的臉上，終究因為有了這很難得的一笑而透出了一線微光。「即使你不知道他，他一定會知道你的，無論什麼人，他都知道！」

「啊！我想起來了！他就是那萬事通！」  
這一來，可輪到梅瓊自己詫異了。

「你在這世界的那裏，聽到過他的名字呢？」

伊就用着最簡單的語法，把那半晚在葛萊廣場上所經歷的事故複述出來；當伊說到這個無所不知的萬事通竟能背述許多底歷史的時候，

「好一個奇怪的角色！」他就忍不住咆哮道：「那裏頭至少是有些作用的。」

「當然之伯父！他是一定有些作用的！」曼表示很重視的神氣：「我想一個當警務總監的人是決不會隨便發言的。喬琪爵士既然那樣的推許他，必然是確有極充分的理由。」

「好，你就再告訴我一些那一晚你所聽見的事情吧！」他說道：「我似乎還記得看見過報紙上所登的一節驗屍消息，那個猝然倒斃的脚色底名姓好像至今還不會知道，也沒有人去領屍。」

伊便照着他的意思，將伊所能記憶到的情形就是怎樣和那沙奧門相遇的情形，很詳細的說出來。在一路說的時候，伊卻又不得不非常小心，以免漏出當時有蕪命克梅在一起的說話；可是這些心思伊其實是決可不必用的，因為伊說到中間，梅瓊已插嘴進來了。

「聽你這樣說來，我知道你當時決非獨自一個人在場；」他竟不稍寬假地點破了伊的說話：「我想蕪命克那寶貝一定也在旁邊！」

伊也忍不住笑了。

「那一天我的確是在無意中碰到他的。」伊還竭力想遮瞞。

「當然如此！」梅瓊心上是早明白了。

「啊！伯父，我還記得那一天另外有一個蕪命克所相識的人也在場，或者你也知道他，那就是鄉警惠司門。」

梅瓊忽然地攤開了一條餐巾，開始喝他的濃湯，一面在噉咕着。

「惠司門真是一個頑固不化的東西！」他極不高興地說道：「就說葛萊廣場的那件事吧，就爲了有他這套貨混在裏頭的緣故，所以那死人至今還調查不出來。這是一個銀

顯明的例子。鄉警惠司門是怎樣的一個脚色，我是再清楚不過的。他略頓了一頓，又繼續說道：「他曾經傳我去過三次：第一次還在大戰的時候，爲了我不會開閉一盞壁燈的緣故；第二次是爲了我在庭園裏練習射擊鎗的緣故，練習鎗原是一般江湖的普通習慣，他懂些什麼？第三次是一個冒烟的烟囪驚動了他。不是嗎？我已經夠知道他了！」

在他的腦神經上，關於鄉警惠司門的印象顯然是在分着兩方面同時向他進攻着，以致使他好久不再說話；一直到他放下魚刀和魚叉（即吃魚專用的刀叉）來時，尤其是還在低聲咀咒着「糊塗又多事的東西」這幾個字眼。

「他在進餐的時候，完全保持着靜默的態度，他的腦神經底活動已一割爲二，同時在思索着兩個問題。他所最注意的一個，其實倒是比較不甚重要的一個，乃是沙奧門的人格和品性。這個人從他的思索上看來，真是怪可異而怪可怕的。當他想到或許在他一生的歷史裏所埋藏着幾點秘密，這個人竟會利用着他的超人的智力，也一併揭發出來的時候，他真有些激動了。於是他決定在當天的下午，就直闖到那所謂「萬事通」的巢穴中去，琢磨他的虎鬚。他打算向他挑戰，質問他爲什麼搜藏着許多關於他自己底過去的秘密，是否準備將來公布出來。」

關於梅瓊自己的歷史，有許多實在是已經成爲無人不曉的公開資料了，他自己也常常在誇口着，他一生的歷史的確是夠寫一厚冊書的；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卻另有一團秘密藏着，這團秘密僥倖還不會給大衆發現。他想在會見那奇怪的人的時候，應該用怎樣

的說話，引到這最重要的一點上來；他已把說話的次序暗暗在調度着了。

「曼！」突然他又說道：「我上次問你的事情，你可會考慮過嗎？」

伊倒並不想躲避這一句問句。

「你可是指點菜可撥古爾嗎？」

他點了點頭。這樣過了兩三分鐘，伊兀是沒有答復，儘把頭低着，用一個手指在那台布上所繡的一些花紋上劃着。

「伯父，其實是有兩個緣故的！」伊最後纔說道：「關於婚姻的問題，目前我還並不打算急於解決；而且我也尚不會十分瞭解咧！我想像你伯父這樣一個久經世故的人，必然也可以知道，凡一切含有強迫性的處置，必然不能使我對古爾先生發生什麼好的傾向的。」

「我恐怕真正的緣故是，」他很苛刻地說道：「因為你已和瑪侖克發生了愛情吧？」

伊並不着惱，顛倒笑起來了。

「這個恰好是和實際情形絕對相反！」伊說得很爽快，一些也不遲疑。「我對於瑪侖克，只是很歡喜他而已，他真是一個很可愛，很活潑，很聰慧的孩子。」

梅瓊儘是呻吟着。

「啊！可真的，他的確如此。」曼又繼續說道：「然而我卻並不和他發生什麼戀愛，

「這是一些不假的。」

「我想你總不至於爲了他是我的承繼人的緣故，所以如此偏向他吧？」他一面說，一面把一雙眸子緊緊地釘在曼的臉上。

伊並不想躲避他的視線，反很堅定地看定着他。

「要是我並不知道你是一個最好的好人的話，」伊笑道：「聽了你方才的話，真要很着惱了！當然，我是絕對不會注意到蒲命克的貧富的，因爲你已經給我安排得這樣豐富了，金錢的思想，已經對於我失卻了效用。」

梅瓊依舊在呻吟着。

「我確是十分關心着桀可潑。」

「那末你爲什麼對他如此熱心呢？」伊很天真地問着。

他稍稍遲疑了一會。

「我知道得他太清楚了！」此刻，他已掉了一種很端嚴的態度：「在過去中，他已會一面再，再而三，甚至三而十，十而百的給予我以極滿意的印象，使我不能不深信他是一個又可靠，又合禮的孩子。他差不多已成爲我所一天不能少的幫手了！」說到這裏，他又現出了很難得的短短的一笑。「這種情形，都是以前蒲命克所不會有過的。啊！不錯！蒲命克當然也自有他那一種派頭的！所可惜的是他所沉醉着的事情，都絲毫不足引起我的興趣。譬如像太歡喜運動啊，太歡喜開蕩啊。……」在不知不覺中他又換了一

種怒罵的神態。

伊忍不住又笑了。

「關於某一件事情上，我可以先給你一些預示。」梅瓊接着又說道：「今天我所以要特地找到這裏來的緣故，也就是爲了這一點，我的確是一個很有錢的人，這是你當然也知道的。在過去的日子裏，我曾經弄到了好幾百萬，同時也會化掉了好幾百萬；可是到此刻，我還剩着一筆很夠使我的後裔滿意的財產咧！在我的遺囑上，有二十萬鎊是指定着留給你的。」

伊一聽，真覺得非常的驚奇，便立即擡起了頭來。

「啊！伯父？」伊竭力壓低了自己的聲音喊着。

梅瓊卻若無其事的祇把頭一點。

「這數目還佔不到我全部的財產底四分之一咧！」他說得很快，不容曼有插嘴的機會：「可是待到我死去之後，也可以使你過得很舒服了！」

他把左臂撐在桌子上，手托着下頷，很注意地瞧着曼。

「你也是我的承繼人之一，」他很鄭重地說道：「因此，無論你怎樣的做，我的主意是決不會改變的啊！當然啦！我知道你是決不會做什麼使我不滿意的事的。不過話是不能不預先聲明的：即使你將來真的和萬命克結了婚，雖然在我心上委實是萬分的不贊成，並且代你惋惜，可是這二十萬鎊的遺產，還是依舊要屬於你的！」這時候，他的態度

真比以前更慈愛溫和了。「不，你用不到和我謙讓！我只要請求你，無論什麼事情，你暫時都不要決定，且待過了兩個星期再說。」

說罷，他就旋過頭去，向那侍者揮了揮手，接過賬單去付了賬。

一直到他扶着伊在山佛大飯店的停車場上跨進一輛汽車時，他始終不再說什麼話。

「下禮拜中，我再到倫敦來一次。」最後，他這樣說。

他望着曼的那輛汽車夾在施屈侖特一帶的流水般的車陣中不見了，纔又另外叫了一輛汽車，把方才警務總監告訴他的地址吩咐了那車夫。

## 六 萬事通

後井街在倫敦市區中，也算是一處市面很熱鬧的所在。街的兩旁，自然也有許多大廈，其中還包括着一座宏麗得像皇宮一樣的屋子，那是先前曾經做過南美洲證券交易所的。這家交易所在當時，確然是一所規模很大的賭場，及至它倒塌下來。便有五萬人受到了相當的犧牲。可是漆在那些大玻璃窗上的金字，卻隔了好多時候還不會括去，而那一方很大的銅招牌，也不會立刻除下，讓它依舊高掛在門前的石柱上；不需告訴一般行人說，這所屋子曾經一度做過一個吸血的大蜘蛛的老巢，殺傷了無數迷戀着黃金的小蟲。直到隔了許久，這銅牌才被除下來了，換上去的一塊是較新式的銀質的招牌，牌上很簡單地鑄着三個字：

「沙奧門。」

沙奧門先生究竟幹的是什麼行業呢？的確很少人知道。祇知道他所雇的職員，排起來必然是長長的一行；而且他還有一批巨量的捲卷，這城內無論那三家大公司所有的捲卷合起來，也不能超過他。每一天郵政局所送給他的郵包，總是塞得很胖很胖的。他和他的職員也是每天按照着尋常的公事房時間，工作着，休息着，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麼。不過他這個古怪的事務所創辦史，卻有許多人是很熟悉的。

最初，他就在這交易所的某一個經紀人那裏當一名事務員，生性很歡喜剪集報紙上的各項消息，凡和交易所內所經理的各種證券有關的各地地方的政治新聞，氣候狀況，以及地質的變動等等的消息，他都得剪集起來，漸漸地使他取得了有直接和世界各地的報館互相通信的機會，造成了一張很完密的「世界通訊網」。

關於某處的金礦發生工潮的第一個消息送到了他那裏時，他的經紀人便會受了他的指示，使那發生工潮的那家金礦公司的股票立刻一致跌價。

如其他那駐在利物浦的代理人，突然走進紗布交易所去，拚命的購進大量的五月期的棉花，那末所有一班稍知底細的人，不久便可打聽明白，實在是因爲沙奧門從美利堅合衆國的一處產棉區方面接到了一個發生風災的電報，所以使他驚覺的。又當某一次在錫蘭那邊盛產咖啡的地帶裏，發生了歉收的恐慌，一個六百字左右的電報，說明這種歉收的恐慌是由於咖啡樹上發生了某種害蟲的緣故；這電報在二點鐘時送到沙奧門那裏，不到三點鐘，咖啡在市場上的價格便馬上漲起來了。

還有一次，說卡哥拉（南美洲小國名）的總統阿馬蘭治把一大盃酒潑在他的妹妹羅維山將軍底臉上的消息，給沙奧門知道之後，他就立刻跳進市場中去，把卡哥拉的一切證券的市價，一起打落下來。在那個時候，正因爲卡哥拉連年豐收，又且政府鞏固的關係，各項證券的市價多在突飛猛漲之中，而沙奧門卻發狂似的把它們打落了下來。因爲他知道這兩個卡哥拉國大人物底不可避免的決鬥，必然將使卡哥拉丟掉他們二十年來所獲

未有過的一位賢明領袖，又且將給一位野心的政治家名喚羅米士的遺囑一個當選的機會；這個人的背後，是有許多德意志的財閥躲藏着的。他們都歡喜把卡拉哥攪成一種極混亂的局面。」

沙奧門也許已積聚了很可觀的一筆資產；並且這是的確的；到後來，他的從事於種種消息的搜集工作底範圍是格外大了，最初原是想利用這些消息來做投機事業賺錢的目的，漸漸地變為一個附帶事件了。這就是說，有許多和投機事業毫無關係的消息，他也一併要搜集了。他確有一副記憶力極好的腦筋。雖然他的完善的描卷管理法，確能給予他很少的幫助，但他的記憶力本來也着實不錯。他往往會很有耐性地從事於搜集某一種消息，并且不惜化費比那消息任何一部份的價值更大的代價。譬如像有一位被派在印度某處的地方官，在他未曾任滿之前，突然給政府召了回來，沙奧門就會為着這一件小事而費掉許多的工夫，許多的金錢，直至他探聽到了其中的原委才歇。

他的探求事實的慾望是永遠很強的！他對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狀況，都很明瞭，而他所搜集到的許多關於目前在各國政治舞台上活動的大政治家底品性，和日常生活的消息，又是非常的準確；因此他可以使他自己所構成的許多理想，十九能和事實相符。

他是一個絕無嗜好的人，獨自卜居在施屈命城（倫敦東郊）那邊的，一所很僻靜的舊屋子裏。他的工作，他的得意的問題，以及他自己的生命，便是他所有瞭家屬了。他已

會給警探當局指出過無數次的方，因為他所搜集到的消息，實在是太豐富，太周密了，不知不覺之間，使他已積聚了一份極完備的「罪犯記錄」，這對於警探當局真是大有幫助的，甚至使蘇格蘭警場會對他發生妒忌了。

這天下午，梅瓊坐着汽車來了，當他走下了車子，想進門來的時候，看了這樣一座顯赫的大事務所，也不由大喫一驚；但他終於就推開了門，走進了一間廣大的門廳。他先取出一張名片，遞給候在那裏的侍者；侍者便把他引進了一所陳設極精緻的會客室，請他稍待。梅瓊在那裏約摸等候了五分鐘的光景，那侍者已回來了，立即很恭敬地把她帶到了那神祕的萬事通的面前。

沙奧門君的身材，竟出乎意外的矮小，並且還有一副很滑稽的形容；而他那三張公事桌，卻是特別的大，這是很使梅瓊感到異樣的。沙奧門一瞧梅瓊走進屋子，便忙着從他的坐椅上跳下來，跑了一大段路，奔到這屋子的中央來歡迎他的客人。他從他的副狀眼鏡裏射出兩條目光來，向梅瓊打量着，一面指着一柄極大的旋椅請她坐下。

「這是警務總監打發你來的！是不是他嗎？」沙奧門不知禮地把手指指定着梅瓊。「我知道一定是，因為今天早上，他有過一個電話給我，問我三個不帶干的人的底細；碰巧我都知道，於是我就一齊告訴了他。想來這三個大便是和你在那裏爲難？現在，梅先生，我更能給你做些什麼事呢？」

梅瓊伸直了雙腿，把雙手插在兩個褲袋裏，透着滿不在乎的樣子。

「你可以把你所知道關於我的一切告訴我！」他開始揉眼了。

沙奧門依舊像跳一樣的回到了他自己的公事桌邊去，忽忽地歸回了原座。

「要把一切都告訴你嗎？我可沒有這麼許多的時間！」他很柔和地說道：「但是，我可以先告訴你幾條摘要。」

他一面把那公事桌上的電鈴撥了一下，一面又攤開了一本像目錄一般的大書來，用手指在書上劃着。

「把八千八百七十四號取來！」當一個辦事員走進來的時候，他就這樣向他命令着。

及至那辦事員重復又回來時，梅瓊總道是他已帶來了一大捆的東西，不料卻是一本裝訂得很精緻的藍皮小書。

「現在，」沙奧門君很安適地靠在他的椅背上說道：「我可以給你讀出少許的東西來。」

他舉起了那一本小書。

「在這一本書裏頭，是沒有一個名字的。我的朋友，簡直連一個別名都沒有！誰都不會知道八千八百七十四號是誰。唯有我自己！」

他很愛惜地撫摩着方才那一冊目錄似的書籍。

「所有的名字，全在這裏！每天，當我出了公事房之後，牠就在五重鋼甲的保護之

下密談着了；待到將來我自己死的時候，少不得要教它伴我一起埋葬入地下中去，永遠不會給第二個人看見。

於是他就打開了那小書，給梅瓊讀起來了。他一口氣讀了十五分鐘模樣，聲音雖然很單調，但也和唱歌差不多。梅瓊一路在聽的時候，身子便不知不覺的挺直了，神氣漸見緊張，兩只眸子圍成很狹的一條縫，牢牢地看住那一冊藍色的小書；可是他卻始終不會插嘴進去，直至沙奧門讀完之後。

「你的記載簡直有一大半是謊話！」他這才很着惱地說道：「有些無非是普通一般人常在那裏講的亂話，有些是純粹出自杜造的！」

沙奧門圍上了他的書，拚命的把頭搖着。

「這裏所有的一切，」他把那書晃了一晃，說道：「都是真的！也許這些事情乃是你自己所不願意讓人家信爲真的，然而無論如何，它們到底是真的！如其我懷疑這些裏面一件事物不真實，那末我就絕對不要把這本書保存着了！這也是一句真話！一切都是真的！除掉真實之外，這裏便沒有旁的東西了！」他極倔強地說着，其時他那一張很和善的臉上，已因過度的興奮而漲得很紅了。

「那末就算它們是真的話，」梅瓊突然插嘴問道：「你要討多少的價錢，才肯把這些記錄，以及一切足以證實它們確係真實的文件出賣呢？」

沙奧門抬起了頭，把兩個手掌互相擦着，默默地深思了一會。

「請你自己想想看，你究竟值多少錢？梅老先生。」

「你應該也知道啊，」梅瓊笑了笑。

沙奧門又把頭點了幾點。

「如果依照抵押借款的方法估計起來，我可以說，目前的市價，大概還值得一百二十萬鎊。」當他在說的時候，梅瓊已不勝驚駭地把他的兩個眸子全張大了。

「近情得很！」他不很甘心地承認着。

「可是，」那個矮小的怪人又繼續說道：「即使你把這個數目一分爲二，把一半的錢齊換成了千鎊頭的鈔票，送到我這裏來，堆在我的公事桌上，你卻還不能買到我這一册小小的紀錄，以及和它有關的那些文件咧！」

他突然又從座位上跳了起來。

「啊！梅老先生，恐怕我已經把你統攔了許多的時候了？」

「你還並不會統攔我！」梅瓊很粗暴地說道：「在我出去之前，我還想知道你收藏了這許多東西，究竟有什麼用處呢？」

這位萬事通先生聽了，立即大不爲然地把雙手擺了一擺。

「什麼用處？你還要問這個嗎？我不是已經完全把它們的用處顯給你聽過了嗎？我已經告訴了你許多的事情，都是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能夠知道的。」

「那末，你怎麼就會知道我是梅瓊呢？」對方忽然又提起了一個質問來。

「大概有二十七張不同的照相是和你這一冊紀錄永遠在一起藏着的！老先生。」那矮小的偵探家心平氣和地說道：「你要知道，你的確也可算是一門很重要的人物；英吉利的真正的大富翁，共有二百零四位，你也是其中之一。我委實不願意把別人誤認爲你。不但如此，你的一生的歷史又是太動輒了，因此，我自然格外的知道得你詳細些了；要是你雖然有錢，却祇是倫敦市上一個極平凡的商人，那我就不至像此刻這樣注意你了！」

「在我出去之前，再告訴我一件事罷！」梅瓊請求道：「你那書上用X做代表的那個人，此刻在那裏呢？」

沙奧門微微一笑，並向他的隨去的客人鞠了一個淺淺的躬。

「抱歉得很！這個問題是你沒有權力可以問的。」他說道：「這個消息，除非是警探當局，或其他正式得到委任的人，爲着正當的交涉，需要和那用X代表的人接洽的時候，我是絕對不願洩漏出去的。或者可以再給你說得清楚一些，」他的聲音雖是很溫和，但態度是非常嚴肅。「方X當我給你讀那一冊書的時候，原是還可以多告訴你一些的；然而現在和你所接觸的許多人的中間，儘多和那些記錄是有干係的，我爲不欲連累他們起見，所以只得暫守秘密了。」

梅瓊和沙奧門的事務所的大門中退出來的時候，比他方纔走進去時已增加多了十幾分鐘。臉色也比較慘白，張羅及至他坐着汽車奔在出路來他的俱樂部去的途中，他的腦

薄髮賦存着一個念頭，便是那萬事通的藍皮小書裏用X來代表的那個人，此刻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 七 介紹臘克斯吳命特君

臘克斯吳命特君從他的新汽車上走下來之後，特地退後幾步，用着一種很安閑的神氣，打量着他這一架新置的代步品。

「我想它多分是可能的！番生。」他先說話了。

那汽了夫便向他行了一個舉手禮，並微微一笑。

「它祇走了三十八分鐘啊！主人。——走二十英里祇需這一些時候，可說是很不錯了！差不多已穿過了倫敦的一半！」

「很不錯了」。吳命特君表示贊同，一面慢慢地脫下他的手套來。

汽車是停在一所鄉村式的小屋子的前面，這所小屋子原是很簡陋的，現在卻已經過了一番不惜費用的佈置和修整，足以敵得過一所小巧精緻的皇宮了。

他兀是在外面逗留留着，於是那汽了夫便覺得似乎是應該想些話出來和他的主人兜搭了，忙裝着勇氣，從這輛新車上揭開談鋒。他先是表示一輛價值八百磅的新車，照理原該是很不錯了。

「世界上凡是一切費錢的東西，無有是不好的。」吳命特君彷彿很感慨地說着。頓了一頓，又繼續說道：「也許是我弄錯了，可是不妨先問問你，當我們穿過辟特奈的時候

，是不是我瞧見你在那裏和另外一輛車上的車夫點頭？」

「是的，主人。」

「記得我用你的時候，」吳命特君依舊用着他那極和平的語調說道：「你不是會報告我剛從澳洲回來，在英吉利並無一個熟人嗎？」我想就是我自己所發的廣告上，也說得很清楚，必須如此才合條件。」

「一些不錯，主人。」我也正和你一樣的詫異呢！左纔和我招呼的那個脚色實在當日和我搭着一條輪船回國的，不料他竟和我找到了一個同樣的行業，那真是太湊巧了。」

吳命特君很鎮靜地微笑着。

「但願他家的主人再不像我這樣的古怪，而能給付他和你相等的工資。」

說了這兩句話，他便打開了那一所小屋子的門，走進了裏面去。

番生便把車子開進了汽車間，這一間汽車間就在那小房子的後面，還是新近添造起來的。這時他纔算是自由了，便燃旺了一根煙斗，坐在一隻木箱子上休息着。過了一會，他又打衣袋裏取出了一方紙片來，很用心地看看：

(一) 駕駛汽車，並兼司家庭雜事。

(二) 工資每週十磅，供給膳宿。

(三) 不准交友，或與他人來往。

(四)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不准談論主人，如主人之性情或職業等。

(五)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不准走入倫敦東區，以自大理石長廊至維多利亞車站間之一線爲標準，不得越過一步。

(六)如在街中見主人與他人同行時，不得上前相認。

喬生看了幾遍，便仍把這紙片藏進了衣袋中去，然後把一手摸着自己的下頷，默默地回想着。

「真古怪！」

他悄悄地自語着，一團又濃又厚的疑慮，已把這個在澳洲生長的角度罩住了。但他却無從打破啊！他約摸休息了十數分鐘，便忙着起來洗淨了手臉，走進那間小廚房中去，給他主人準備晚餐。

吳命特君這一所小屋子真是很特出的，凡是一個聰明的人所能想許的種種節省人力力的方法，在這裏是全設備下了。屋子裏的傢具，雖然並不多，但華貴是華貴極了。每一間房間裏，全有幾枝真空管裝着，再加上了許多的特殊的皮帶和筒管，只要把某個電鈕一按，整間屋子便可立刻炸成灰土。從他的寢室到後面那一間小廚房去，有兩根用電力管制着的皮帶，可以循環不息地活動；他那兼充廚子的車夫給他端正下的簡單的晚餐，便是打這兩根皮帶上送進來的。

待到殘肴撤去之後，那汽車夫便給他打發走了，因爲後面還有一所孤零零的小屋子

是供給他做宿舍的。

吳命特君順手撥開了一個電紐，那一座擱在櫃桌上的咖啡自濾器，便給電力燃熱起來了。

他很安閒地看着他的書，兩條腿擱在另一張椅子上。

直到那咖啡煮沸了，他纔放下了書，自己動手倒出了一盃咖啡，順便又把那電火關息了。咖啡祇喝了一口，他又繼續的看起書來。

從此，他就沒有行動過。及至那壁爐架上的銀製的小鐘打了十二下，他纔用一片紙籤夾在他所看到的地方，作爲記號，慢慢地合上了書，絲毫不見忙亂的站起身來。

他在牆壁上抽開了一方狹板，裏面卻是一口純鋼的保險箱。他從一大串鑰匙中間，挑出了一個來，打開了箱門；又從箱裏面捧出一具柏香木製的小匣子，也是鎖着的，他開了鎖，便打匣子裏逐一取出了三本支票簿來，和一雙很薄而透明的橡皮手套，這是顯然爲着要不留手印而用的東西。

他很小心的把它們戴了起來，又一起扣上了，然後再打那三本支票簿上各撕下一張來。末了，他才打衣袋裏取出了一枝自來水筆，開始在那空白的支票上，填起數字來。他寫得很慢，而且是像描繪一樣地很用心的寫着，但他却並沒有什麼字樣。啊！在那些罪犯界裏頭，能夠不用字樣，祇憑着記憶力而做冒他人的筆跡的，實在不易多見；吳命特真可算是他們貴同行中的一位出類拔萃的人材了！因爲他把這三張支票寫好之後，從

上面的日期起，到下面的花押爲止，簡直沒有一個字不像是梅瓊的親筆。

那三張支票上同樣有一個很特別的字，和拖着—根生硬的尾巴的Y字，即使梅瓊自己瞧見了，也要懷疑他幾時簽過這張八百五十磅的支票呢？八百五十磅的一張就是三張中的一張。

吳侖特君瞧定着他自己的大作，臉上竟是毫無表情。

他一直等到它們全乾透了，才摺起來，藏進了自己的衣袋中去。原來梅瓊一向是如此的，他從不歡喜用吸墨水紙，不知道爲着什麼緣故，也許和他早年造成的歷史多少是有些關係的。

支票藏到了衣袋中去之後，吳侖特君便把手套卸了下來，連同那三本支票簿，一起放進木匣子去，依舊鎖上了，納入保險箱，又把保險箱也鎖好，將木板拉回原狀，一切舒齊，才上床去安息。

第二天清早，他把車夫喚了來。

「把車子開回城去！」他說道。「我自己就乘火車回去。下午兩點鐘，到荷蘭公園那邊的地下車站來等我。——我有些小事情要叫你去幹一幹，你也可以順便賺一個五百鎊。」

「不錯，準是我的差使！主人。」這個已經昏迷了的腳色好一會纔清醒過來，很興奮地應着。

萬命克梅有時候也陪着曼上東區那邊去的。當這一日吳命特君回倫敦的日子，他又上曼所住的那裏去了，意思是要開着汽車來她上肯寧鎮去。

「你不妨進來坐一坐，喝一杯茶再說。」曼很殷勤地款待着他。

「你真是一個好奢華的姑娘呢！」他一面說，一面把這一間佈置得很精緻的休息室重復又打量了一遍。「和我在倍斯華德那邊所租的一間見不得人面的小屋子比起來，你真太奢華了！」

「我倒不知道你的小屋子是在倍斯華德那邊啊！」伊笑着問道：「可是爲着什麼緣故你要住在倍斯華德那邊呢？真教我猜不出來！」

他俯下頭去，喝了一口茶，眼睛却在不停的在閃動。

「請你猜猜看，號稱大富翁的梅瓊的承繼人，究竟每一週有多少的進款？」他用着着於譏諷的意味的口氣問着：「不要猜了！還是替你節省一些無聊的腦力吧！不用猜了！告訴你：我在銀行裏所得的週薪是七鎊。這便是我的進款的全數了！」

「可是，難道叔父……」伊開始詫異起來了。

「一根毛都沒有！」他很粗暴地答道：「連半根毛也沒有！」

「可是，……」

「我猜到你來說什麼話了！——他待你真是再仁慈也沒有了，我是知道的。他對待

我，却是非常的公正。在公正和仁慈二者之中，但願他永遠給我仁慈吧！我正要告訴你一件事咧！他每年付給桀司潑古爾的却是整整的一千鎊。這是很詫異的，可是嗎？」

伊便伸過手去，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膀。

「可憐的孩子！」伊很同情地說道：「這個卻也並不見得怎樣奇異吧？」我的意思就是說桀司潑。」

弗命克扮了一個鬼臉，便把這件事丟過了。接着又說道：

「順便告訴你；今天早上我瞧見桀司潑打滑鐵盧車站走出來，他的鬼相兒簡直比先前更神祕了！可知道他上這裏來畢竟有些什麼特別的事故呢？」

伊把頭搖着，一面站了起來。

「我對於桀司潑正和你一樣的情狀。伊很隨便地給了他一個答復。接着，伊卻又旋過身來，透着一種沉思的狀態看着他。」

「弗命克！」伊彷彿很鄭重地說道：「我真有些給你和桀司潑兩個人擔心的。唯恐的緣故是因為你叔叔對於桀司潑的印象竟是巽然和你相反。在這種情形之下，必將使你們之中的任何一人，不可避免地發生某種反常的行為；所以我是非常的擔心。」

弗命克很滑稽地向着伊一笑。

「你爲什麼要擔心呢？」

伊仍然是搖着頭。

「我實在是很願意把一切情形都告訴你的，可是這樣必然是很不利的。」

「於誰不利？」蒂倫克來不及的問。

「於你，於你叔父，或是於傑司潑。」

他漸漸地走近伊身旁來了。

「你對於傑司潑可有一些比較熱烈的感情嗎？」他問着。

「我對於無論何人都沒有什麼熱情！」曼說得很坦直。「啊！別這樣生氣似的瞧着我啊！蒂倫克！我想我自己都分是長成得很慢的，所以在目前，你還不能希望我有什麼肯定的主見咧！」

蒂倫克雖然只是在笑着，但神氣是苦悶極了。

「這就是我在世界中所有的唯一的苦痛。親愛的！」他很斯文地說道：「這苦痛的確是比任何一切都大。」

伊其時正站在門邊，一手擱在門鎖上，欲進不進，欲退不退，顯着很遲疑的樣子；伊那美麗的臉上，也透着很昏亂的神色。伊是長得很高而很瘦的，正是一個少女將漸漸地長成爲少婦的時候，或許有人要批評伊的態度過於冷淡，並且有些近乎做作的樣子；然而實際上，還是因爲「熱情之火」並不會燒到伊的緣故。雖然伊已是二十一歲了，但伊却依舊保持着大部份的女學生的丰度，以及女學生們所常有的那種不耐煩用什麼心思的焦躁性。

「按理說，我也不好算是怎樣一個倒楣的人了！」蕭命克接着又說道：「可是我舉竟還沒有得到最好的一切。親愛的，我一起手就和我叔叔鬧僵了，他根本就厭惡我父親，以及我們家中的任何一人。便是他對待他妻子的行爲，也是很不出名的。我那可憐的父親雖然也是一個很揮霍的人，以致時常要鬧飢荒，而每次總不免要依賴我叔父來救濟他。我簡直不願再談論他了！」說到這裏，他就忍住了。

「我是知道的。」伊很同情地應着。

「我父親實在也不致像我叔父所想像的那樣腐敗，他也有着相當的長處，祇是行爲不能十分留意，喝酒又不肯自己限量而已。後來他所遭受到的種種困難，也無非是最後的一件事失敗了的緣故。」

其實，曼自己也很知道那已故的梅博士的歷史，梅博士就很簡括而很明淨地告訴過伊了。伊並且也知道那種困難，以致使梅博士的經濟和名譽一起破產的內幕。

「蕭命克。」伊說道：「如其我有什麼法子可以幫助你的話，我願意盡我的力。」

「這世界上，就剩你一個人可以幫助我！」這位少年紳士仍極鎮靜地說道：「祇要我和你結婚！」

伊的呼吸漸漸短促了。

「什麼時候呢？」伊問着，神氣很慌張。

「就是現在，或是下星期，總是愈早愈好！」笑容堆滿在他的臉上，同時他就走到了

伊的面前去，握着伊的雙手。

「曼，親愛的，你應該知道我是最愛着你的人了！你或者也知道我願意爲着你做無  
論什麼難事，並且也不惜忍受任何一切的犧牲！」

伊很羞窘地搖着伊的頭。

「你必須多少給我有一些考慮的時間啊！弗命克。」

「不要去啊！」他懇求道：「你一定還不會知道我此刻是怎樣急迫地需要着你咧！我  
叔父雖然已經告訴了你許多關於我的事情，但是他可會告訴你這個嗎？——我要獨立，  
——就是和他的萬貫家私，以及他的權力脫離關係。你真不會知道他的權力多麼廣大和  
惡毒咧？祇有一個機會，便是在我二十四歲的生日之前結婚。」其時他的說話裏忽帶着  
一種向所未有的憤激的咆哮聲。「他可會告訴你這個嗎？」

「弗命克！」

「這全是真的！我不能再多說了！可是梅瓊他自己一定知道。假使在最近的十天之  
內，我能夠正式成了婚，」他把兩個指頭不住的彈着。「那就是說，他的百萬家私都歸  
屬於我了！從此，我就可以自由處置他的遺產，並且不必再受他的管束了！」

伊把兩個脖子張得比尋常大了一倍，牢牢地瞧定着他。

「可是你從前却不會這樣給我說過啊！」

他把頭搖着，略帶幾分失望的神氣。

我肚子裏簡直還有許多的事情是永遠不能給你說的，曼！另外還有許多事情是非我們到結婚之後，你纔可以知道的。此刻我祇要請求你完全信任我！」

「那末，假使……」伊躊躇着問道：「你在最近的十天之內，竟不能結婚，又將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他聳着兩個肩膀

「我原是梅瓊的家奴，我的生命，我的肢體，以及我和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關係，都是屬於他的！」弗命克很流利地說道：「所以，我祇有忍耐着，以待唯一的機會來解放我自己；這唯一的機會就是在他死去之後。我實在不願意這樣的說！因為他這個人，也有一部份底行爲還是我所十分敬愛的。然而事實却真是這樣啊！所以，曼！」他的手始終緊緊地握着曼的手，態度是非常的誠懇，視線從不曾離開過曼的臉部。「我實在不願意對梅瓊發生什麼惡感！我更不願意預料他的死期，我只希望在彼此各不依賴的情勢之下，再見到他。我絕對不願意老是期望着他的衰頹和凋謝，或是待到他偶然罹到什麼疾病的時候，在暗地裏拍手歡呼，希望他就此一病不起。我也知道這些話實在都不是我應該所說的；但是，如其讓你站到了我，亦趨向地位上來，如其你也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的話，那末你就可以明白了！」

這時候，曼的腦神經已發生了很劇力的刺激，想不到伊和弗命克這樣的一次尋常的爭執竟會發生如此粉煩的結果，差不多已使伊失却了控制伊自己底地庫的力量了。不知

選擇那裏來的幾千百道的思慮，霎時間已穿過了伊的全腦。伊覺得伊這時候彷彿已遠遠的站到了一個公斷人的地位上去，並且還被逼着要從兩個和伊都有好感的人中，判斷出曲直來。尤其詫異的是即使在這樣一種紛擾混亂的情緒之下，伊的幻覺上却還會映出萊司潭古爾的一個影子來，以及他那清秀而聰明的臉，兩個沉着而烏黑的眼子。

「這件事我總得再考慮考慮！」伊重復又說道：「我想你今天到這裏來，總不致特地爲着這件事情吧？你還是先伴我上救濟會去的好！」

他點了點頭。

「也許你是對的。」

於是，伊就溫柔地打他手裏抽回了自己的手來，走到了另外一面去。

對於伊，這一天真可說是神經最昏亂的一天了！究竟弗俞克爲着怎樣一個特殊的緣故而必須在他二十四歲的生日以前結婚呢？伊還很清楚的記得梅瓊是怎樣堅決地呵囑着伊關於伊的婚事的志向切勿在最近的兩禮拜中決定。所可怪的是梅瓊爲什麼突然把他自己所準備着要留給伊的遺產說給伊聽呢？從伊出生以來，從不曾對這位世伯大人懷疑過，今天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了！

對於弗俞克，這一天却也並不曾讓他平平而過。倫敦西區殖邊銀行的畢卡狄支行原不是一所小規模的支行，房屋是很寬暢的，可是弗俞克的地位却還不夠獨佔一間公事房。他那一張龐大的寫字檯是安在一個離檯檯稍遠的角子裏的，它的三面有一副上半部

護着玻璃的柚木插屏遮蔽着；但是從他坐的位置上看出去，也還能看清楚櫃檯上的情形。這一個佈置實在是必需的，因為有時候他還得走出去辨認辨認那些拿支票來兌現的人

物。

這一天午後，他回銀行時，已快近三點鐘了。不多一會，經理勃來鄧先生便從後面那一間小小的經理室裏急忙忙的走出來，把弗倫克招呼了進去。

「你這一餐中飯所費的時間真不短啊！」他先是這樣怪怨着。

「我真是十分的抱歉！」弗倫克說道：「我因為碰到了曼納脫爾女士，隨便談談，不覺便費了許多的時候。……」

「我且問你：上一次我教你去見吳侖特先生，你可曾見到嗎？」經理先生不待他解釋完畢，便又發問了。

「你教我去見他的那一天我可不會見到他；」弗倫克答道：「但第二天我就見到他了。」

「他可是你叔父的朋友嗎？」

「我看不見得吧！你爲什麼這樣問呢？」

經理先生就隨手從桌子上取起三張支票來，授給弗倫克去驗看。三張是八百五十六鎊六先令，已經由利物浦棉業銀行代爲付出了；一張是四萬一千一百四十四鎊，已由英吉利銀行付出了；還有一張是七千九百九十九鎊十四先令，上面都是清楚地蓋着梅瓊的名

字，而收款人却都是「臘克斯吳命特先生」，並且還都是劃着橫線的。

近來梅瓊又有了一種特別的習慣，就是歡喜讓他有存款放着的各家銀行分攤着給他擔任付款，那第三張七千九百九十九鎊十四先令便是由西區殖邊銀行支付的。因為有了這一張支票，纔使這一位對於他的後台老板的辭性素不十分明瞭的經理先生，也可以略略領會少許。

「從梅先生的帳上再付出七千九百九十九鎊十四先令之後，」經理先生說道：「正好還剩五萬鎊。」

勃來鄧先生很失望地搖着他的頭，在他心中，對於梅瓊這一種不合商業習慣的行為真是異常的不滿。

「他可認識你叔父嗎？」

「誰？」

「臘克斯吳命特。」

「萬倫克躊躇了一會，彷彿在追憶過去的情形。」

「我實在記不起我叔父曾經提到過他這個名字；可是，現在，我有些記起來了。他上我們這裏來開立存戶的第一張支票，就是我叔父的支票。不錯，現在我已經記起來了。」他很有頭緒地給經理先生解說道：「而且他開立存戶時所備的介紹信，也是我叔父出名約，當時我就暗暗地估量着，以為他和我叔父兩個人之間，必然有着交易上的關係；

只是叔父從來不歡喜和人家在外面討論銀行裏的事情，所以我也沒有機會問過他。」

勃來鄧先生又第二度很懷疑地搖着他的頭。

「我一定要說，梅君，我實在不歡喜這些行爲神祕的存戶！」接着他又問道：「那末他的外貌是怎樣的呢？」

「可算得是一個很高大，很年輕的人，衣服是非常講究。」

「鬚剃得很光嗎？」

「不，他還蓄着一撮短短的黑鬚咧！雖然依他的外貌看來，至多也不過二十七八歲的樣子，說實話，當我第一次聽見他的時候，就覺得似乎很有些面熟，好像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他。我還記得他第一次到行裏來時，鼻子上彷彿還架着一副金邊的眼鏡，但是我却從不會在街上見過他；至於我所日常活動着的那一部份很寒酸的交際場中，他當然是絕對不會去參加的。」說着，他自己也笑了。

「我想你的話是對的。」經理先生依舊有些狐疑莫決。「可是，無論如何，明天我必須自己去見見他；並且爲防患未然起見，我們大可先去和你叔父接洽一番。雖然我也知道我們如其把存款的事情去麻煩你叔父，他是一定要大發脾氣的，但也管不得了！」

「今天你如其去和他接洽，那是他一定要大發脾氣的！」蒞倫克微笑道：「因爲今天下午二點二十分鐘他就要啓程往巴黎去了。」

正當銀行快要關門的五分鐘之前，有一個穿着代辦團服裝（按英倫有所謂代辦團者

，雇用若干團員，專爲他人服務。）的人，匆匆地打那旋轉着的大門裏走進來，把一封信封放在櫃檯上，就有人代他送進了經理室去；隔不到一分鐘，就見那勃來鄧先生急忙忙的走出來，一直走到蕭命克所坐的桌子邊來。

「瞧這個！」他喊着。

蕭命克接過了這封信來念着，這是寫給經理先生的，上面寫着：

「經理先生閣下：」

僕將於本日晚遣赴巴黎，與友人梅君相晤，甚盼即將所附支票賜予兌現，無任感

荷。

臘克斯吳命特敬上

那一張附來的支票是開着五萬五千鎊的金額，這筆款子提去之後，吳命特君的帳上正好還剩五萬鎊；再瞧那信箋的下部，還有一節「附註」寫着。

「另備收據一紙，請留存。該款全數希即交持信人葛萊林君帶回，葛君係代辦國中一隊長，此款交渠帶回，可萬無一失也。」

經理先生便走到櫃台邊去。

「誰給你這封信的啊！」他問着。

「是吳命特君，先生。」那個人很爽諳地應着。

「吳命特君此刻又在那裏呢？」這一次發問的是蕭命克。

那代辦團的隊長蓋着自己的頭。

「在他自己的樓上啊！……可是，我的任務是只限於把這封信送到你們銀行裏來，再把錢帶回去。別的我不知道！」

經理先生真有些莫知所從了。有支票，又有信，而且簽字也對，存款也夠，手續方面可說是毫無不合；而且像這樣派人來代替提款子的事也是極平常的，現在所使他爲難的就是數目太大了。但是他終於回到自己的公事房中去，打那大鐵箱裏取出了兩大疊鈔票來，當着那個人的面，在櫃檯上點數清楚後，便封入一個大信封內，交給了那人，並取回了吳侖特君所出的收據。

待那個人去了之後，勃來鄧才拭去了他前額上的汗珠。

「呸！」他說道：「我真是十二萬分的不歡喜做這樣的生意！要是現在就把我調回總行去，真是我所求之不得的好事！」

他的話還不會說完，突然起了一陣很響的鈴聲；原來當那代辦團的隊長出去以後，大門已經關上了。於是一個正在結算當日的日記帳的下級職員便得了他上司的指示，擱下了筆，奔出去打開了大門。走進來的却是梅瓊。

● 弄侖克很詫異地看着他。

「噲，叔父！」他喊道：「我願你早來幾分鐘就好了！你不是兩點鐘要上巴黎去的嗎？」

「呸！那個打電報來告訴我上巴黎去的原來是個騙子！」梅瓊很着惱地答道：「虧得我先打了個電報去詢問，才知道我在巴黎那邊所有的朋友，從不曾有一個打過電報來；他們的回電直到我快要上火車纔收到。今天下半年，我就忙着在巴黎的長途電話裏解決這件事。……你爲什麼要希望我早幾分鐘來呢？」

「因爲，」弗倫克說道：「我們剛巧付出了五萬五千鎊的現款給你的朋友吳侖特先生。」

「我的朋友？」梅瓊的視線從弗倫克臉上轉到經理的臉上，再從經理的臉上轉到弗倫克的臉上，其時那經理先生的一顆心已在跳盪着了，他知道這件事情必然有些不妙咧！「你爲什麼要說是我的朋友呢？」梅瓊又更進一步的問道：「我簡直從不曾聽見過這個名字！」

「那末今天早上，你可曾付過三張約摸在五萬鎊以上的支票給吳侖特君呢？」經理先生硬起了頭皮問着，臉色是已經灰白了。

「當然是不會啊！」梅瓊咆哮道：「幹什麼屁事我要給支票給他啊？我根本從沒有聽見過這個腳色的名字！」

經理先生幾乎要暈倒了，忙把身子靠定在那櫃檯上。

他急急把這件事的經過情形用最簡單的幾句話告訴了梅瓊，一面就把他引到自己的公事房中去；弗倫克也依舊一起伴了進去。

梅瓊取過那三張支票來仔細驗看着。

「不錯！這是我的筆跡啊！他失聲喊道：『但是我可以發誓，我從不曾開過這三張支票！也不會簽過這三個字啊！那末你們可會記得那代辦團的隊長的號牌是幾號啊？』」

「總算還湊巧！我已把它的號碼記起來了。」弗命克插嘴着。

經理先生便忙着打電話到蘇格蘭警場去。當天晚上七點鐘，代辦團裏的那個傢伙便給警探們拘到了，他說他是受了一個自稱臘克斯吳命特的人的雇用，而他所見的吳命特君乃是一個身材很瘦削，臉上剃得很光滑的年輕人。這顯然是和弗命克所見過的吳命特是異樣的。

「從前我曾經在澳洲那邊住過好幾個年頭，」那代辦團中的隊長說道：「我聽他的口音很像是一個從奧州來的人，而且我也曾把我所知道的幾處澳洲的地名問過他，他也完全知道。」

後來警探當局繼續又發現武士橋奧曼麗大廈樓上的那一間屋子，原是一種公寓性質的房間，在三個月之前，才由臘克斯吳命特君租去。可是講租價，訂合同等手續，都是從書信裏頭解決的，所以屋主大根本沒有見過他。祇知道他把這間屋子租去之後，一切就委任着他的。一個經理人給他代管。這個經理人是一家很有名的建築公司中的書記，所以警探們便絕不費力地把他找到了；可是經詢問之後，纔知道他當初得到這個兼職的時候，也是從書信中解決的，他也從不曾見過他的屋主。

警探們把那一間樓屋全部搜查了一遍，結果是一無所獲；祇聽到有一個侍者說，這間屋子差不多是永遠空着的，祇有很少的幾次，當他不上值的時候，吳侖特君曾經來過。這是他聽同居的那些房客所說的，他自己實在從不曾見過。

「現在看起來，」梅瓊透著很嚴肅的神氣說道：「蕭侖克，除了你之外，誰都不曾見過吳侖特那個東西！」

蕭侖克很吃驚地僵住了。

「我這話可並不是指點你也在這個騙局裏頭！」梅瓊依舊很粗暴地說道：「至於你所見過的那個人，多分還不是什麼臘克斯吳侖特，這件事必然是幾個人聯合起來幹的。然而我是決不肯干休的！我情願再化費兩倍於我已經被騙去的錢，從事搜尋，務必要把這個人找出來！」

可是警探方面却不能像他一樣的興奮。

蘇格蘭警場的偵探長納喜，在英倫也可算是一位有名的人物，而且在過去中，已會很滿意地破過幾起為數很大的銀行騙案；據他觀察起來，梅瓊這幾萬鎊的損失是很少殊還合補的希望了。

「從一般人的理想上推論起來，如其你們還能夠記得那幾張鈔票的號碼，那末事情就有破案的可能了；」他給梅瓊說道：「但是在實際上，這簡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無論什麼地方，即使要把一張五百鎊鈔票換成零錢，也不是什麼難事。所以你的鈔票也就

在兩星期之內可以就在市面發現了。」

他這個預測果然就證實了。這件事發生後的第三天，吳命特君所騙去的五萬五千鎊底鈔票中間，竟有三張極神祕地出現了。

「現錢梅瓊。」這一個綽號確然是極切當的！他的財產一向是分攤着存放在幾家銀行中的。他並且還歡喜使各家銀行中所留的存款數目，時常保持着彼此相等的程度，因此他又習慣着忽而從某一家銀行中提出大批現款來，又轉送到另一家銀行中去，實行調劑他自己底存款的工作。至於一切所應收的股息，紅利等等，他也必堅持着只收現款，不取支票。待到現款積成巨數的時候，纔一起送到倫敦西區殖邊銀行的畢卡狄支行中去。這一次，他又從南非洲那邊的某種投資上取到了大批的紅利，於是便照例送入殖邊銀行。不料就在這筆現款中，發現了三張前三天被騙去的鈔票。

這件事發現之後，馬上就由銀行方面打電報去通知梅瓊，他却並不說什麼話，好像絕不詫異的樣子。因為這筆現款乃是其所最信任的祕書傑司撥古爾自己送往銀行去的，除此以外，他心上還有着很特別的理由，所以不願重視這三張鈔票的發現咧！

## 八 巡長施密斯來訪

這一夜，韋莊的那一間大書房裏，燈火開得很亮，也沒有人注意去把外面的百葉窗放下來，因此只要有人高舉燭一些力，打那沿着街道的石砌的矮牆上跳進去，再穿過一段溼潤的灌木林，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屋子裏的一切情形。

韋莊所估的位置已在伊斯德達將近和惠敏登交界的地方了。在冬天裏，那些乘着假期而前來消暑的小伙子們所鬧的種種新奇的玩意兒是見不到的，因為他們根本就走不到這所來。至於伊斯德達警察大隊中的長警惠司門，那當然是算不得一位新奇的人物了，其實他正踏着沉重而遲緩的脚步，在韋莊前面經過。他瞧這屋子左近的一片小小的草地上有很亮的燈光反映着，便猜知了裏面的情形。

這時候是已近九點鐘了；不過因為是一個六月的晚上，所以在近海的伊斯德達，照例還祇是太陽。山的時候咧！雖然那快要下雨的黑雲已把這莊上的天空罩得不露了一些空隙，完全已點染成一片夜的景色，附近那些美麗的村落和碧綠的草地也已悉數掩藏過了；但這祇是天氣驟變的現象，決不是日常如此的。

惠司門繼續又巡行下去，將到盡頭時，恰好和他那一位性格暴躁的上司碰到了。

「一切都好，巡長。」他報告道：「惟有老梅瓊那所屋子裏，却把燈開得很亮很亮，

而且也不會把百業密關上。」

「最好去警告他一聲！」巡長一面說，一面扶正了他那一輛機器腳踏車，準備要上車走了。他的足尖已踏在踏板上了，突然又遲疑起來。

「我想還是我自己去警告他的好。……不過，我恐怕他未必願意見我。……」

他用着很低的聲音自語着，頓了一頓，才把聲音提高起來。

「梅瓊這人是有些怪異的，……可是嗎？」

「的確是這樣。」長警憲司門從心上贊同出來。

每天晚上的巡行，對於他實在是一件很枯燥煩悶的差使，不幸他又是一個很歡喜說話的人；假使他可以取得他上司的同意的話，那末他就不難誘使這位多嘴的巡長大人和他作十五分鐘或半小時的談話，藉以消遣幾許時光了。巡長施密斯實在顯然也是一個多嘴朋友，而且此刻他已經喝得有了三分酒意，正準備着要和無論那一個人吵嘴咧！

「走過來，我們一起站到那牆底下去！」巡長很興奮地喊着，同時又把他自己的那一輛機器腳踏車也推到了一所小屋子的簷下去，免給雨水淋濕。

也許這位巡長是很想把某一種印象趕快納入他屬下的頭腦中去，以便將來有一天工夫，藉此可以有利於他自己。

「梅瓊真是一個很可怕的老頭子！」他說着。

「我怎麼不知道？」長警憲司門說。其時他又回想到了那幾次的報告和審訊的情形

了。

「你當然是應該記得的！惠司門。」那巡長又接下去說道：「我所謂可怕，這意思你也許還不懂，其實我就是說，像他那樣的一類人，是很會替他邀了一個長警進來，勸他喝了一杯酒，而又自去告發的。」

「好傢伙！」惠司門聽了這一個陰險不堪的譬喻之後，顯然已吃驚不淺。

巡長施密斯又向他點了點頭。

「他就是這一類的人！」他的談話非常的有力。「在許多年數以前，我早就把他看透了。——至少限度，我已經認識過他了；當我在麥鐵別萊騎巡隊中的時候，差不多每天和他在一起。老實告訴你，這裏一班人喚他做「現錢梅瓊」，實在是最吝嗇沒有的了！他是什麼東西！」

「我可以跟你打賭，巡長，在過去中，你必然已會度過一番很痛苦危險的生活了！」惠司門彷彿有鼓勵他再說下去的意思。

施密斯發了一陣猶笑。

「嘗夠了！」他自己承認着。

巡長施密斯到伊斯德蓬來，實在還並不怎樣長久咧！他只在鎮上住了四個年頭左右，而一般歡喜議論的人，還常說他是完全靠了別人的勢力，才得晉陞的；不過他所依靠的究竟是誰的勢力，却沒有人能夠說得出來。曾經有人說，他那巡長的徽章乃是梅瓊給他

設法弄到的，然而這也祇是一個理想，而且常為一般深知那巡長的底細，並確信他一無善狀，足以獲得如此一位大護法的人所斥為虛妄。

「警惠司門是一個心思很周密的理想家，平常又歡喜偷看那些富於刺激性的偵探小說。曾經有一次做了一個報告，指摘梅瓊有意觸犯某種刑章。報告雖然報告，心上却很恐懼，甚至有些發抖，以為他的巡長是必然立刻會壓制他，不許得罪他自己的護法的。不料結果却使他非常詫異，巡長施密斯竟立即將他的報告轉送了上去，還批註了幾句很着力的話，幫助他得到一個「梅瓊處罰金二十先令」的判決，這當然是使他在詫異之下，又覺得非常快慰的。」

「你還是去用心巡查吧！惠司門。」突然那巡長說道：「且待我踏着車子，上那老鬼的屋裏去瞧瞧，看是怎樣的情形。」

說着，他就跨上了腳踏車，沿着一道山坡疾駛而上，一直到韋莊門前才跳下。他先把那車子在路上倚住了，便探起了頭，望着那幾扇洞開着的法國式長窗看了半晌，然後一縱身子，躍過了短牆，慢慢的從一塊草地上走進去；他為着不願老遠地就使梅瓊聽到自己的腳聲的緣故，特地不打那石子街上走。這樣，他就悄悄地走到了一處貼着那些長窗的所處，一覽無遺地看清了全屋子的內景。

雖然窗子是開着，可是那壁爐中却還有很旺的火生着；而特別使我們這位巡長感覺得滿意的，是恰好梅瓊此刻正在獨自靜坐着，屋子裏並無第二個人。他所坐的是一張很

深的大圈椅，照例把雙手插在衣袋裏，頭垂在胸前。當巡長施密斯跨出了草地，走上石子街來時，他便驚覺了；及至那已給雨水淋透了全身的影子出現在窗前，他已站起來了。

「噢！是你啊！是不是？」梅瓊永遠是很暴躁的。「你這時候來要些什麼東西呢？」

「一個人嗎？」巡長反問着他，完全是用的對待和他身份相等的人的口氣。

「走進來！」

梅瓊這間書室裏的傢具是由伊斯德蓬的一家美藝木器公司所供給的，據說他們在海斯汀，勃克司移爾，白來登，以及倫敦區內，都有分店開着；是否如此，那我可不知道了！木器的材料是用的黑櫟木，彫刻很精細。其中包括着一口絕大的書櫥，差不多遮蔽了半座牆壁，這就是所謂「書室」了。櫥內的書都是裝釘成一律的格式，而且已是堆得很滿了。這些書都是倫敦一家著名的圖書公司所替他搜集的，並且還接受了他自己的要求，替他端正了許多「日用叢書百種」，「百科全書」等等一類的書，以及二十大冊早已停版的某種陳舊的週報。其實梅瓊這個人，根本是沒有什麼文學傾向的。

巡長在外面略等了一等，先把兩只又重又大的靴子在窗外那一條濕透的棕氈上擦了幾下，然後纔走進屋子來。

「你真是舒服透了！瓊。」他的第一句話。

「你要幹什麼？」梅瓊毫無感情地問着。

「我想我應該來看看你。方才我的手下告訴我，你的長官對這時機還開着，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應該走來警告你一下。——當心，這裏是有賊的啊！瓊。」

「有一個賊是我知道的！」梅瓊用着一種很堅決的神氣瞧着他的客人，「就是你所謂你的手下，我可以斷定是那個大腦袋的蠢東西——惠司門！」

「別這樣冤他！」施密斯一面說，一面除下了他頭上的那一頂雨帽。「我原是不常來麻煩你的；然而不論怎樣，我心中的確很想今晚要見見你。我的手倒下倒把我的舊心事給勾起來了！瓊。」

「希望是那些使你笑不出的心事吧？」梅瓊毫不客氣地應着。

「在威羅之北，約摸隔着四百多英里的所在，有一座小小的金鑽……。這就是我的舊心事。」巡長施密斯忽又換了一種很陰沉的態度。

「還有咧！在好望角南面半英里左右，有一條小小的防海堤，」梅瓊插嘴道：「那裏，當地的衙門養着一班剪徑賊，讓他們攔住了過路的薩利倍萊的馬車，劫奪郵包……這或者也是你的心事吧？」

巡長施密斯微微一笑。

「你歡喜開些小玩笑，那也不妨。」他說道：「可是我願意提醒你：他們在那防海堤上，也着實給人方便呢！甚至還肯收察那些殺了土人，搶了地皮的傢伙咧！」

「你究竟來幹什麼的？」梅瓊又第三度質問着。

被質問的人卻祇是冷笑。

「不過是來作一次最友誼的訪問而已！」他說道：「我已經有十二個月不會來看過你了。在這裏朝這種獵狗似的差使，真不是人所耐得過的！即使除了你的正俸之外，還可以打另外一處秘密的地方，弄到每星期兩鎊或三鎊的外快，也濟不了什麼大事！比起我們當初在麥鐵別乘騎巡隊中所過的生活是天差地遠的。啊！是不是？真。但是天哪！」他向那壁爐裏的火焰注視着，透出一種深思力索的神情。「當我偶然想到那一天，我站在薩利倍萊的檢察長的公事房裏，裝着很莊嚴的神氣，起了誓，給你證明那可憐的老琪亭，確曾在臨死之前，將那山勃區的金鑲權轉讓給你的時候；以及我偶然想到偽造誓言的罪該處多少罰金的時候；——而我自己卻還是南非淵英吉利拓殖公司的一個穿制服的公僕咧！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個施行法律的官吏呢！——我臉上真有些熱刺刺了！」

「那末當你在想到你和你的一班同黨，佔據了霍夫門的店鋪，將霍夫門鎗殺之後，悉數擄走了他的贓物的時候，你臉上可會紅過沒有？」梅塲不稍退讓地反問着：「我真願意化一批錢，瞧瞧你的臉究竟怎樣才會紅起來！克勞萊！現在我再第四次，第五次：的問你，你究竟來幹些什麼？還是打算要些什麼東西？如其是錢的話，那末你暫時不用想得到！如其是想再升個位置的話，那末老實告訴你，你是不配！如其你是想聽幾句忠告的話，……」

不待他說完，施密斯已用一個很強硬的手勢把他攔住了。

「誰耐煩聽你的忠告！瓊。」他說得非常的橫暴。「我祇知道問你要你所允許我的好處，就是從那些山勃區的金鑽中應享的好處。而現在是你必須乾乾淨脆的給我了！許多人都說那些金鑽目前快值到二百萬鎊了。」

「你已經得到不少了啊！」梅瓊的短促的答覆。

「五百鎊可還不夠贖回你靈魂上的罪咧！」巡長施密斯的話。

他慢慢地舉起了那一頂雨帽來，重復戴在頭上，向着那窗口走去。

「纏着！」——這時候，他的聲音已完全變了，他當巡長時所裝的那一副善良的假面具已完全撕破了，活剝剝地回復了屈洛滾克勞萊的本來面目；說的話全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暴徒的口氣。——「你再不用想把每星期幾鎊錢來買伏我了！爲你自己着想，你應該快些好好地向我打一個招呼！不然的話，我準要給你瞧瞧顏色了！」

「那末先讓我我知道你幾時要給顏色我瞧，」梅瓊不甚介意地說道：「也好讓我給你準備一張白紙。」

「你倒是很會說笑話的，可惜，你討不了我的歡喜！」這是那巡長的最後的兩句話；說着，便走進雨裏邊去了。

依舊像進來的時候一樣，他故意避開了那石子街，從草地上走出去，不很費力的跳過了那短牆；微倖得很，他虧得不打那石子街上走，因爲其時突然有一輛汽車從大門裏拐進來了，一直到那黑暗的石階前纔停住，於是他就立刻再跳進牆去，偷偷地陪起了足

宋老着，一步一歩的接近那汽車逸去，用心聽傾着。

「其中有兩個人的聲音乃是他所向來熟識的，祇有那第三個人是一個男人，卻是位生客。他聽那其餘兩個人都用『偵探長』三個字來稱呼那第三個人，不由使他格外的懷疑了，不知道這位生客究竟是誰。這一會他卻不能再微俸了，因為正當他走到一叢可以窺見室內的一切動靜的樹蔭下時，梅瓊已把長窗拉上了，連百葉窗也放下來了，這算是使他覺得十分失望的。」

章莊內此刻究竟來了那三位客人呢？第一位是築司撥古爾，（根本不是客人）第二位是曼納脫爾（也算不得客人），第三位是一個很胖很壯健的中年人，說話的聲音極低，但口氣卻總是很決斷而有力。這就是蘇格蘭警場的偵探長納喜，他是專管調查偽造文件，詐欺取財的一類案件的。梅瓊絲毫不拘客套地在書室裏接見了他們。他和偵探長其實也已相識多年了。

築司撥的把曼帶着一起回來却並非他自己的主張，乃是梅瓊打電報去教他這樣辦的。

「有的是什麼新消息啊？」他首先問着。

「是的，我想我已經把你們那一位吳命特君找到了。」偵探長說。

他從裏面那一個衣袋裏取出了一隻條條的皮夾子，很小心地打開了，抽出一張用快鏡拍的小照來；照上是一輛很大很精緻的汽車，在汽車頭部的左邊，站着一個很矮小的

人，他身上所穿的是一套汽車夫的服裝。

「這就是那自稱臘克特吳命特的脚色。而那一天，也就是他指使着那代辦團的人上你們銀行去的。這張照片的落到我手裏，實在也是偶然的湊巧，當那一天我們去搜查那一間公寓的時候，就拾到了，大概是他從無意中掉下來的。我們便根據了這照片從事調查。第一先查明了沖曬這照片的照相館，原來是在辟特奈那邊的一家小照相館；據說當這傢伙打發那代辦團的人上銀行來的那一天的早上，約摸十點鐘左右，他纔向那照相館去領取這些照相的。由此推想起來，當他在那公寓裏等待回信的時候，必曾取出來翻看過，所以有一張掉下來了。但是無論如何，那代辦團裏的隊長已絕不懷疑地承認他就是打發他自己上銀行裏去取錢的人了。」

「你們是不是確信這傢伙就是那臘克特吳命特呢？」

偵探長立即搖頭否認。

「我估量他不過是他們同黨中的一個角色。」他說道：「依我看來，你也許永遠不能找到那個臘克特吳命特。因為憑着他們那些匪黨的習慣猜測起來，吳命特這個角色，必然是由他們各個同黨隨時輪流着扮演的，決不是一個固定的人。至於這個人呢？我們簡直打聽不出他的底細來，祇知道他名喚番生，是一個澳洲人。他在那小照相館裏所留的名字，也是番生，而這張照片，是在辟特奈的海格路上攝的。我們所得到的線索祇是有人見過他駕着一輛或是兩輛先後不同的汽車，在樸資茅斯路上經過，車子裏有一位衣

賊穿得很整齊的少年紳士；據我想，還是說這個人是臘克斯吳命特的比較最相近一些。我已經派了幾個人在那裏守候，並用心搜查。而據海司米亞那邊的警探告訴他們，這一輛汽車多份是屬於一個住在海司米亞鎮外的人的；這人所住的是一所鄉村式的小屋子，自當老是關閉着的，而且很有許多可疑的情形，不但他屋內有一架電話和許多電器用具裝着，而且這所屋子的內部外部已在十二個月之前，極奢靡地裝修過了。這都是很值得注意的。大致到明天下午，我們一定還可以把新的消息告訴你。」

這一個晚上，他們差不多把所有的時間全用在討論這件案子上，曼卻是始終默默地靜聽着；將近十一點半鐘的時候，梅瓊才分開了一部份的注意力來和伊周旋。

「今天我所以要你回來一次的意思是，」他說道：「因為近來我很有幾給你擔心。」

「給我擔心嗎？伯父。」曼覺得很詫異地問着。他點了點頭。

其時那另外兩個人已上萊司潑的小書室中去了，屋子裏祇剩下曼和伊的伯父兩個人

「前幾天我在山佛大飯店和你一起吃飯的時候，」先說話的還是梅瓊。「曾經提起過你的婚事，並且我還要求你在最近的兩星期內不要有什麼決定。」

伊點着頭，表示還不會忘記這回事的意思。

「我今天來，也想請問你這一件事情。」伊很誠懇地問道：「伯父，你能不能告訴我，爲什麼你要教我不要在最近的兩星期內決定我的婚事？尤其使我不懂的是爲什麼你忽然會想到我要決定什麼婚事？因爲我自己根本還不曾想到咧！」

他並不就答復伊，只在屋子裏來回踱着。

「曼，」好半響，他纔說道：「我知道你一定已經聽人家說過我許多的壞話了！不錯，我在南非洲所過的生活，實在是很野蠻，很粗鄙的。而在這個世界裏，祇有一個朋友是還能使我對他表示幾許信仰的，那就是你的父親。即使在我很尷尬的時候，他也總是和我站在一起的；待我有了錢，他也不來纏擾，待我窮得精光了，他也不拒絕我。當他家盡心幫助我的時候，他是絕對不想得什麼報酬的。跟皮爾納脫爾是談不上什麼「利益均沾」的話的。總之，他生平從不會有過什麼奢望，或起過什麼貪心，可算是我從不曾碰到過的一個最清白的人。這些話我也記得已會說過幾次了。但是，還有一件事情我卻不曾告訴過你。原來我和他還是廠羅金鑛公司的兩個合夥人咧！他是一向很歡喜從事鑛業的，而我却一些興趣都沒有。我知道這一個鑛便是你所能從老特西亞那邊得到的勳產和不動產了；總之，我們在那裏是有一個礦的！」

「此刻已值一鎊的股票，在兩星期之前，卻還合不上六辨士咧！」

同時他就向那少女很敏捷，很深刻地看了一眼，似乎是急着要知道她聽到了這幾句話之後，腦神經上有沒有什麼感想。

「兩星期之前，他又繼續說道：『我從佩爾惠育（其地亦屬老特西亞，在麥鐵別萊之南。）那邊的經理人方面得到了一個消息，說是我們那礦裏已發現了一條礦苗很富的暗礁；這暗礁的出發點雖是在左近的鄉鎮中，但它的大部份卻在我們的地下穿過。假如這是真的話，那末除掉我所贈與你的一些錢之外，你自己也就是一個富家女了！我現在正打發着幾個工程師去察看，是真是假，必須候他們的報告寄來之後才能決定；可是他們的報告卻非得再過兩個星期不能寄到咧！憂，你真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說着，他便把自己的手去輕輕地拍着伊的臂膀。『而我也的確當你像我自己的女兒一般的愛護着。如果這件事竟完全證實了的話，那你當然是一個很富的女人了！我將怎樣的快慰呢？因為這是你父親所能傳給你的唯一的遺產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卻是非常的奇怪，我至今也還想不出它的所以然來。』

他一面說，一面就走到一張寫字檯邊去，打開了一個抽屜，取出一封信來。

「我的經理人在這封信上說，他已曾在兩年以前，告訴過我關於發現那暗礁的事，爲什麼我不就發命令去教他們開挖，可是我想了半天，實在想不起他曾經有過這樣的報告給我。現在也不管他了！只問你聽了我這許多話，能不能就此明白我的用意嗎？」

他把那一封信依舊放回了抽屜中去，砰的一聲，關上了抽屜。

「你是要我等着找一個更好的伴侶。」曼這時已稍稍明白了。

他把頭一點。

「總之，我不贊成你在兩星期以內就結婚！」他又重複的說了一遍。

這一夜，曼躺在床上，真是充滿了一肚子的疑團，甚至多少有一些不快。究竟梅瓊所講的關於她父親的事情，是否真實的呢？這些情節是否就爲着要破壞菲命克的計劃而特地偽造出來的呢？她想起了菲命克，以及他的怪嚴肅的請求。伊覺得菲命克的誠懇和忠實確然是無可置疑的；雖然菲命克還並不會把充分的證明顯示給伊瞧，但在實際上，伊也不想要他舉出證據來。伊真是十二萬分的想幫助菲命克，差不多無論到什麼地步都不能搖動伊的意志了。伊感覺到有一種很重大的義務，類似每個女人所有的「母愛」一類的義務；甚至使她寧願爲此而犧牲一切。但是這究竟可算是犧牲嗎？

她把大半夜的工夫全費在研摩這一個問題上，翻來覆去的休想能得睡熟，不待天亮，她就穿着便衣爬起來了，一直走到那窗前去站着，其時雨已停住了，凝就着的烏雲也吹散了。祇剩許多零星的雲片，在晨光曦微中飄蕩着。她突然覺得肚子裏很餓，略一遲疑，便拉開了房門，打那寬大的樓梯上走到下面的大廳中去。

要上那廚房才是必須經過他伯父的臥房的，她瞧那房門還不會完全闔上，裏面有很亮的燈火透着，便猜是梅瓊已上了床，而忘記把燈火關上，正想掩進瞧一瞧，她的右手已搭在那門鈕上了，突然聽到有一個人的聲音，便來不及的縮住了。原來就是萊司潑古爾的聲音。

「我已經和麥更生會計師細細地把那些帳簿全查過了，看上去是毫無疑惑的。」萊司

潑說。

「那末你以為……，」伊的伯父問着。

「我可以斷定，」桀司潑答道，他的聲音還是像平常一樣的冷靜。「這是弗命克所作的弊。他已在帳簿上添加了幾筆數字。他非但是見過那臘克斯吳命特的僅有的一個人，而且他是銀行中僅有的一個行員，可以有機會偽造幾筆帳款，同時又不留絲毫痕跡。」曼的混身的肌肉頓時便覺得寒冷起來了，身子有些搖晃，差一點就要跌倒了；她便伸手穩住了那門框，依舊等候着竊聽下去。

「你的猜度我也有一大半是相信了。」梅瓊說得很慢，像是已受了重大的感觸的樣子。「想不到弗命克的品行竟像他父親一樣的不堪；而且又是一樣的善於偽造筆跡，真是太可恨了！」

「這誠然是很可怕的！」桀司潑的聲音說道：「然而這是真的！」曼到這時候已忍不住了，用力推開了門，直挺挺地站在門框下。

「這是一個謊話！」她忿不可遏地喊道：「一個可怕的謊話！而且你自己也知道是謊話！桀司潑！」

她不再說別的話，立即轉過身來，用力把那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 九 弗侖克梅在教堂裏

弗侖克梅推動了倫敦西區殖邊銀行的那一座旋轉式的大門，帶着一顆怪輕鬆的心，笑嘻嘻地走將進來，一直望那經理室行去。

「能不能請你允許我在今天下午出去一個鐘頭再回來？這是一個很不得已的要求，請你務必應允。」他的眸子裏充滿着一種得意的笑，而態度是非常的堅決，彷彿有非達到目的不可的意思。

勃來鄧先生抬起頭來，向他一看，神氣是怪憂悶的。這也怪不得他，自從吳命特那件案子發生以後，他的確有過幾夜天不會好好地睡覺了。警探當局對於偽造筆跡上的發現，以及會計師清理帳目的結果，都使他感覺到自己是有着相當的責任的。然而他雖然憂悶，卻也不願故意的拒絕弗侖克這個普通的小小的請求，便點點頭，表示可以讓他出去。於是弗侖克便吹着低低的口哨，很高興地回到了自己的公事桌上。

真的，他今天的確應該很高興的，因為在他衣袋裏已藏着一張「婚禮許可證」了；這一張證書是一些不假的，而且是注明着發給他的。那末誰跟他結婚呢？當然是有一位女士的。這位女士的出人意外的電報是在這一天的早上，當他在進早餐的時候才送到他手裏的，電文非常的簡單，只寥寥七個字：

「今天和你結婚。曼。」

他一接到這個電報，自然是驚喜交集，猜想了好久，也猜不出曼究竟達到了怎樣的意外的變故，竟會不假思索地把這件事情突然決定下來。然而不管伊的動機如何，現在他終究是一個很快活，很滿足的青年人了。

伊將在當日中午十二時十分的模樣回到倫敦，他已經準備着到那時候要上火車站去迎接伊，連下來就伴伊一起去進午餐，據他想來，大概到那個時候，伊纔會說明伊所以突然肯下嫁給他的緣故了。他忙着從許多向來相識的人裏頭，想出了一個在郊外某一座小教堂裏當牧師的脚色；便從電話裏頭取到了他的同意，請他為他們主婚，並就近設法準備應有的證人。

當弗命克走進車站的時候，步子跨得非常的大，胸也挺得非常的直，昂着頭，充分表現出一個人在得意的時候常有的情態來；可是當他一見到了曼，伊那憔悴而慘白的容色，便把他自己的笑容逼退了。

「快帶我隨便上那一個地方去吧！」伊很急迫地說。

「你不大舒適嗎？」他忙着非常誠懇的問。

伊卻祇是搖頭。

他們就在帕爾麥飯店裏找了一副座頭。這時候，這店裏還是怪冷清清的，因為尋常的一般來進午餐的人都還不會到呢！

「現在，親愛的，快告訴我，」他一面說，一面隔着桌子，伸手過去握了住伊的雙手。「我將怎樣的感謝你呢？」

「我實在不能告訴你，菲侖克。」伊氣急不堪地答道：「而且我也不願意再想到它。我所知道的祇是有許多的人對於你實在太殘酷了，我要盡我所能的把這壞局面改變過來。」

伊的神經顯然是已有了反常的變態，而伊的精神又是十分的疲倦，他便估量到伊已經受過某種重大的刺激了；雖然伊的話是怪可疑的，但他也祇能暫時不再推敲這個問題了。

「你今天準備住在那裏呢？」菲侖克問。

「我準備往在山佛大飯店。」伊答道：「此外我還該做些什麼事情呢？」

他便把舉行婚禮的地點，以及什麼時候伊應該離開旅館上教堂去，用最簡單的詞句告訴了伊。

「那末，我們就可以搭夜車同上歐洲去了！」最後他又這樣說。

「可是你的工作怎樣呢？菲侖克。」

他笑起來了。

「噢！工作嗎？別管它！」他得意忘形地喊道：「今天我是不能再顧到什麼工作了！」

當天下午二點十五分鐘光景，他已在那小禮拜堂裏靜候着他的意中人了。那牧師先生也伴着也一起，兩個人就在聖器房裏隨便談論起來。他們所商定的結婚的時間是二點三十分，其時那兩位約定了的證人，——一個就是這教堂裏的司事，從不開口的傢伙。還有一個是附近村裏頭的女人，時常到教堂裏來給他們洗髮洗衣服的。——也已在那廣大空洞的大廳上等候着了，他們像睡似的坐在那些一行行的長橙上，等候着領取牧師所允許他們的報酬——各人一鎊。

弗命克雖然一面在和那牧師講論。但他的心思卻是非常的紊亂，所說的話也是亂七八糟的沒有一貫的意義；那牧師也不管他，儘自隨便發表一些關於婚禮的意見和習慣等等，但也是很浮泛的，多半可算是廢話。

兩個人好容易這樣敷衍下去。過了一會，弗命克一瞧自己的表上，已指着二點三十分了，便急急走出教堂去，一直走到那路的盡頭處去張望，卻望不見曼的影踪。這樣他又費去了一刻鐘的模樣，然而曼還是沒有來；於是他就走進一家兼賣烟絲的小雜貨店去，借着他們的電話打給山佛大飯店，可是那邊的人偏又告訴他納脫爾小姐已在半個鐘頭以前出來了。

「伊應該馬上就要來了！」他向那牧師先生說着，他確是有些焦急了。神經上也像多少起了一些昏亂，態度是不安極了。

不多一會，禮拜堂裏的大鐘已響……響的一連打了三下，那牧師便旋過身來向着



「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呢？」伊顯然是沒有反駁的餘地了。

「因爲我並不願意看着你租一個無可懷疑的詐欺犯，甚至是一個嫌疑很重的殺人犯結婚！」傑司濤的說話雖是極堅決，但態度還是極鎮定。

「我不願意聽你這些話！」伊一面很憤怒地喊着，一面就跨上了那一輛等了好久的黃汽車。

傑司濤一聲不發的也跟了上去。

「你不用想打發我下去，」他帶着一種怪頑皮的神氣說道：「而且你要去的地方我已經知道了，方才你告訴那車夫的時候，我在旁邊已經聽得很清楚了，你還是讓我隨你一起去的好。我也很歡喜到郊外去走一遭咧！」

伊突然回過頭來，很敏捷地看了他一眼。

「還有銀鏡那邊，你大概也是很歡喜去的罷？」

他的顏色立刻起了一些變化。

「關於銀鏡那邊，你能知道些什麼事情呢？」他反問着，同時竭力使自己恢復了鎮靜。

伊並不再回答。

汽車已開過了一半的路程了，曼忍不住又問道：

「你可真當真要阻止這件婚事嗎？」

「自然是當真的！」他彷彿極有把握地答道：「而且我還想找個警察同去，好讓他證

明我的行動。」

曼差不多要哭出來了。

「你真是打惡極了！伯父是一定不會……」

「你不要先去見見你的伯父？」他就頓勢催促着。

他的肯定的語氣，在無形中已告訴伊這句話是一定可以實現的；於是伊便想到如果真的鬧出了什麼事來，委實是很可怕的，尤其是這兩個青年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撞在一起，是真的很危險的。伊便把身子俯向前去，用力在「方駝灣」板上叩了幾下，汽車便慢下來了。

「告訴他依舊開回去罷！先開到最近的一個電報局去，我必須先去發一個電報。」

「如其是要拍給菲命克梅君的話，」傑可激梅溫和地說道：「那你就不要再親自勞動方纔我已經拍去了。」

菲命克懷有二箇情理上所不能不有的怒火，趕回倫敦來，他直接坐着車子上山佛大飯店去，可是到那裏一問，卻祇知道曼又和伊的伯父一起出去了。一望自己的表，還沒到四點鐘；他本來還有不少未了的工作留在銀行裏，應該去料理咧。雖然他此刻實在是不再有什麼心思工作了！

然而他終於回到了銀行裏去，一進門，他就望那一張把他羈留了多年而方纔他已決

心不要再坐的大寫字檯看了一眼，當他繞過了郵櫃台，正想走進自己的座位上去時，恰巧和勃來鄧先生撞着。

「你叔父要見你。梅君。」他的神氣很嚴肅。

菲命克略一遲疑，便匆匆走進了經理室，隨手把背後的一扇小門推上了；他瞧經理先生依舊留在外面，並不想跟着他一同進來。

梅瓊正在一張大沙發上坐着，一瞧菲命克進來，便抬起了頭來，臉上透着一種心事很重的樣子。

「坐下來，菲命克。」他似，並不像尋常一樣的暴躁。「我有許多的事情要問問你。」

「正好我也有一兩件事情也想問問你。叔父。」菲命克極度鎮定地對答着。

「如其是關於曼的事情，那你還是省一些氣力的好；」梅瓊說道。「如其是關於那臘克斯吳命特先生的事情，那我倒可以多少告訴你一些。」

菲命克用着一種極堅定的目光看着他的長輩。

「我倒不很明白你的意思啊！叔父。」她說得很慢很清楚。「雖然聽你的口氣，這幾句話的背後顯然是有着相當底作用的。」

梅瓊就在沙發上翻了一個轉身，翹起他的右腿來，擱在沙發的靠手上，身子恰巧沉在少間。

「菲命克，」他提高着聲音說道：「我要你老老實實的對待我，我也老老實實，公公正正的對待你。」

那少年人並不答話。

「有幾件事實已經給我注意到了，而且它們已極肯定地使我明瞭那所謂臘克斯吳命特先生的真相。」梅瓊這時候竟是赫毫火氣都沒有，說話也非常慢。「我委實是不願意這樣說，因為我從前的確是很鍾愛過你的；菲命克，雖然有時候我往往很可厭地做你的種種物，而且我們也很少機會見面。現在我希望你明天到伊斯德蓬來，和我切切實實的講一番，大家拿出良心來講。」

「你究竟希望我能告訴你些什麼事情呢？」菲命克靜靜地問。

「我希望你告訴我實話，我不願使你……」梅瓊彷彿有不能立刻說明一切的困難。菲命克的嘴角上突然起了「一絲微笑，但立即又消滅了。」

「無論如何，」他說道：「你對於我總是很公道的！我雖然不很清楚你心上究竟是什麼樣想，叔父，可是聽你的口氣，我已經知道絕對不是什麼事情了。而且我知道在暗地裏，你一定已有人在給我羅織着某種的罪狀了。你方纔不是已一再提到臘克斯吳命特的名字，或是那一班匪黨嗎？因此我想你心上必然是猜我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同謀犯。」

「我所猜的還不止這樣咧！」梅瓊不假思索地說道：「我猜你就是那臘克斯吳命特化身。」

菲命克笑起來了，笑得聲音很高。

「這可不是什麼好笑的事情！」梅瓊極嚴肅地呼叱着。

「在你自己的眼光裏看來，當然是並沒有什麼好笑的；」菲命克給他解釋道：「可是在我看來，這句話委實是大滑稽可笑了。尤其不幸的是我生性不大歡喜着惱，而最歡喜笑。我正不知道怎樣可以在這裏和你解決這一個誤會。」說着，他望四面看了一眼。「因為即使現在是很適宜的時候，但是這地方，當然是一定不妥的；那末我想還是依你吧，我就接受了你的邀約，準明天晚上到章莊來就是了！看你的神氣是決不願意和一個大竊賊一路同行的，也許在路上，他會偷掉你的表或你的金鍊的。」

「菲命克，我希望你把這一件事情看得鄭重一些，不要再說什麼俏皮話了。」梅瓊堆着非常誠懇的態度說道：「我只要知道這件事的真相。如其你能夠舉出一些真正的事實來，給你自己洗刷，那末我也很高興的！」

菲命克點了點頭。

「我保證你一定可以聽到真的事實。」他說道：「明天晚上，你準定候着我好了。可是我也有個請求，希望你能夠允許我，就是不要在你那一位推崇備至的秘書先生面前討論這件事情；因為在我的理想上，似乎他對於這件事情多少總有着連帶的關係。請你要注意，他也正和我一樣有着勾通那臘克斯吳命特的嫌疑呢！」

「我們行裏面，已經有過一次大規模的查帳了。」菲命克又繼續說道：「我雖不敢自

「認為是怎樣一個聰明的腳色，但我也不能不致笨到他們查過帳目以後所發生的影響也一些不覺得；便是經理勃來那先生，對於我的態度也顯然冷淡了許多，而且那些小職員們也常常當着我的面彼此交換一種可疑的眼色。所以要是你現在就說我在那帳簿裏做了什麼手脚，我也不致十分詫異了。可是我又不肯不給你指明，那些帳簿上所發現在錯誤也儘有可能是傑司潑古爾弄的手脚，他不是常到這裏來翻查簿帳嗎？不論今天，或是明天，他往往要翻上好幾個鐘頭，他不是應該和我有着同樣的嫌疑嗎？」

「最後，我必須補充一句，」他一面說，一面又發了微微一笑。「我實在並不想攻擊傑司潑古爾；他日常是這樣的忠實誠懇，我當然是不能再冤苦他是會很有計劃地假造支票或塗改帳簿的。我之所以要提出傑司潑古爾的用意，是只希望大家覺悟，在沒有得到充分可信的證據以前而就冒冒失失地把我置於嫌疑的地位上，實在是極不公允的！所以依我自己的見解看來，我簡直是不需要急急於辯白的。——也許你的見解也是如此——但現在我可以先向你聲明，叔父，我對於這件事的內幕並不能比你多知道半些。」

「這一大篇話的時候，他的身子是斜靠在那大公事桌的角上，他的眸子始終不移地看著梅瓊；因此梅瓊雖然已有着那麼一大串悠久而深刻的人生的經歷，並且肚子裏是對她懷着極重的疑心，卻也不由突然起了一些懊悔。但是這懊悔的心理並不能維持得怎樣久，只幾秒鐘便消失了。」

「好！那末明天我準候你來就是？」梅瓊的結語。

弗命克點了點頭，便走出經理室去；他也不再在外面逗留，立即打那大門裏走出了行去。其時行裏正有着二十四對猜疑的目光在他後面送着他。

隔不到兩三個鐘頭之後，又有一件出人意外的奇事發生了。這一次是在東葛林斯拜遠鎮的附近。那裏有一段很冷僻的小路，橫貫在一片野草叢生的荒地的中間，附近的人都稱它爲「槐樹林」，這名稱是否有着什麼特殊的出典，那可不知道了。其時有一輛汽車正停在那荒地邊上的一方青草地上，它的主人就坐在車子左邊的踏板上，所以打街道上望過來，很不容易看見他。他手裏是捧着一杯他那車夫給他端整的紅茶，正在慢慢地飲着；待他喝完了茶，他的下人便走過來給他收拾盃碟。

「你把這些弄好了馬上就回來。」他很高傲地命令着。

那車夫便行了個舉手禮，提着一籃東西走了；但隔不到四五分鐘光景，便又回來了。

「坐下來吧！番生。」臘克斯吳命特君透着一種很和氣的樣子。這時候他已坐到了草地上去，背部貼着一顆大樹。「我相信你對於前一次我打發你去做的的一件小事情，必然感覺到非常的詫異吧！」

那車夫很不自然地笑着。

「是的，我曾經這樣想過。」一個很簡短而率直的答復。

「那末我所給的稿賞，你究竟滿意不滿意？」吳命特又進一步的問。

那車夫把兩條腿不停的擺動着，心思似乎很亂的樣子。

「滿意極了，主人。」

「我瞧你很有些心神不安的神氣，番生，我猜你必然是正在擔心着一件什麼事情。畢竟是什麼事情呢？」

那車夫是分外覺得爲難了，便假裝着咳了幾聲嗽。

「是這樣的，主人，」他掙扎着說道：「事實是這樣的，我不很歡喜這種……」

「你不很歡喜什麼？是不是我給你的五百鎊？」

「不，主人，並不是那個。可是這種情形實在是很奇怪的，你教我冒充着你，打發一個代辦團的脚色上銀行裏去給你取錢，從此便逃出了倫敦，躲在皮爾司丹達那個像小網似的地方。」

「你就是以爲這件事情很奇怪嗎？」

那車夫把頭點着。

「事實是這樣的，主人，」他終於漏出真話來了。「我已經看見了那些紙頭了。」他的主人也向着他點了點頭，心上正在打算着。

「我猜你多半是指點那些新聞紙吧？在新聞紙上，究竟有些什麼東西使你注意呢？」吳侖特君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個金製的香烟匣來，很熟練地打開了匣蓋，自己挑了一支；他差不多要闔上了，突然他瞧見了那車夫的眼色，便又抽出了一支來授給他。

「多謝你，主人。」那車夫便接受了他的恩賜。

「那末你所不歡喜的事情到底是那一樁呢？」吳命特眷重複又權着，同時便把一匣火柴遞給了他。

「是的，主人，在從前我也會到過許多特別的地方，」番生很頑固地說道，一面把那支烟抽着。「但是我總是打定着主意，決不動手去幹什麼惹大好笑的勾當。你可懂得我的意思嗎？」

「惹人好笑，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猜你決不是說打渾吧？」吳命特眷很得意地說道：「你的意思多分是說欺騙人家的勾當吧？」

「對的，主人，我是這個意思。而照現在看起來，我自己已經加入了這一齣戲裏去了。我的意思是我不經去欺騙過人家了。因此我真是非常的心。——這一管銀行大騙案，我怎麼能不擔心呢？我瞧那些紙頭上，我自己所幹的事情記得太明白了！」

黃豆大的汗珠，一顆顆地在這個傢伙的前額上擠出來，他的嘴唇的兩角向下邊垂着，現出一種很可憐的情狀來。

「這種特性是我們這一類人所難得的！」他的主人極和藹地安慰着他：「你真是值得教人稱讚，那末，現在你心上打算怎樣辦呢？番生。」

那車夫不就不就答復，儘把他的視線往兩邊看着，似乎想找一個朋友能夠立刻走上來，把最好的辦法教給他。

「別的是我也沒有什麼辦法呀！主人。」他勉強答道：「祇存使我自己早些脫身出去啊。」

「那末不是這我也丟下了罷？」吳命特看倒並沒有絲毫的怒意，臉上的笑容反更顯明了。「啊！不是這樣說的！我親愛的番生。聽着，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實：在三四個禮拜以前，我用着一位很聽話的車夫，兼管家事，正像你一樣。他是一個很誠實的人，而且也是一個外國人。我相信他多麼是從瑞士來的。他來的時候也是跟你一樣從報紙的廣告上看來的，我要他做一件事也完全是像你現在做的一樣。祇是不幸得很，他並沒有替我起對付這事。後來我又發現他在暗地裏做壞了我的幾件不很值錢的小東西，但我也並不因此和他；不過他不但反悔，而且還把一件我們不願意給他知道的事情洩漏了出去。虧貨和這件事情是我永遠不願意給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知道的！」

「原來他已經知道我是誰了，他居然在倫敦西區見到了我，知道了我的真相和真姓名；並且他還想去見一個人，這個人是絕對不能讓他知道我的。他竟悍然不顧的想把我的行為一起告訴他，於是我就答應他另外給他找一個行業；那裏知道他一天也等不及，就自己親筆上寫下了一方招用車夫的廣告。那我也沒有辦法啊；便祇能和他客客氣氣地分別，心願他往後得意。這樣他就自己去求見那未來的主人了，嘴裏吸着一支我所賞給他的捲煙，就是你現在所吸的這種捲煙；半途上他就丟掉了，對於這一點，我雖然不會親自聽見，可是卻決無懷疑的，但瞧你方纔也不是因為覺得有特別的氣味而把它丟掉了。」

嗎？」

「啊！你瞧着！那車夫是慌極了，拚命的想打地上爬起來。「你也想把這種鬼戲弄在我身上……嗎？」

吳命特君彷彿很有趣地瞧着他。

「你……也想……把這種鬼……鬼……戲作弄……我嗎？……」那車夫的舌尖已僵硬了。「那我……一……定……」

他就撲的倒下來了，臉貼在草地上，整個的身子完全僵硬了。

吳命特君還是很鎮定地靠住了那大樹根坐着，過了五六分鐘模樣，他纔站起來搜檢着那車夫的衣褲；他搜了好一會，然後纔若無其事的走到路上來，載上了那車夫的鴨舌帽和大風鏡，自己開動車子，很輕快地一直望南去了。

## 十一 一件暗殺案

長警惠司門的家就在伊斯德達的倍開爾路，是一宅小小的村舍，他那始終擁戴着他的全部的眷屬，就和他在一起住着。「我們的爸爸是一個長警」，這是他那兩個兒子——雷飛海格惠司門和羅森松惠司門——慣常所用的誇大語，這一句誇大語倒是很能夠發生些效力的，因為惠司門先生不僅給他的家人始終推崇着，便是在這一個日常走動着的村子裏，也個個人對他很尊敬。

第一個緣故，他實在是一個城警，而不是一個鄉警，雖然他身上是穿的蘇薩克司警察大隊的制服和徽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個城警總是有着較多的機會和各種案件接觸的，並且經驗也比較要豐富些，因此對於無論那一個人，總得比一個鄉警有用得多；因為一個尋常的鄉警的任務，除卻每天在那些清靜的街道上和安謐的小村裏兜幾個圈子以外，至多只能輪到管管偶然發生的野狗打架，或很少的幾起遠警漁獵事件而已。

長警惠司門的相貌，看起來倒像是一個很精明乖巧的脚色，像他這樣的一個人，是難保不會弄幾個複雜的難題來擾亂那些鄉愚們的腦筋。他已曾考慮過一個很尷尬的問題，就是當一個警察在一家人家的門前經過時，假使瞧見裏面有一個男人在毆打他的妻子，這警察究竟應該進去干涉，還是不應該進去干涉？他考慮了許多時候，居然得到了一

個解決，就是要待那被毆打的妻子高聲大叫「救命」之後，這警察纔可以闖進去。

他並且極鄭重地補充着說，在這一類的情形之下，闖進去干涉的必須是警隊中的正式的一員，若祇是警隊中的附屬份子，那就難保他本人不和這當事的兩造有何瓜葛，因而適置不公。這是正式的長警，每天總是祇能在下午一點鐘左右，出發到各村裏去巡查一次；那些被毆打的女人們，是否就能因為有着這麼一次的巡查，而得到充分的保障，這一點是依舊偵司門覺得很不放心的。然而在實際上，村裏的一班向以毆打妻子聞名的不逞之徒，畢竟因為長警惠司門已經對他們有了相當的注意而敬跡得多了。

還有像一只雞的走失，以及雞在鄰家的園地上生下來的蛋，究竟應該屬於誰，也算是一起爭執；還有像人家停歇一個下人，究竟應該住多少日子以前給他通知，以及這個通知的有效日期是否就是當天或後一天，又是一種大問題；諸如此類的事情，都得一起關到惠司門跟前來解決，惠司門也必然可以給他們很公正地處置好，使他們個個滿意而去。

而在他自己的家庭裏，長警惠司門——這是大家所一致認為最適當的稱呼——尤其有着一種特殊的光榮，使每一個人都覺得非常羨慕；可是對於他夫人一方面的幾位男親眷，卻不很有怎樣好的印象，他們都當他是一個可憐的人物，因為他們中的一人，有一次曾經很不幸地爲着捕捉一頭野兔的小事，給警隊中人着實麻煩過一次。

某一個夏天的晚上，長警惠司門正坐在家裏喝茶，他面前所攤的一張沒有半些污垢

的潔白的襪布，也堆着好許多東西，這許多東西是長警惠司們儘可很合法地說是屬於他的。說到喝茶，原是有着相當底功用的，但在惠司們家裏的兩位小朋友看來，其實不是和麵包，奶油一樣的東西，而對於惠司們自己，他是永遠很刻板地聽着他的濃茶的，因為他一向是反對那種花樣百出的奢侈生活的。他日常所愛好的幾個菜，無非是牛抄，煙魚之類；只有一次他曾經破格地介紹過一樣新鮮貨，——這裏所說的新鮮，祇是對於他們這一村中的人覺得新鮮而已。為什麼覺得新鮮呢？因為他們有生以來從不曾有誰給他們介紹過。——就是甜麵包。

平常惠司們在家裏時，說話的往往總是他自己，而他所講的往往是他自己的事情，又他的妻子一面聽着，一面還會用「啊！親愛的！以後來怎樣呢？」這一類的句子來鼓勵他繼續講下去。可是這兩位小世兄決不願意聽他的話，儘是用着一種很低的聲音，不斷的想吵東西吃；他們會隔了一定的時候吵一次，每次大約隔個五分鐘，不很會間斷，但是因為他們只用一種很低的聲音在表示着，所以惠司們和他的妻子都只當不聽見。——長警惠司叫覺得除了他自己的事情以外，天下便沒有更有趣的談話資料了，所以他就專愛把自己當做講題，從來不想去調換；每天晚上他所講的總是追述他本人在這一天內所有的一切作為，等於像做一篇節略一樣，甚至連許多瑣碎的對話，便是他和街上的浪人的對話，也得覆述出來。譬如那烘麵包的倍金生因為留意他的馬和車子逗留在道路上，給重司們瞧見了，他便怎樣的向他道歉，又如着幾個喝醉了的人，跟眼瞪瞪地打那

路邊的小酒店裏鬧出來，惠司門先生便怎樣的勸告他們，希望他們在不會鬧禍之前快回去。總之，他已經使他的妻子有了一種感想，——並且可喜得很。事實上他妻子的確也有這這種感想。——就是說，伊斯德達之所以成爲一個很安謐的市鎮的緣故，純粹是有賴於P.C.惠司門先生的不斷的，不辭勞苦的努力。然而有時惠司門夫人也不能不暗指諷刺的疑着：「這樣的懷疑是還算有些聰明的。」如果有一輛汽車超過了規定的速率。發狂似的直衝下來，巡打那不會防備到的長警桶的衝過，那麼這位長警是否會懂得偷取次巧的「乖地」在這一旁，讓它過關呢！在伊看來，如其沒有惠司門這樣一根奉公守法的「鐵天柱」在這裏，伊斯德達必然是「處處無法紀，不堵駐足的所在。」

「於是我就對他說，『長警惠司門又在滔滔地講論了。』」我的孩子，你還是接着在不會鬧禍之前，早些回家去罷！』」這樣，他就向我說道：『好的，長警，』於是我又對他說：『有什麼好不好，你只是早些回去就是！』他果真就回家去了。」

「好極啦！」惠司門太太喊着。但在伊的內心上，却不免有些懷疑；當然伊是決不會懷疑那醉漢究竟是否真的就此回家的，伊所懷疑的是爲什麼惠司門先生總會料到人家要鬧禍，因而給予他們這樣合時的勸告呢？

距離伊斯德達市鎮約摸幾里路遠的一處地方，最近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案子，倫敦蘇格蘭警場總檢察處便派了幾個人下來查辦。長警惠司門對於這件事很有些憤憤不平，他老是在埋怨着他們把這件事打「我們的手裏」奪過去了。然而就着他說話時的態度看來

「他麼？」我們的手裏——這意思中簡直就是說「我的手裏」。

「我真不知道派了這些人下來有何用處！」他不勝其激憤地說道：「他們連這些線索都沒有，他們在這鎮上，也不認得一個人。他們要搜集什麼證據，還得上我們來要。現在要是那三件事放到了我的手裏來，我一定就會直接上炮台開炮去，在那裏，我就會到了那紅牛咖啡店的老板，問他有沒有見過什麼可疑的人，在村中經過。『有的，』他一定會說：『一個紅鬍子的人，還有一個跛腳的。』他們從那三條路去的時候，我一定再要這樣問：『一直穿過大街去的。』他大致是會這樣回答我的：『那末我就可以追上去，把我的眼睛牢牢地注視着地上的脚印，這樣追蹤下去，我可以和你打賭，我是一定會找到他們的。但是，此刻那些總檢察處的人在這裏做出了些什麼事情呢？他們只是在各處閒逛，住起了旅館，不知愛惜地浪費着國家的錢財，他們或者也可以找到一些頭緒，但不消轉兩個身，便立刻又失去了。我現在雖然也不會得到什麼頭緒，祇爲我還沒有真正用心調查過啊！你總還記得吧？那一次拉勒爾的果園賊偷，後來是誰找到那幾個賊的？』」

「是你啊！當然，是你！我記得很清楚是你！」惠同門太太來不及的接口上去，一面把他們最小的孩子，安在膝蓋上，顛着。這個最小的孩子因爲還不會懂得用很低的聲音來吵着要吃東西，所以還能很安靜地坐在惠同門太太的身上，並無何種表示。

「還有去年路易士大跑馬之後，那些專門用三張撲克牌來騙人的腳色，又是誰把他

們抓住她？」長警司門須與奮地接着說道：「在我們這一大隊中，爲着漏煙的煙囪，請法請傳票的，又是誰最多？有些人，」他一面說，一面很有力地站起身來，打那牆上取下他的外衣來。（原來長警司門在家裏喝茶，永遠是歡喜脫掉他的外衣，祇穿一件襯衫的。即使在最冷的十二月裏，也是如此。這不僅足以證明他的體格的強，而且還可顯看出他是慣於家居的。）「有些人卻想借了一些功績，得到升級；——唯有我卻已經是升空分的滿足了！我可不是那樣富於野心的腳色。爲什麼呢？因爲如其他們把我升做巡長之後，我真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事情了！」

「可是，無論如何，你的升級是理所當然的。」惠司門太太說。

「我所不想要的東西，總是我所不當得的。」惠司門先生真是一個怪清高的人物。「我也懂得幾種法門的，但是即使有很正當的機會，我也不要人家來給我推戴。……在這一天裏，你一定會有那些特別事情聽到了！」這一句話是他說得神祕的。「而且這些事情是一定要在那些上流社會裏發生的。——有些人說起來總是愛把老梅瓊也算在那些上流社會裏去，可是我卻不能贊同。」

「你是從來不這樣說明的！」惠司門太太嘴裏雖然在敷衍着，心上是很有趣異了。

伊的丈夫先向伊點了點頭。

「老梅瓊那邊是眞有些事情發生了！」然後他纔給伊解說道：「我剛從有關係的各方面聽到一些消息，多分是那老頭子和小梅之間，最近發生了什麼大的爭吵，因此已有幾

個總檢察處的人特地趕下來過了。此外呢？」他倒並不留神。『我也很知道一兩件小事呀！有一次，我會經親眼瞧見那小梅用着一種其毒無比的眼光，看着那老頭子，大有拔鎗相向之勢。』「你是不會相信的吧？無論你會不會相信，我自己已經是瞧得很清楚的，而且這還是幾天工夫以前的事！再說那老頭子，他在那裏也着實有些教人難受。當那小梅還在這裏給他當私人祕書的時候，差不多天天要他寫信；記得那一次爲着他不要規定時間息燈的緣故，我自己送他送三張傳票去時，還逼着我的面罵那小梅是『蠢貨』……所以這幾天以內，你一定可以聽到些特別的新聞了。」

長警惠司門真是一個很靈驗的預言家。雖然他的預言往往是很空泛渺茫的。他從家裏走出去上班的時候，腦子裏是帶着一種很得意的思想；這倒不是什麼反常的事，因爲長警惠司門在有機會發揮了一陣自己的議論之後，心上總是很得意的。他這種得意的思想，後來是給他的職務所壓止了。因爲在警隊中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則，就是在正式服務時間以內，每個人的腦神經上都不准存一些私的見地。這一直延長到這天晚上十點打過了一兩分鐘之後，這長警惠司門的腦神經才鬆弛下來。這一夜的長警惠司門，實在並不比其餘輪到值夜的長警差用五分或兩分心思，因爲平常絕不用心的脚色，這一夜居然也在暗地裏各自轉起念頭來了。每個人都帶着興奮和刺激的神情。當夜在值隊之前，許多人都在竊竊私語，說巡長施密斯快要脫離他們的隊伍了。最初，有幾個人說他是給上監明令開除的。但後來，這個說素便消滅了，因爲天

家都知道他並不會受開除，而是給上峯講合辭職的。而且這一夜他依舊還在服務，顯然是不受開除的情形了。

巡長施密斯的容色和態度，不久就證實了這一個謠傳。因為這一位混帳的警官在過去中已會好幾次出過亂子，所以大家都覺得他的滾蛋實在是無足詫異的。他在大隊長的面前，曾經有過兩次很疏忽的職責，並且還在服務的時候喝醉；可是每次都給他出人意外的安然渡過了難關。有人便議論他是背後有着大脚力的。但是根據事實看來，多半還是他過去的服務成績給他算的帳。原來巡長施密斯的確可算得是第一等能幹的警官，他可以很神祕地追蹤着各式各樣的匪黨，又是非常的勇敢，而且有一次曾經幫助着蘇格蘭警場的偵探，在南海邊身擄過幾個極凶惡的劇盜。

然而他這一次所犯的過失，卻委實是太不該了。這道到乎無可寬恕的地步。這一天，他們的區長正想找他，提了嫌半去，總算在一家小酒館的門前找到了。在一家小酒館的門前，區長算不得什麼罪過的事，尤其憐他們當巡長的人，都有看很廣泛的區域應該帶去巡察，而且這家小酒店，又正是他所被指定的巡行區域之內，那是他格外的應該帶去。然而現在聽我的解說吧！這一天，這位巡長的所以到那小酒店的門前去納緣故，卻不是巡查，而是要和一個時常跟他一起喝酒的舊友挑戰。當區長找到那裏時，他正裸着上身，不戴了警帽，像一個毫無照行的小工一樣，站在街上，指手劃足的向裏面叫罵着。其時他自然是又喝醉了。

於是區長門經過了一番計議之下，都覺得如其再讓他留在警隊中的話，那末全隊的名譽都要掃地了；而在施密斯自己，要教他就此走路，總還有些不能甘心，因此無疑的到個影跡力的在打算把他背後的勢力利用一下，充分的利用一下。

他已經去是過悔變了，兩個人犬犬的爭吵了，一場，並不會有什麼結果，所以他還想再去見他一次。

這次在倫敦路上，我們的長警憲司門先生正在照例的巡行着，他的腦海裏，這刻是全浮滿着關於這件大新聞的片段了，尤其技巧的是他心裏所想着的那個主要角色，突然就在他的面前出現了，巡長還是騎着他的腳踏車，一見惠司門在那十字路口站着，便直駛向他跟前來。

「惠司門，」他從車子上跳下來了，「可是聽他的聲音，惠司門就猜他一定又喝過幾杯酒，」今晚提點鐘的時候，你大概是在什麼地方？」

長警憲司門慢慢地抬起頭來，像在用心想的樣子，「今晚十點鐘，巡長，我在那公墓的對面。」

巡長先望兩邊看了一看，「我現在是爲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看看梅瓊。」他叮嚀道：「但是你也不必和人家說起！」

「我總是只知道自己的。」長警憲司門說道，「這邊的眼睛所看見的東西，便打那一

邊的此時真鑽進去，這還是也無須擔給你說得怎樣。

那雜巡長向他點了點頭，便跨上車子，用着最高的速率，打那幽靜的斜坡上直瀉下去；不消多少時候，便到了車站。他今天來騎梅瓊，原是不打算嚇人家的，因此他就騎着車子，一直打那大門裏衝進去，滾過了那石子街，然後在一座拱門前停下了；他很大方地按了按電鈴，待那下人出來開門時，他就說要見梅瓊，並且還加上一句「非見不可。」

梅瓊就在那大書房裏接見了他。施密斯上來察看他，也就任這一間大書室裏。他見了施密斯，只點點頭，並不就認語；待對那下人帶上了門，退了出去，他纔開始說道：

「現在門克勞萊，你這到我這裏來做什麼呢？我一些都不能再給你幫忙了。」  
那雜巡長却像不曾聽到他的話一樣。先自除下了他的頭盔來，丟到了一張桌子上去，接着就望一架陳碟櫃走去。那櫃裏是擺着幾個玻璃杯，和一夫啤酒，他就取起碟來，不需邀請的自己倒着。梅瓊眼睛睜睜地看着他，並沒有待他無禮的意態。這時候，他們已不像在文以守禮的伊斯德萊了，他體已回覆了從前在蘇非洲時候所過的那種狂狂的生活了。每在那邊，喝酒原是用不到主人邀請的。

施密斯，或者就那時的真姓名，克勞萊，一口氣喝完了手大杯的滾威士忌酒之後，便施過頭來，用他的手背抹着他那上唇上的一撮濃密的短鬚。

「你真不能給我幫忙嗎？你真的不能嗎？」他不稍顧忌地喊道。「好了，那末我就要教你知道，你是能夠的，而且你是不得不能的。」

梅瓊正想答覆他，他又做個手勢，把他攔住了。

「(二)省省吧！你不用再拿出那一套粗鄙的混話來了！你無非是要說有本事把我送進監獄去，這是我可以僥倖，你不敢這樣做，因為你根本不是這種派子！梅瓊，你敢上法庭去和我對質嗎？謝絕起上恐怕有太多，一層雲霧從法律中傳出，而且，老特西亞，難道我太薄了！你的話可容易證實嗎？」

「老特西亞，這薄薄之，和蘇我這知道有難處地方，却說如此薄。」梅瓊說罷了，眼睛給起來，牢看着克勞萊。「有一個地方，叫做費立克司子爾，姑且先給你舉一個例；這有一處地方，叫做蘇拉萊，(譯音譯音按：這蘇拉萊都在英國本島蘇格蘭克萊)……老實告訴你：我已經跟一個拿得行腳地討論過了，這個人是你一定聽得聽見過的，就是那沙奧，開花伴！」

「沙奧門先生，」克勞萊也舉着筆，「這……我從來也不會聽見過他！」

「因你雖說沒有聽見過他，但他早已聽得夠你的末名了！」梅瓊很鎮定地說道。「事實是這樣，蘇拉萊，除掉他在老特西亞那邊所幹的種種無法無天的罪案，以及現在你所慣於行使的敲詐事業之外，你還有一大批很出色的記錄，給人家版着呀！我倒也知道了幾件，這說出來，你像歡喜歡喜吧！你究竟是在想行天上回國來的，我從前也是不清楚的。現在已知道了，而且還知道你在我沒有得到以前，你如何繼續維持着你的生活的。我這知道你怎樣把那些早已閉歇的老特西亞藥業公司的股票，賣給一個毫無頭腦的腳色。」



在對面附近經過，所以德還疑眼瞧見施密斯騎着腳踏車，飛一般的打那章莊的尖門裏衝  
出來，沿着上鐵去的大道一路望東去了。長警憲司既事後的報告還是這樣說的。依照着  
這一夜所輪定的班次，德必須在七點四十五分的時候到某一個指定的地點去和巡長施  
密斯照面，所以他一見他的剎車騎着腳踏車上鐵上去，便不期然而然的着起自思的  
人，並且覺得很奇怪，哈爾禱刺手來鐘，施密斯上鎮去以後，是否還能準時回來呢？小  
德後的三個鐘頭以內，事實真是發生了許許多多，爲着醒起見，且待卷着逐逐報  
章出來，而且這件事情也有很美的關係，非帶來一個比較詳細的報告不可，讀者不妨耐  
着性兒聽下去。

一輛汽車，攙着摩士，像寶石掛出一個白色的外套一樣，開進了曼特東家，屬肯特  
德，明星旅館停車場，那輛車的大燈是擦手清，一身的灰塵，頭上戴着頂掉漆的鋼盔，  
戴的帽舌帽，忽忽地走下車來，路車手交驗了三個管帶軍閥的脚色，囑咐他把車停乾  
淨，加好水，加好油，像個頭去早上應用，他囑咐得非常的細到，連他明天要帶去的汽  
油的數數也說明白了，並且還預先很客氣地賞了那看汽重慶的伙許多的錢。  
據人家後來追想，他是一個很大的年輕人，唇上留着一簇淡淡的短鬚；當他走  
進旅館去，要一間連着坐墊室，爲鋪房開門，他臉止還戴着前開軍用的避風鏡，因此  
他的真面目是誰也不會看見。當他將進晚膳時，據那侍者說，他臉子的避風鏡還是沒有  
除掉，他囑咐那侍者必須抽騰胸胸有勁，三次端進來，擱在那張小桌子上，讓他自己取

食。在他未曾接鑰之前，不准有人隨便闖進去。

過道他接過了鑰之後，那侍者纔敢小心翼翼地推門進去。一聽坐廳裏已沒有人了，祇聽得空空響響，他把手上那把鑰匙就插在裏面的房間裏，隔著窗，囑咐他明天上午七點鐘，必須把鑰匙帶出來。

而當他清早開門，辰鐘纔敲過半點鐘，這個開着汽車來的客人已在清算他的賬了，其時那一個巨大的遮風鏡依舊在他臉上戴着。他重新再度的重賞了那管汽車的人，然後纔把遮風鏡帶出去。他最怕是向左轉彎的人，似乎是認錯着那上倫敦的公路走的。可是將近中午時候，他的車子却在派度路森林附近發覺了。再後來，又有人在湯勃力琪那邊見到他，其時約摸已有一點鐘了。這個天使把他的車子放在路旁的一家咖啡店門前停下了，這家咖啡店距離湯勃力琪城大約半公里，他向店家要了一杯紅茶和幾片三明治，但他自己並不下車，他就將車子裏用完了他這一席簡單的茶餐。

過天的下午，這輛車子又在尤克斐爾(已入蘇薩克河省)那邊發現了。依着一般的人推測，這個開車的人是存心在那裏消磨時候的。他的車子後來又在一所沿公路的小平房前停下了。這一次他是準備要用午茶的。這所小平房房前有一家小咖啡店。這種小咖啡店差不多全設在公路的兩旁，每家門前都有一幅畫得很難看的廣告張掛着，藉以吸引一般騎着腳踏車趕路的人進去休息。同，吃些東西。這家咖啡店的老板是一個寡婦，他就和伊爾便搭新着，且這這位女太太倒也是很善於交際的。話也愛說。伊爾可以在很長的時

間以內，把伊自己所做的事業，和經濟上的困難，以及當天的各種新聞之類，一起告訴人家。

「啊！我今天還不曾見過一張報紙咧！」吳命特君非常文雅地說道：「這是很奇怪的，我今天竟不會想到看報紙。」

「我可以給你弄一份來。」那位女店主很熱心地說道：「你應該要瞧一瞧那件奇怪的案子的。」

「豈不是那件汽車夫路斃的案子嗎？」吳命特君彷彿認為很有趣地問着。原來那女店主方纔所告訴他的幾章新聞裏頭，這一件案子便從伊所首先提出的。

「是的，先生，他是在東葛林斯丹達槐樹林那邊給人家暗殺掉的。我倒也時常在那裏坐着車子經過的。」

「你怎麼知道這是一件暗殺案呢？」

不錯，伊是有着許多理由的。伊的姊夫是潘靈爵士家中管獸苑的人，他的一位同事恰好就是首先發現那車夫的屍首的人；不但如此，據這位好口才的太太說，這個被害的車夫正好地就是爲着一件銀行大騙案而由警探當局在那裏搜尋的脚色。關於這件大騙案的情形，在滿幾天的報紙上，已經說得很多了。

「這是多麼有趣啊！」吳命特君不假思索地敷衍着，隨手就抓那女店主的手裏取過了一份報來。

他把這一節記載逐行逐行地讀着。報上大致是說，警探當局已經得到了相當的踪跡正在竭力搜索一個原是和那被害的車夫在一起的人；而且有一位不很謹慎的記者還說警探方面已得到了一張照片，就是那已死的車夫站在一輛汽車旁邊照的，因此他們已這照片放大了幾倍，印刷了許許多多，交給各方面去，搜尋這照片上的一輛汽車。這這是多麼有趣啊！吳命特君又重複說了一句，其時他心上已是非常的滿意了。因為前天他結果了那車夫之後，已曾在他身上搜索過一遍，所以已早就見到那一張照片了；而現在他所駕着的這輛汽車，已絕對不是照片上的那一輛了。

離開了這小咖啡店，約摸距離尤克斐爾一公里半，——吳命特君便失蹤了，連他的車子也不見了。

作着在這一段裏，對於時間的敘述是非常注意的。所謂每個鐘點都是極準確的；凡有不很可靠或稍有疑問的，都經按照事實訂正了。這一夜九點二十分鐘的時候，當長警惠司門在韋莊門前的大道上巡行着，目見巡長施密司騎着自行車走過去之後，也就是吳命特君在尤克斐爾出現的那一天的晚上，從倫敦來的一次火車，到伊斯德蓬是正好九點二十分；弗命克梅就是搭這次火車來的。這一次的火車照例該在九點十七分到達伊斯德蓬，那一晚實在已延誤了三分鐘。弗命克是坐在死車後半部的幾輛車子裏，所以當他走近收票處的時候，大部份的客人已全出站了。

他走近了收票處，他纔發覺自己的火車票已不見了。這原是很尋常而很煩惱的事情。

「我們應當搭乘火車的人，都不免嚐到各種滋味；於是他竭力在自己的各個衣袋裏搜尋，連他所穿的那一件薄絨衫的衣袋也搜到。可是始終尋不出來。他真是很懊惱了，但他還是嘻嘻哈哈的笑着，因為弗命克原是一向很滑稽的腳色。」

「我可以補門張票子，這是不成問題的。」他笑道：「然而我的確是買好了票的，要是不能買票，我願意上市給你們看。」現在，就請這位稽查先生再給我搜搜那一件外衣吧。」

那鐵路稽查果然就答應了他的請求。同時，弗命克自己已經偷偷在把幾個口袋顛來倒去，去而補着。後來他又要求那鐵路稽查伴着他一起上稽查處去，到了裏面，弗命克便把他衣袋裏所有的錢也掏出來，以及一小冊日記簿，都一起放到了稽查書桌上面。他說道：「現在請你試試看，我這人，你是慣於搜查人家的手，經驗總比我多。」他說道：「現在請你試試看，我這人，你可以給我找出來，或我真可以發誓，這三張車票是必然還在我身上的那三處藏着呢。」他這人，這心，去已覺得很疑竇的鐵路稽查，還是很服從他。給他繼續摸着，搜着，檢點着，但到底找不到那張車票。突然，弗命克忽又狂笑起來了，由大廳高喊道：「這三張車票，丁出啊！我真是個糊塗蛋，原來我的車票是藏在我的帽子裏啊！」

眼看，他果然打他那一頂呢帽的皮邊裏取出了三張倫敦到伊斯坦堡的頭等車票來。關於這一件小小的紛擾，因為和後來所發生的事情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作者不得不記得詳細一些。弗命克出了車站，便叫了一輛黃汽車，一直上憲莊去，但他沒有發覺

車夫把車子開進去，就在大門口下了車，打發車夫走了。他到韋莊的時候，依據那車夫和長警惠司門（華倫克的汽車便是打他面前開過的）的供述，大約是九點四十分鐘來是。

這時候梅瓊正在獨自一個人坐着；他的性格原是很多疑的，今晚他本已早就約定了他的姪兒要有重大的事情談判，所以他是絕對不許任何一個下人，在他們談話中間闖進屋子來的。他對於他自己的下人一向當做間諜或窺探秘密的人的；他這種不肯信任人家俯私見，或者也是有着相當的來由可以原諒的。

在九點五十分的時候，就是當華倫克走進了韋莊的大門約十分鐘之後，有一輛燃着不很明亮的頭燈的汽車，從對面開過來了，也在韋莊的門前停住；這時候，長警惠司門正站在距離大門約五十碼路的地方，他就看有一個人打那汽車上跳了下來，很快的跑進了門去。

在九點五十二分或九點五十三分的當兒，長警惠司門已慢慢地走過來了，面對着矮牆，探起頭來，向裏面望着；突然瞧見樓上的窗子裏有一道光一閃，但他也不會來得及瞧清楚，因為就在這時候，他又聽到連續的兩響鎗聲，和一個人的高喊聲。

長警惠司門至多也不過遲疑了一分鐘，便忙着打那矮牆跳進去，分開了一行灌木叢，直向那有兩扇法蘭西長窗開着，裏面兀是燈光照耀的大書室衝去。他三腳兩步的逕從那長窗裏衝進去，但又立刻站住了，因為那屋子裏已呈現着一種特殊的景象，即使一個毫無經驗的探警也決不會不注意了。

梅瓊是朝天躺在地上，看了他那個樣子，就可以知道是無需再去請什麼醫生，早已是死定的了；在他的身旁，差不多他的手可以夠得到的所在，橫着一支軍隊中所常用的，很笨重的手鎗。長警惠司門就機械地俯下去拾了起來，同時便施過了他的臉去，怪嚴肅地看着這屋子裏的另外的一個人。

「這真是太不成話了！小梅先生。」他很氣急地發出了這一句簡單的話。

當長警惠司門闖進屋子去的時候，弗侖克正彎着身子，在瞧他的叔父，現在却已直僵僵地站着了，臉色灰白，但態度並不慌亂。

「我聽見了鎗聲，便忙着奔進來瞧。」他向惠司門說。

「還是給我站在那裏！不要走動！」長警惠司門叮嚀了他一句，便忙着跳到外面的草地上去，取出警笛來，用力吹了一陣，便又進入屋子。

「這真是太不成話了！小梅先生。」他重復又說了一遍。

「不錯，這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弗侖克用着很低的聲音說。

「這一支手鎗是你的嗎？」

弗侖克立即向他搖頭。

「我從來不曾見過！」

長警惠司門很敏捷地起了一種推想，這個推想實在是很敏捷的，他簡直已把上帝所付與人類的智力一起運用完了；在他的推想中，已經絕無疑地斷定是這個臉上堆着怪憂

鬱的神色的年輕人，動手把那縮在地板上的老頭兒殺死的了。

「站在這裏！不要動！」他又重新叮嚀了一遍，接着，又重新奔出去，狂吹着他的警笛。這一次他一直奔到了靠近那石子路的草地上去。他還不曾走滿五六步路，驀地瞧見有一條黑影，在那灌木叢下悄悄地爬着；不帶一雲眼工夫，惠司門已壓在他身上了，一手抓住了他的衣領，用力把他扭過來，一手便擎起了他的電筒，照着他所擒住的囚犯的臉。但一照之下，他的手不由鬆開了。

「請寬恕我！巡長！」惠司門來不及的道歉着。

「你在幹些什麼事情啊？」他的上司大怒道：「你有什麼毛病沒有？長警。」

巡長施密斯的臉色是非常的可疑，而又非常的凶暴；惠司門只能張大了嘴，很驚奇地瞧着他。

「我實在不知道是你啊！」他又繼續道歉着。

「有什麼事情嗎？」那巡長便接下去追問他，可是他的聲音已有些抖了，而且很不自然。

「這裏發生了一件暗殺案，——老梅瓊已給人家打死了！」

巡長施密斯聽了，慌得直退了兩步。

「好傢伙！」他勉強掙扎着說道：「梅瓊竟給人家送終了；那末，這一定是他所幹的，就是那個小鬼所幹的！」

「送去瞧一瞧便罷？」憲司門竭力懇求着，其時他已漸漸恢復靈敏了。「我已過把他的姪子拘住了。」

「不去，不去！梅瓊那副死臉我實在不願意再瞧！你快回進去吧！我立刻會給你再喊一個幫手和一個醫生來。」

說着，他就一路歪斜着脚步，跟踉蹌蹌地打那石子街上奔出去了；憲司門便依舊退回大書室中去，葛倫克，果然不會走動過，仍留在他出去時所站的位置上，祇是由立的方式變成了坐的方式，他的頭微微向前俯着，視線直射在那已死的人的臉上，絕不轉動；及至憲司門回來，他總旋過頭去看他。

「你現在想怎樣辦呢？」葛倫克問。

「巡長出去招呼醫生去了，他還要另外加派一個長警來。」憲司門的答復，但他的態度却依舊非常嚴肅。

「我恐怕他們去得太遲了！」葛倫克彷彿很感慨似的說道：「他已經早……啊！這是什麼聲音啊？」

突然，遠遠地起了一陣撞擊的聲音，還夾着一陣微弱的呼救聲。

「這是什麼聲音啊？」葛倫克重復又低喊着。

長警憲司門便打那一扇洞開着的門裏頭衝了進去，站在一座扶梯腳下，用心傾聽着；這聲音顯然是從樓上來的，就一跳三級的跳上了樓去。這時候他已聽清楚這聲音的發

源地了。那是打走廊盡頭的一間屋子裏發出的，分明是有人在裏面用力衝擊着板壁。惠司門奔過去一瞧，原來那房門不知怎樣已鎖住了，幸而那鑰匙遠插在鎖上，他就用力把鑰匙一轉，打開了門；同時把他的電筒照進去，衝破了裏面的一片黑暗。

「走出來！」他隨口喊着，於是傑司濬古爾便搖搖晃晃地走了出來，神氣很昏迷，身子儘是搖着，像站不穩的樣子。

「不知道誰把一口好重的沙袋打在我的頭上，」他掙扎着說道：「我又聽見有手鎗的響聲，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梅瓊先生給人家殺死了。」這長警就告訴了他。

「殺死了！」他差不多要跌倒了，便把背部貼住着牆壁，他的臉色是難看極了。「殺死了！」他又重復的喊了一句。「不是殺死的吧？」

長警惠司門只向他點了點頭；其時他已找到了那電燈的開關，便開了燈，使那走廊裏恢復光光明。

於是那青年的秘書先生便竭力振作起精神來。

「他在什麼地方啊？」他的意思是指梅瓊的屍體。惠司門便引着他一起走下樓去。

傑司濬走進了書室，却並不向莠侖克看一眼，逕直走向那屍體邊去，低下了頭看着；他看了好半晌，態度是非常的懇摯哀痛，最後才回過來向着莠侖克。

「這是你幹的好事！」他含着無限的怒意說道：「我在上面就聽見你的聲音和兩鎗響

邊的，我遠聽見你怎樣的恐嚇他。」  
葛倫克却一句話都沒有，祇是向他牢牢的望着，透出一種十分藐視的神氣。

## 十一 勇命克的殺人案

沙奧門站在他那一間寬大的公事房的窗邊，透着一種很憂鬱的神氣，在眺望街上那些擁擠不堪的車輛，像潮水般的來往地湧着，淌着；因為這時候恰好是每天中最忙的時候，他站在窗邊老是一聲不發的眺望下去，一分鐘，兩分鐘，五分鐘，十分鐘，……他站得委實太久了，以致使那特地來懇求他援助的少女好生詫異，猜他一定已把自己忘懷了。

曼的容色是非常的慘白，或許因為伊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衣服的緣故，所以襯得伊的容色格外慘白了。一星期前所發生的那件可怕的事實，至今還深深地印在伊的腦神經上，對於伊，這一個星期真是難過極了。晚上老是睡不熟，心上又有一種說不出的哀痛，不分晝夜的包圍着伊。每一個人對於伊都是非常的和善，傑司潑是尤其溫和很像一個女人一樣；因為這個緣故，伊雖然很清楚地知道他是刑事部方面的一個主要證人，但伊竟不會對他發生一些怨憤的感覺。伊往往自己告訴自己道，他所給予伊的慰藉是最真切而誠摯的。

他對於他所深信為確係親手殺害他那最親密的朋友，同時又是他受恩深重的雇主的人，無論在態度上，或言語上，都並沒有什麼帶刺的表示，因此使伊不能再把最初對他

所發生的一些怨恨之意牢記在心頭了。或者是因為伊心上已給一重最深切的哀痛所籠罩住，遂使一切其他的感覺全混亂了。然而伊却儘可很自由地去分析伊和那整日夜在努力搜檢着各種的證據，要使那愛着伊的人跌入囚牢中去的傢伙的交誼啊！伊簡直不懂自己究竟是什麼意思。對於筴司潑的態度，伊是更不明白了。

伊便重復抬起頭來，看着沙與門，這時候他還在那窗前眺望得很出神；雙手反叉在背後；伊對他一看，他似乎就驚覺了，便旋過身來，走近伊所坐的地方去。他那往常總是帶着一副嬉皮笑臉的神氣的臉上，透出了很憂鬱不樂的樣子。

「爲了這一件事情，我已經用了許多的心思了。我以前所辦的許多案子，可說從不曾如此用心過。」他說道：「我當然是深信存君是完全冤枉的，並且已想出了很重要的幾點，打算去和他的律師商量，待到開庭時，這幾點強有力的辨白。必然可以毫無疑問地判明他的無罪的。我可不像你那樣的擔心，我以爲這件事還不至怎樣悲觀，雖然他們那一方面是一定要那些偽造的支票，以及有污弊端的帳簿檢出來，藉以證明這件暗殺案的動機的，但也無需介意，現在承辦這件案子的是偵探長納喜，他已經答應我今天四點鐘帶上我這裏來一次。」

說着，他就掏出錶來看了一看。

「現在是只剩三分鐘了，你可有什麼意見沒有？」

曼搖着伊的頭。

「我不難把他們所提出的公訴駁回頭去，」沙奧門又繼續說道：「然而我却不能找出究竟那一個人是真正的兇手，現在犯有嫌疑的人，顯然祇有三個：殺人的兇手要不是那化名施密斯的巡長克勞來——爲着這個人的過去的歷史，梅老先生最近還和我商量過。——便是那祕書先生榮司潑古爾，或是……」

或是他的肩膀很自然地聳着。

那第三個人自然是不用再說了。

突然門上有人輕輕叩了幾下，門開處，一個侍者高喊着偵探長納喜的名字，一個身材很矮很胖，態度非常沉着幹練的人走了進來；他先和沙奧門點了點頭，然後又向曼徹微一笑，算是招呼的意思。

「請坐，偵探長。現在你可知道那件事情弄得怎麼樣了？」沙奧門直截爽快的說道：「今天我之所以要請你來，就是要希望你先和我分辨明白幾件小事。」

「這委實能很遠背我所應守的規則的，沙奧門先生。」偵探長答道：「但是我們總部方面對此也並不表示反對，那我不妨盡我所知的告訴你；不過我恐怕我的貢獻不能使你滿意，因爲除掉你自己所已經知道的種種消息之外，我便不能再有什麼報告了。」

「你可是真的以爲弗命克梅是這件案子的凶犯嗎？」曼忽不住插嘴進來問着。

偵探長把眉毛往上聳聳，慢慢地張開了他的嘴唇。

「照現在這種情形看起來，似乎是不錯的，但不免總有些反常。小姐。」他很謹慎

她說道：「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的證據，足以證明那殖邊銀行是確已受騙了，而且已差不多絕無疑問地證實了。那些帳簿的轉帳，都是梅君所辦理的，他們行裏頭也祇存他一個人可以有機會更換帳簿上的數字，而把這一個存戶的錢移到別一個存戶名下，不致被人發覺。雖然還有一兩點疑問，必須再加調查，但這個已經很充分地足夠認爲是殺人的動機了。我們辦理無論那一件案子，只要找到了犯事人的動機，這案子便有三分之二可以解決了。然而無論如何，這一件案子的確是非常曲折的。」他也承認自己的爲難；「我越是用盡心思的去探案，便越使我糊塗，這是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訴你們的。我已曾見過長警惠司門，他給我發誓，當他聽到兩聲鐘響的時候，同時的確還聽見在那上面的樓窗裏，有一道火光一亮。我們也把古爾先生的話錄下來了。他說其時他正在自己的屋子裏，因爲他的東家知照他當弗命克來的時候，他必須迴避開；他還告訴我們怎樣那樓窗突然悄悄地開了，怎樣有人把一支電筒的光照到他身上來，……」

「那末古爾一個人在黑暗裏幹些什麼呢？」沙奧門突然插嘴問着。

「他正有些頭痛，所以一個人躺在牀上。」偵探長答道：「當他給電光一照，便來不及的從牀上跳起來，打算衝過去。可是他立刻便給人家猛力打了一下。接着，房門也給關上了，並在外面落了鎖，當他在牀上跳起來之後，未曾給人毆打之前，他還聽見弗命克的聲音，恐嚇他叔父，以及那兩聲鐘響，後來他就昏過去了。」

「倒是很特別的一節故事。」沙奧門用着一種冷冰冰的語氣說道：「而且是十二分

特別的一節故事！」

曼聽了他這種含有諷刺的說話，心上便發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動力，想給榮司潑古爾辦白一番，但伊終於下了極大的自制力，把自己遏住了。

「我也並不當它是一節很完美的故事，」偵探長極爽直地說道：「聽不聽原在我們自己，而且還有咧！」他繼續說道：「當然，我們還不能忘記那巡長施密斯的一番怪詭異的行止咧！」

「他如今在那裏呢？」沙奧門問。

偵探長還是把自己的肩膀聳了幾下。

「巡長施密斯已經失蹤了！」他說道：「但是我敢說，我們不久一定就可以找到他的。他已是唯一可以辨認這案子的人了。……最神祕的是那第四個被嫌疑的脚色，就是在那一晚坐着一輛汽車，最後進韋莊的那一個脚色；無疑的，這脚色必然就是那出沒無常的臘克斯吳命特君，關於他的面貌服飾等等，我們已有着極詳細的報告了。」

「我這裏也有着一份很詳細的報告了！」沙奧門說道：「可惜在我這裏有着記錄的許多人之中，我竟找不出有一個是和他相像的。」

「但是無論如何，那一輛車子總是他的，這是絕無疑問的了。」

「而且他就是這案子的凶手！」沙奧門很冷靜地說道：「對於這一點，我也是毫無疑問的了，你大概也是如此吧？」

「我是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能不有懷疑的。」偵探長的答復倒是非常的圓滑。

「那車子裏可有什麼東西嗎？」沙奧門彷彿很興奮地問着。這個矮小的脚色已立刻恢復了他那一副滑稽可笑的形容了。」

「這個，我恐怕不能告訴你，」偵探長微笑着。

「那末我倒可以告訴你，」沙奧門一面說，一面便跳到自己的公事桌邊去從一口抽屜裏檢出了一張小小的便條。「汽車裏有兩條車氈，兩件荷蘭布製的上衣，——一件白的，一件黃的——還有兩副開車用的避風鏡，和一包手槍用的子彈，子彈是已經取出過六顆了；跟子彈匣安在一起的，還有一口皮製的槍袋。此外，又有一柄花園裏常用的小鏟，其餘便是無關緊要的小東西了。」

偵探長的心裏不由狠狠地咒罵了一句，但他並不會說出來。

「我倒很願意知道你是怎樣會調查到的啊？」他的聲音裏顯然已有着一些酸意了。「記得在我們沒有去那邊之前，這車子根本就沒有人去碰過，或搜索過，而且除掉我自己和我一處辦事的巡長孟納林兩個人之外，誰都不會知道那車子裏的內容啊！」

沙奧門笑了，這一笑，是顯然很高興，很得意的。

「給你說，我知道就是啦！」他很簡單地說道：「而這一點卻是對於弗命克很有利的。」

「不錯！」偵探長表示贊詞，還加上丁微微的一笑。

「你爲什麼笑啊？」沙與門似乎覺得詫異地問着。

「我正想我們那一位無藉藉名的鄉警，他對於這件事，看來倒有着很超特的見解呢！」

「啊！你是說惠司門嗎？」沙與門露齒一笑，表示很輕視的意思。「我也曾見過這位先生了，看來你們倒漏掉了一位很出色的大偵探家了！是不是？偵探長。」

「還是漏掉的好！」偵探長很幽默地說道：「依着惠司門的話，他簡直是一口咬定這案子的凶手必然是菲命克。所以我想有了他這一個證人，你們要使陪審官們相信菲命克並不會動手，卻就比較費力了。你瞧，菲命克的供詞是說，他在那一晚進來，見過他的叔父之後，便講論了幾分鐘光景，突然他叔父覺得有些頭暈，於是他就走走出書室，上那餐室中去，打算倒一杯水來；他正在那餐室裏的時候，突然聽到了槍響，便忙着奔回去，手裏兀是捧着那個玻璃杯，一瞧他叔父已經翻倒在地上了。我已經見過那玻璃杯了，裏面還有半杯的水盛着；並且因爲我們去得很急的緣故，我還看見在那水瓶旁邊，濺着許多的水，想是菲命克在倒水時候濺出來的。這一部份的供述，看情形是實在很可靠的；然而我們所百思莫解的，也許就是將來陪審官所永遠不會明白的，仍是那凶手怎樣能夠在那末短促的時間內闖進屋子來，行了凶，重復又逃出去呢？」

「那些法國式的長窗不是都開着嗎？」沙與門說道：「我們所得到的證據，連惠司門的報告也包括在內，就祇能構成這樣一件事實爲止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有一重極大的疑問，何以那長警在一聽到鎗聲之後，便直接望那書室衝去，卻不會和那凶手撞見呢？他瞧屋子外面一個人都沒有啊！……」

「別忘了那巡長施密司，又名克勞萊的腳色。」沙奧門不待偵探長再說下去，便立即插言道：「我是很有理由可以相信，不，簡直很有理由可以斷定巡長施密斯實在很有意思要偷進韋莊去的；我曾經供給了梅瓊先生幾種文件，他總算也是我的一個當事人了，而這些文件據他說是已藏到了他自己臥室內的一口保險箱中去了，這些文件對於這又名克勞萊的巡長施密斯是有着生死之關的，他當然是極想把它們搶回去，所以他的私進韋莊，蓄心偷取這些文件，可說理所必然之事。我不妨再告訴你，那些文件都是關係着一件大騙案的，而這大騙案的主角，便是克勞萊；如果給警探當局得到了那些文件，便儘可提出一部份來作為證據，在法庭上使他得一個長期拘禁的判決。所以他顯然就是那打劫古爾先生的人，而長警惠司門所見的一道火光，也必然就是他的電筒。」

這樣說起來，他便決不是殺人的凶手了！偵探長納喜奈不及的要發揮自己的意思了。「因為鎗響的時候，他還在葉司滾古爾的房裏呢！鎗響和電筒的光簡直是在同一個時候發生的。」

「呵！……」沙奧門張大了嘴巴，半晌說不出話來。

「你越是仔仔細細的研究，便越是把你弄得糊塗了。」偵探長把頭搖着，彷彿感慨地說道：「所以依我想來，還是說菲命克的比較近情一些。」

「姑且把你的意思保留一下！」沙奧門又說謊了：「但是你也應該注意那自稱臘克斯吳命特的人的行止啊！他是在弗命克到了韋莊之後，大約隔了十分鐘纔來的，他並且還把他的汽車遺下了；他所以要遺下這一輛汽車是有着極大的原因的，因為惠司門奔出去叫喊幫手時，蘇薩克司警察大隊中已經有兩個人聽到了他的警笛而趕來了。其中的一個便走進屋子去協助惠司門，還有一個卻不會進去，就在外面守着那輛汽車，所以那凶手便不能再把這汽車開走了。除此之外，我還有一點也希望你給我解釋一下！」

他講得很出神，不知不覺便把身子跳了起來，在公事桌的一角上坐着，足尖離地至少有一英尺高，神氣是怪滑稽的。

「那一柄用以殺人的手槍是大型的惠勃來式，就是你們警探界中的人，也未必能夠把他藏在身邊，不讓人家瞧見；所以無疑的，這支槍一定是從那個人的汽車裏帶來的。或許你要說，那一晚弗命克身上還穿着一件大衣，也不難把這柄大型手槍帶去。然而我可以立刻舉出另一樁事實來，便儘足證明這個猜度是完全不成立了！因為當那一晚弗命克坐着火車到伊斯德蓬下車的時候，他忽然不見了他的車票，他便自己周身搜尋着，並且還教一個鐵路稽查幫助他一同搜尋；他簡直已把衣袋裏所有的一切東西全在那稽查的面前倒出來了，而那件大衣——就是可以私藏那柄手槍的唯一所在——還是那稽查親手替他搜過的。」

偵探長聽了，便點了點頭。

「這真是一件十分爲難的案子。」他對於沙奧門所舉的反證，表示同情的意思。「所以究竟誰是凶手，我實在並無成見。因爲實實在在的說一句真話，我的見解是，雖然有許多疑點是很不利於弗命克的，但在另一方面，也儘有許多證據足以證明他的無罪。這些話，當然是我一個人的私見，不能作什麼準的。正經我們還得盡力去搜索，務必要搜索到一個最明顯的證據來。」

「我想你是一定要這樣做的。」沙奧門也毫無虛偽地鼓勵着他。

「那末這一件案子可是必須開審嗎？」曼很焦灼地問着。

「除此之外是沒有別的方法的。」偵探長答道：「你瞧，我們是已把他拘起來了，除非現在就有什麼特殊的情形發生，否則法庭方面是必須把我們所搜集到的各種證據向他訊問一番的。」

「可憐的弗命克。」曼低聲喊着。

「如其他真是冤枉的話，這樣自然是很對不起他的；」偵探長納喜倒是一個很善於詞令的腳色。「不過若是他真是犯事的人的話，這樣，卻又便宜他了！依我在偵探界中長期服務的經驗而論，多數的案子，總是那個顯有嫌疑的人所幹的，五十年中也許祇有一次冤枉的；無論審訊的結果是判決處刑，或無罪開釋，這個原則還是不變的！」

他伸出手來，和沙奧門道別。

「我現在是必須告退了，先生。」他說道：「警務總監教我盡力來幫助你，現在我想

我已盡我所能的給你効勞過了。」

「那末，在這件案子中，還有那桀司潑古爾你們將怎樣對付他啊？」沙奧門來不及的詢問他。

「你也應該知道啊！先生。」說着，他自己也笑了；大概他覺得自己這句話委實是說得非常的幽默。

「好吧！我的小姐，」沙奧門送出了偵探長納喜之後，便退回來向曼說道：「我想你也可以瞧料到這件事的內幕了。納喜他也在疑心桀司潑呢！」

「桀司潑？」伊彷彿很吃驚地喊着。

「桀司潑。」他又重複說了一遍。

「但是，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呵！他已經給人家鎖在屋子裏了。」

「這也未必一定不可能！據我們知道，在過去中，已經有過十四起很出色的案子，裏面犯罪的人都能夠在殺人越貨之後，自己把自己關在屋子裏，而且都同樣會把鑰匙留在門外。在亨利倍登那邊，有一個偽造貨幣的人，就能夠怎樣，還有一個名喚韋廉法郎士的人，當他在監獄裏的時候，殺死了一個獄卒，還會從牢房裏伸出手來，把門上的鎖鎖上，還有，……好了！我何必要給你舉出這種許多可厭的事實來呢？總之，這一些小的手段是很普通的！但是，不，……他突然又掉轉了話風。「我們所急於要探求的畢竟是那凶手何必必要殺死梅瓊的動機。那末明天午後，納脫爾女士，你是不是還要我陪

「一起去啊？」

「你如其能夠陪我回去，自然是再好沒有了！」曼很誠懇地說道：「可憐的好祖父，我一想到他，我就覺得沒有勇氣再走進他的屋子去了！」

「這倒不用你發愁，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消息，」沙奧門說道：「那遺囑是不必再到韋莊去宣讀了。梅老先生的律師已決定就在林肯旅館那邊，他自己的公事房裏把這件事辦好，我這裏有着他的地址咧！」

說着，他就打他幾個衣袋裏忽摸出了一陣，果然摸出了一張名片來。

「包爾康麥斯合組事務所，」他看着那名片念道：「林肯飯店大廣場第一百九十四號。」

好，那末明天三點鐘，我準在那邊候你。」

他用手抓着他那一叢散亂的頭髮，透着一種很尷尬的笑容。「現在看起來，我的小姐了。」我已經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給你做保護人的地位去了。」他帶着忸怩的態度說道：「我雖不能說這是一件怎樣麻煩可厭的差使，然而說實話，這個責任可真不小！」

「但是，你已經很勝任了，沙奧門先生。」曼很誠懇地說道：「你現在如此的爲我辛苦，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我覺得看此刻的情形，菲命克似乎是儘有脫罪的可能，並且我希望，——深深地希望，他的脫罪決不要讓萊司頓化一個錢。」

沙奧門彷彿很詫異，而又很失望地抬起頭來瞧着伊。

「我想你，……」他躊躇着不就此說。

「你想我已經是和菲命克訂婚了，不錯，我們是訂婚了。」曼很爽快地答復了他，臉上微微起了一陣紅暈。「但是笨司湊，……我真不知道怎樣打發他。」

「啊！我知道了！」沙奧門隨口答應着，其實他真不會知道半些呢！

第二天下午，鐘三點鐘的時候，他們就一起走進了那律師的公事房。笨司湊已早在那裏候着了，而尤其使沙奧門感覺到詫異的是偵探長納喜也在座中，可是他只說了兩三句話，便把他的來意說明了。

「也許在這遺囑之中，會有什麼新的事實發現，可以幫助我們探求出一些線索來。」他這樣說着。

「法律師包爾先生是一位說話很圓轉流利的老年人，他出來和衆人相見之後，便在靠壁爐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開場還說了一段對於死者的突遭狙擊，表示哀悼的話。然後再談到遺囑的事情上去。」

「我這一位已故的當事人所立的這一份遺囑，却並不是我給他抄錄的，」他說得很遲緩，但是口齒非常的清楚。「這是梅瓊先生親筆所寫的。在四年以前，他已曾教我給他辦過一份遺囑，後來又重立了這一份，便把舊的一份消燬了。關於他的遺產的處置，前幾面張遺囑上是很有些進出的。這一張遺囑，」他從一個封袋裏抽出了很薄的一頁紙來。「還是去年纔辦好的。它的證人是湯麥司惠靈登克勞萊。」他把自己的眼鏡再戴正了一副，好細辨認着紙上的簽名。「克勞萊是曾經在麥鐵倫特騎巡隊中當過騎兵的；還有一

僱證人是喬奇華勒爾，他在那個時候是梅老先生家裏的管家，今年春天，華勒爾已在伊  
斯德蓬醫院裏身故了。」

這時候，屋子裏簡直一些聲音都沒有，沙奧門的臉很興奮地往上抬着，把自己的頭  
稍稍往左邊側過去；左邊坐的是偵探長納喜，從他的態度上看來，他顯然也有了一種異  
樣的注意。他們兩位的腦神經上，已有着同一的感想，萬不料給梅瓊這一張新的遺囑做  
見證人的兩位先生，一位是已死之人，一位是正在緝拿中的逃犯，那末這張遺囑的內容  
又是怎樣呢？

這一份遺囑祇有寥寥幾行字，可算是最簡短的一宗文件了。

他指定以二十萬鎊給予他所監護着的亡友的女兒——曼納脫爾。

「這一筆數目，在他以前的那一張遺囑裏，也是有的。」律師包爾補充着。

除了這二十萬鎊以外，所有在他名下的一部份的威羅金礦公司股票，也一起給予曼  
承受。

對於他的姪子，弗命克梅，他指定分給二萬鎊。

律師念到這裏，便暫時頓了一頓，向前面的各個座位上看了一眼，然後繼續念下  
去：

「我其餘所剩的一切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以及我所有的一切傢具，股票，房  
地契據，銀行存款，連帶所有的利息，我一古腦兒傳給所謂「萊司滾古爾」；在目前，他

是我的祕書和全權代理人。」

偵探長忍不住又和沙奧門交換了一個眼色，嘴唇微微地翕動着。

「這又是一個什麼動機啊？」他悄悄地說了一句。

## 弗命克梅案之審訊

弗命克梅的案件的開審，——刑事部對他所提出的公訴是「在公歷一九〇六年六月十八日，被告故存不良之心，以手鎗殺害梅瓊於伊斯德蓬之韋莊。」——也可算是本季中社會上的一件最轟動的大事了。雖然在法庭上審訊着的暗殺案也何止這一起，但惟有這一起最惹人注意。這次的審訊是在路易士巡迴裁判所內舉行的。（譯者按：英國高等裁判所之法官常輪流至各州定期開審，此即所謂巡迴裁判。）當時所出席旁聽的人，幾乎把很大的一座法庭全擠滿了。據我們所知道，這案子一共審了十六天；其中的五天是忙着從事調查許多主要的事件，和研詢那一班會計師，這班會計師都是曾經被指定審查過倫敦西區殖邊銀行的帳簿的人。

檢察處方面竭力想構成一個事實，用以證明除掉弗命克之外，沒有第二個人是擔任着過帳的工作的，所以也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在帳簿上弄什麼支虛，或是把各存戶的存款私自移轉；然而這一點却並不能完全成立，因為當銀行經理勃來鄧被召至證人欄中受訊的時候，他就被逼到不能不承認除掉弗命克之外，他和傑司滾古爾兩個人，也是有機會可以和這些帳簿接觸的。

刑事部方面所發表的一篇提要，從文字上批評起來，真可算是怪出色的一篇傑作；只是它所隱蔽的許多證據和假定的設想，實在並不圓滿，儘有可以給人攻擊的弱點。大

概起草這一份公訴書的人，多半還是一個新手啊！

代表公訴人出庭的是總檢察官喬琪甲克遜爵士，他的說話是非常的整齊而簡潔，有幾點很大的漏洞，居然被他很巧妙地掩飾過了。凡當日在座旁聽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他的一番陳詞確是十分動聽。

「我相信本案的被告人，一定要給我們說，他照例用着他那種清幽而尖銳的聲音喊着：這種聲音在過去中，已會震醒過無數懷着鬼胎的受訊者的心房了。我們何以不會注意到那第四個人？就是在被告進入韋莊以後，約摸隔了十分鐘光景，又坐着汽車趕來的那個形跡可疑的人物。但是我們並不會沒有注意他，據我想像起來，這件案子的真相是這樣的。」

「被告顯然還有一個同謀的人，這個人雖然現在還沒有拘到，但是能夠給被告做幫手的人，自然就是那臘克斯吳倫特了。被告對於這件暗殺案，事前已有充分的計劃和準備，因為從他叔父所發表的某一節談話中，他便預料到了兩點。第一點，他相信他自己的利益，一走要毀滅了他的恩主，纔可以繼續保持；同時他還顧惜着自己的名譽，所以格外覺得必須把深知他那醜惡的行止的人殺死，以圖滅口了。第二點，他那陰險而狡黠的個性，已使他早就料定了那麼一開槍以後的必然的結果，——就是他自己仍可脫罪。這麼一個出色的好主意，真是確有一個最高明的殺人犯，纔能夠想得出來的。不但如此，他並且還預先料到有今天這麼一場庭試。」他格外有力地说道：「他更預先料到釋

做他的判決，陪審團（譯者按：英國司法制度中，所謂陪審委員團者，係臨時依法選出，使與同，皆依法律而定判決。）的諸位先生，必然是會打你們的手裏得到的。他  
 最後還預到這件事的結果，不但可以使他得到他所自認爲一向深愛着的女人，並且還  
 可以從他的精神上，使他得以開始對他所擁有的一筆豐實的財產。他爲什麼要給  
 梅瓊呢？你們儘許多要這樣問。而我們的答復是一句反問：就是假使他不把他的叔  
 父殺死，又將這在懷中發生呢？他如其不把他的叔父殺死，他自己便將全副家產  
 給他的山而他所處心積慮地圖謀了許久，蓄意要使它實現的那件婚事，也將成爲一場可  
 痛的幻夢了！他早知道這納脫爾女士可以得到多少的財產。梅瓊君曾經立過兩份遺囑，  
 在這兩份遺囑上，他所指定贈與納脫爾女士的是相同的。那第一份遺囑，就是因爲有了  
 這一張新遺囑而毀掉的舊遺囑，就是由此刻站在被告欄中的這位先生做的見證，因此他  
 又知道在梅瓊的手裏，還有許多老特西亞金礦公司的股票，代替納脫爾女士收藏着哪！  
 他而且還知道這些股票的價值是一定會高漲的，因爲當他在給梅瓊充當私人秘書的時候  
 已曾有一份從礦場裏寄來的報告落在他的手裏了。我而且還可以斷定，爲着他的利  
 益起見，這一份報告在當時就給他很巧妙地隱匿下來了。  
 一那末，他從此將有什麼利益可以得到呢？我希望你們能夠相信我，假如他竟能在  
 這件案子上得到了無罪的判決，那末他往日所夢想着的一切便可以完全得到了！

梅克命案之審訊

她上便起了一陣輕微的耳語聲。其時蕭命克梅正把他的身子俯在被告欄的角上，望下去瞧着坐在法庭中央的曼。他們兩個人的視線碰到了，蕭命克瞧伊臉上滿堆着不勝忿激的神色，便微笑着，向伊點了點頭，然後再回頭去看着那位皇家大律師；他臉上依舊是透發着一種很熱烈而又略帶幾許笑意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曼納脫爾常常在他那清秀的臉上見慣的。

「在本案審訊之中，關於那另外一個人的同時在那肇事地點上的出現，當然也是必須詳加調查的；而被告方面，自不免要利用了這點，藉以爭取他的生死關頭。因為有一個名喚克勞萊的人，那一晚也在那個屋子裏，並且據以妨推測起來，他是懷着一種不正當的用意而去的。現在這個人是還沒有找到，那自然是很有利於被告的。至於那第四個人，便是那個開汽車的人。他之爲被告的同黨，看來已是沒有什麼疑惑了！依據尤克司裴爾特那邊的陶奈夫人的見證，這個神祕的臘克斯吳侖特簡直是在蘇薩克司省內開蕩了整整的一天，他的心上顯然是早有着一個主意的，就是要和他的同黨恰好在同一個時候到達梅瓊所住的韋莊。

「你們還可以參證那黃汽車夫的供詞，他說那一晚被告坐着他的汽車，從伊斯德達鐵路車站到得韋莊之後，下了車，儘是東張西望的像要找什麼人的樣子。被告這種行動，實在也就是一個絕大的破綻；原來他所預定下的計劃，有一部份並不能如願做到，就是他那同黨竟比他遲到了十分鐘，因此被告在和他叔父談話的中間，便又借了一個推托，

走出屋子來。我可以料到他並不會到那餐室去過，他是到庭園中來的；在園裏，他就找到他的同黨，由他的同黨把那支手鎗授給了他，結果便由他親手造成了這件暗殺案。

「被告也許要反問我，爲什麼這件暗殺案不直接讓他那同黨——這人姑且假定是臘克斯吳命特——自己去動手呢？關於這一點，我可以說出幾個證明來，而且每一個都是十分切合事理的。第一，死者所受的鎗彈是在很短的距離內發射的，而且從他的容色上看來，他簡直完全不會防到有此大禍的。第二，據我們知道，死者在生前常懷着爲人暗算的恐怖，所以他是隨時都有自衛的武器帶着的，而他在那一晚臨死之前，他平張着的雙手，以及他的衣袋，都可以證明他並不會打算把他的武器抽出來過；要是他突然發現了一個手持槍械的陌生人，他怎會不立即想伸手去抽出他的武器來呢？」

「我並不想胡亂把被告和那詭秘的騙賊聯繫在一起，我也並不想武斷被告和臘克斯吳命特兩人必然是秘密的同黨，這裏是有事實可以說明的：在他們銀行裏，祇有被告一個人見過那吳命特，而且他還有過一番很浮泛模糊的描繪；「他是一個有着一簇剪得很整齊的短鬚的人，」被告曾經對他如此描繪過。而據尤克斐爾那邊曾經親自給他斟過茶的女人說，「他是一個年紀很輕上脣上留着一簇濃鬚的人。他的面部以及下頷等各部份都是修剪得很光滑的。」當然被告所見的短鬚自亦儘有隨時剪去的可能，我們似乎不能對被告加以懷疑，可是我們還有許多旁的證據，可以舉出來，藉以證明這當和那已死的車夫坐在一輛汽車中的人，確然是始終只有上說，而沒有一根短鬚的。這兩種不同的描

一經衡量之下，便儘可得到一個推論，便是被告所說的並不是真話。像這樣一個來歷不明，而在銀行中存有巨款的主顧，他的面貌恐怕決不能時常有什麼變換吧？如其他是一個積賊，——依我獨斷斷起來，他雖然是一個積賊。——那末他之所以不受被告的審察，其中必然是另有緣故的。

他的嫌疑是定估去了大半工夫，最後纔歸結到花園中的一幕，就是假定那兩個同謀犯怎樣會晤，以至怎樣造成這件暗殺案。

沙奧門這門大自然也在庭時，他是和弗倫克的辯護律師坐在一起的，他把十手不住的摸着自己的鼻子，微微冷笑着。

「我初從不曾聽到過像這樣一節巧妙的設想，」他說道：「然而有什麼用呢？這全篇東西顯然都是荒誕無稽的。」

如其只從一種理想的本身立論，這當然是毫無異議的可算得一篇佳作的傑作；但是無論這傑作如何的出色，人們却總是不能根據着理想而被處死刑的。也許庭上的無數聽衆之中，未必真有一個人是完全傾倒於總檢官的巧妙的設想的，雖然他自己已是這時期望着，當這一日的中午，庭上宣告休息的時候，弗倫克在一間毫無陳設的空屋裏接見了他的辯護律師跟沙奧門兩個。這次的會見，是法院方面所特許的。

「聽他的話，真是動人極了，」弗倫克一面喝着他們給他帶來的一杯紅茶，一面說道：「我差不多要相信自己真幹過這件暗殺案了！你們瞧，這情形危險不危險，那些陪審



「那末你們瞧這件案子的形勢究竟怎樣呢？」

「他們到現在還不會舉出什麼證據來咧！沙奧門先生，我想你也是這樣想吧。」這句語是律師向沙奧門說的。他說話時的態度很尊敬，因為沙奧門在司法界中，也是一位很有權力的人物。

「一些也沒有。」這個矮小的老人表示同意。

沙奧門弗命克不覺又連想到了初次和他見面的那一天，他把他的帽子怎樣戴在後腦上，以至於他那副搖擺而怪特的皮相。

「啊！天啊！」他彷彿很吃驚地喊道：「我看他們也許還要托那一天我們在葛萊廣場所見的那個驕然倒斃的路人，一併套到我頭上來咧！」

沙奧門把頭點了幾點。

「他們目前還不會把這一點列入他們的公訴書中呢！」他說道：「還有那謀斃汽車夫的一案，也沒有提到。你要知道，你的罪狀是否成立，必須全看這件暗殺案的判決，而其餘的兩件事情，都是一種附帶品。」

弗命克在那屋子裏來來往往的躡着，雙手反握在背後，透出了深思力索的神氣。

「我真奇怪，那臘克斯與命特究竟是誰？」他低聲的說，一半像是給人說，一半像是給自已說。

「你至今還保存着你自己的理想嗎？」他的律師問着，眼睛牢牢地看看他。

「翰克點點頭。」

「而你至今還不預備說出來嗎？」

末了，「多半還是不說。」菲命克的態度很嚴肅。

當他重複回到庭上去時，便忙着把他的視線向各處找尋，但是曼已經捫去了。這天下午的審訊，依舊是屬於那些應有的初步手續，使他覺得非常厭煩。

這件案子開審後的第十二天上，桀司潑古爾纔被召入證人欄中去。他是穿的一身純黑色的衣服，臉色比以前更慘白了，但是當他設誓的時候，他的聲音還是很清晰有力；庭上所問他的一切問題也都能對答如流。

關於菲命克和他叔父發生齟齬的經過，那些偽造的支票，以及他自己在肇事那一晚的經歷，差不多讓他說了一個上午；及至下午，菲命克的律師勃來恩倍納脫，當時是一位很出風頭的名律師，便走進庭內來，開始和桀司潑對質。

「你在事前可有什麼疑心，以爲你的雇主已受騙了？」

「我有這種疑心的。」桀司潑的答復。

「你可曾把你的疑心告訴你的雇主嗎？」

桀司潑躊躇了一會。

「沒有。」隔了半分鐘光景，他總發了一個否定的答復。

「你爲什麼躊躇啊？」大律師勃來恩倍納脫很尖刻地問着。

「因為我雖然並不會直接說我自己的猜疑，但我已會暗勸梅瓊先生最好自己去請一位會計師。」

「這樣說，你可是以為那些帳簿上有了什麼錯誤嗎？」

「是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培納脫用着很慢的語法問道：「你難道不覺得你自己再去翻動那些帳簿是很不智的嗎？」

「我在什麼時候去翻動過那些簿帳啊？」傑司潑很敏捷地反問着。

「我可以告訴你，在某一天的晚上，你到那銀行中去給你的雇主查看那幾本總清簿，其時行裏面祇有一個人留着，那一次你至少已會和三本有弊端的帳簿接觸了。」

「這是不錯的。」傑司潑想了一想，說道：「可是我所發生的一種猜疑是很籠統的，並不專指那幾本帳簿。」

「但是你可曾想到這是很危險的嗎？」

傑司潑又躊躇了一會。

「或者這真是很不智的，然而要是我能夠預先知道這件事情會演變到如此地步，那末就一定不會再去翻動那些帳簿了！」

「你大概也可以承認有幾次從晚上七點至九點，或從九點半到十一點一刻的時間內，你常是單獨一個人留在那銀行裏的。」

「對的。」萊司濼表示承認。

「在這些時間內，假定你是一個詐欺犯，因此打算塗改，或有某種理由要塗改這些帳目，那你不是儘有機會可以造成這些假帳嗎？」

「我承認是有相當機會的。」

「你自己可算得是菲命克的一個朋友嗎？」

「却不是。一個知己的朋友。」萊司濼很直爽的說。

「你可歡喜他嗎？」

「我不能說我是怎樣的愛好他。」一個冷靜的答復。

「他是你的一個利害衝突人嗎？」

「他有一種利害？」

「這位大律師把自己的肩膀發了幾聲。」

「他是很歡喜納脫爾女士的。」

「不錯。」

「伊也很喜歡他。」

「西濼曼的。」

「你可曾有過向納脫爾女士求愛的事實嗎？」  
「不，」西濼曼說，「我沒有。」  
「萊司濼去問波也這類一問，不由就向下面坐着的曼看去，曼來不及的把伊自己的視

繞避開，伊的兩頰上已漲得很紅了，伊真恨不能立刻逃出去。

「假使你的意思是問我有沒有愛過納脫爾女士，」萊司潑還是用着他平時那一種和靜的語氣說道：「那末，我的答復是『是的』。」

「你並且還取到梅老先生的幫忙。」

「我從不會把這件事情請求過他。」

「那末如其他爲了你而過什麼舉動，你都不知道嗎？」

「我事前都不知道，」萊司潑先校正了他的問句。「後來他纔告訴我會經向納脫爾女

士提起過這件事，我倒覺得很受窘。」

「我明白了！你是一個脾氣很怪僻的人，古爾先生。」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很怪僻的啊！」萊司潑微笑着。

「而你却尤其怪僻。我相信你總是一個熟悉東方情形的人吧？」

「我會經學習過東方語言和他們的習慣。」萊司潑的簡短的答復。

「你可會聯帶研究過關於催眠術的問題嗎？」

「曾經研究過的。」

「那末你會經實驗過沒有？」

「施術於獸類嗎？實驗過的。」

「可會施術於人類沒有？」

「沒有，我從不會利用人類來實驗過。」

「你可曾研究過麻醉劑這一類東西嗎？」

這時候，大律師倍納脫已把他的身子斜靠在證人欄前的板上，脖子張開了一半，牢牢地看定了桀司濛。

「我曾經化驗過許多含有麻醉性的藥草，桀司濛辯稱：『會說道：『我想你應該知道我將來原是準備做醫生的；而我自己，對於麻醉劑這一類藥物的功效，又是很感興趣的。』』」

「你可知道有一種藥物叫做 Cannabis Indica（麻中之指是為麻醉藥之要素。）嗎？」

倍納脫律師是預先把這一種藥名寫在一方白紙上帶進來的。

「知道的，這是一種印度藥草。」

「有什麼地方可以得到浸過這種藥草的液汁呢？」

「這裏恐怕弄不到。」桀司濛似乎已有了某種驚覺。「啊！我或許已經知道你的作用了！你是故意有這一番詢問的！好幾年以前，那時候我還是非常的熱心，我曾經告訴過弄命克，如其把這種印度藥草的液汁攪入了一種鴉片煙和鬮羊花鹹合製的藥酒，便可以發生某種效用。」

「如其一個人，無論男人或女人，連續着吮吸這一種藥物，看來就可以完全失却知識的。」律師先生下了一個假定。

「這是對的。」

於是大律師就把這題目丟開了，另外換了一個方向

「你可熟悉倫敦東區的情形嗎？」

「略略知道一些？」

「你可知道銀鎮嗎？」

「知道的。」

「你有沒有上銀鎮去過？」

「是的，我差不多是常常去的。」

「傑司濼對答得非常的爽快，竟使菲命克和曼都覺得詫異起來了。這一番的對質，越繼續下去便越使伊覺得難受了，而且伊似乎還覺得伊已經有某一件事不忠於傑司濼了。

伊聽到那一節關於藥物的對質，竟把傑司濼的行爲揭露爲一個科學家，還聯帶生出了幾點可異的枝節。伊原是知道有那麼一間小小的化驗室的，可是伊却一向誤爲那裏祇是一般略窺化學門徑的人，玩弄幾種像戲法似的小試驗的所在。

伊不由暗暗地有些疑惑了，使竭力的在伊的腦海裏搜索，以前他可曾有過實驗他的醫學智識的事蹟。漸漸地給伊想起來了，以前是確曾有過這種事蹟的。因爲在幾年以前，伊的身體很不康健，時常有些病症，而當伊每次害頭痛的時候，傑司濼總會弄出一杯奇怪的藥水來，把伊的痛苦除去。他會不會？……伊竭力的把這個不快的理想推出去

，伊不願對萊司激發生什麼惡意的猜度。幸而接着那倍納脫律師已把他的問題轉到了銀鎮的一點上去，這纔漸漸地引起了伊納的好奇心。

「你爲什麼要上銀鎮那邊去呢？」

被問的人却並不答復。

「讓我再把我的問句複述一遍：你到銀鎮那邊去究竟懷着那一種目的？」

「我拒絕答復這個問題。」萊司激的態度非常冷艱。「我只能告訴你我是常到那邊去的。」

「你竟不願意說明爲什麼緣故嗎？」

「我不願意說。」萊司激堅決的拒絕。

上面坐着的那位法官便把這一點記了下來。

「我可以代替你說，」被告律師很有力地說道：「就在銀鎮那邊，你化裝了另外一個

「這個也許是真的。」萊司激簡直就承認了。曼頓替他捏了一把汗。他自己真是十二分的冷靜，富於自信力，而且對於自己認識得非常確切。

「我給你下一個假定，」那律師先生又更進一步的說道：「就在那些小巷裏頭，萊司激會隨便一變而爲臘克斯吳命特。」

庭上頓時發生了一陣切切細語之聲，有的在嗟歎，有的表示驚訝，聲音非常雜亂；

直到那庭上的法警高喊了一聲「靜默」，這一陣喧擾聲纔像快刀斬亂麻似的被割斷了。

「你的假定真是不合理極了！」桀司濶却還沒有憤怒的表示。「我想你既已把這樣不名譽的嫌疑加到了我身上來，你總少不得要舉出若干證據來的。」

「我不要再舉出證據來，」大律師的語氣是非常的橫暴。「這是我自己會做主的！」

「但是證人也有要求舉證之權。」那法官突然用着很柔和的聲音攙言道：「因為你已經假定臘克斯吳命特是這件暗殺案的同謀犯，而你又推測臘克斯吳命特是桀司濶古爾的化身，像這樣一個嚴重的指控，論理是應該舉出實證來的。」

「我却並不準備舉出何種證據來，庭長，所以如其庭上以為這個問題不是應該提出的，那末敝律師也是極願把他撤回的！」

法官便點了點頭，旋過臉，去向陪審委員團說道：

「你們可以把這個問題當做沒有提出的一樣，委員們。因為被告律師的意思，無疑地只是想使大家注意到無論那一個人，都可以很不費力的化身為臘克斯吳命特；他並不是有意指責古爾君上銀鎮——據我所知道，銀鎮是一處貧民聚居的所在。——去是有着某種不法的動機的，也不是說他時常到那邊去，就會幹出什麼犯罪的行為來。也許古爾君的私人生活，對於那邊的貧民窟或者有着某種相聯的關係，對於本案是絕對無關的；而他自已却不願意在這庭上就把他的私生活公布出來。這種情形，就是我們這許多人也是難免的。」法官的態度是非常的溫和體貼。「每個人在社交上，總有幾點是不便在大

庭廣衆之間說明的。」

這樣一來，就把這一部份不歡的對質結束了，那被告律師接着又問到了出事的那一晚的情形。

「那一晚你在什麼時候回到家裏？」

「天快黑的時候，我就回家了。」

「你有沒有到過倫敦去？」

「是的，我正從倫敦回來，而是打倍克黑爾起步行回家的。」

「你到家已快天黑了嗎？」

「是的，快黑了。」

「所有的下人全出去了嗎？」

「是的。」

「梅瓊先生見你回去，可很歡喜嗎？」

「是的，他早就在等着我了。」

「他可曾告訴你他的姪兒要來看他？」

「我早知道的。」

「你說他教你當他們叔姪倆會晤時不要在場，是不是？」

「是的。」

「你在倍克黑爾那邊幹了些什麼事情呢？」

「我從倫敦回來，不小心搭錯了車。」

另一位被告律師（助理的）站起來向倍納脫大律師很快的耳語了幾句。

「啊！我知道了！」倍納脫律師便立即改換了一種態度。「不錯的，你的車票已在倍克黑爾站上找到了。現在我再問你，可曾見過那臘克斯吳命特嗎？」

「從來沒有。」

「你從來不會碰到過有這個名姓的人嗎？」

「從來沒有。」

這一場對質便像這樣毫無精采地結束了；法庭上的對質，原是習慣着有這樣虎頭蛇尾的結束的。

接着，那總檢察官又站起來說了幾句話，最後那法官便很扼要地把全案複述了一遍；其時庭上的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已猜測到那判決的主文該是怎樣一句話了。果然，當那陪審委員會退下庭去商酌可二十分鐘模樣，再回到庭上來時，委員會的主席就宣判道：

「被告無罪。」

於是那法官便把蕭命克無條件的釋放了，當他走出法院時，他又是一個自由人了。但他的職業，他的家庭，已完全毀滅了。

### 十三 上蒙曲利阿克斯來的人

大審後約兩個月光景，在當十月中很和暖的一天，蕭命克從樂維尼（屬瑞士）那邊搭着一艘白色的遊艇，渡過了利曼湖（即日内瓦湖），在日内瓦上了岸。他把他的箱件交給了一個脚夫，隨後走上了旅館的一輛接客車。他取出錶來一瞧，正指着三點三刻，而曼是約定要到四點半纔來的。他先落了旅館，洗過臉，換過衣服之後，便走向門廊下去，問那賬房裏的人，有沒有把他先期來電囑辦的幾件事辦好。

曼今天是要和萬事通沙奧門先生一起來的。沙奧門原是一個很忙的脚色，這次難得有了幾天空閒，便打算到國外來玩玩。自從大審之後，蕭命克祇和曼見過一面，就在判決無罪的第二天，他一早就到了曼那裏，並和伊一起進早餐，但是彼此都不會說多少話，這天下午，他就動身往歐洲去了。他也很有幾個錢，雖然不多，但已儘夠他一個人的用了；而且關於梅瓊那遺囑的處置，蕭命克應得的一部份，桀司濼古爾也並不會有過絲毫異議，於是他就獨自一個人出國去了。先在法蘭西，西班牙以及意大利那邊隨便遊覽了兩個月，現在他已從麥奇奧（意大利西北邊界上的一個城市，毗鄰阿爾卑斯大山）進入了瑞士國境，很幽閑地一路逛過來了。

他比從前似乎老成了幾許，一切行動，也略較從前莊重了。他在那一次再三展期，

令人愁悶的大審中，雖然已受過了不精神上的痛苦，但他的臉上，却並不會留下什麼痕跡。曼一見了他，心上也這樣想。其時伊已走進了旅館的大門，在幾個侍者鞠躬致敬之前，步入了一片大庭院，很熱烈地和弗命克招呼起來。

如果說伊真的發現他有了什麼變態，那還不是說他發現了伊有着一種顯著的長成，因而略吃一驚的來得確當。因為伊的年齡恰好是在一個美麗的「蛹」——少女——蜕化爲「蛾」——婦人——的時期，在過去的兩個月中，伊的身體上的確是已有了一種顯著的變化了。弗命克一時竟解釋不出這種變化的所以然，因為這是一個少女發育的過程中所應有的現象，弗命克自己並不會經驗過，當然不能瞭解了。

「啊！曼，」他情不自禁地喊道：「你什麼突然老了怎麼許多？」

伊聽着便笑了，這一笑却分外使弗命克感覺出伊的生理上的變化是很顯著了；從前他所聽到的只是一種聲浪很尖銳而又滾得很快的笑聲，現在却是更甜蜜，更豐美，又更溫和可愛了。

「你倒是比從前更不講客氣了！是不是？」伊也打趣了一句。

伊今天是穿扎得非常的精緻，而且非常適稱；在英國婦女之中，這真是很難得瞧見的。伊對於裝飾一道，確是有着不少的心得，從伊所戴的一頂帽兒上插的一支輕柔的羽毛起，一直到伊脚下那一雙小小的靴尖止，無論請那一位善於苛求的批評家來瞧，也不見得再會有什麼話了。女人的品貌和裝飾，原是很有關係的，然而却難求兩全，有許多

女人很會打扮，但是無論伊們穿得怎樣美麗，充其量祇是等於一副衣架，因為伊們的本相太不行了；有些女人實在是長得很好的，誰見了都不能不讚一聲漂亮，可是伊們的服飾却穿得太不宜了，看上去只像套了一副醜惡的外殼，伊們不知道怎樣去選擇適稱的服飾，每換一次行頭，便得教人難受一次。曼納脫爾的長相既美麗，而所御的服飾更是特別的精緻適稱。

「你看了我半天，大概總該滿足了吧？菲命克。」伊很大方地笑道：「快告訴我們，你在這兩個多月裏頭究竟幹了些什麼事啊？但是最好我們還是先來喝一杯茶吧，你總不該忘記了這位沙奧門先生！」

我們這一位矮小的調查家原是站在後面的一處黑影裏，這時便走出來和菲命克很熱誠地握手。他今天所穿的衣服是更別緻了，因為他知道要到瑞士來，所以特地挑選了這一套服飾，在他心目中，這是最適宜於這個多山的國家的了。他的一雙靴是又厚又笨，還有他兩條細小的腿部上的一雙羊皮襪，簡直是全羊毛中的全羊毛，而他的一套獵裝的襯料，更是又粗又堅實，住過你如何用的磨擦或撕破，也可以保險不穿破。他所帶的那一頂高頂帽，今天也不會跟他同來，換了一頂很大的鴨舌帽，帽邊拉得很低，差不多已蓋住了他的左眼，神氣是怪富於流氓性的。菲命克看了他這種打扮，便忙看向四周張望，深恐他還會帶着一支爬山杖；（非普通手杖指爬山用的鐵尖的大杖）總算還好，他倒不會帶來。

曼除掉了伊的皮手筒，又把手套也脫下了；這時已有一個侍者捧着一套銀製的茶具走過來，在伊面前的一張桌子上放下了。

「我恐怕我沒有多少話可以說。」菲命克先答復了曼的問句。「我祇是到處閑蕩而已。你們可有什麼新聞嗎？」

「我有什麼新聞嗎？」曼重複說了一句：「我想我是一件也沒有。祇知道在英吉利那邊，一切都是很順利和平地進行着。啊！可是，菲命克，告訴你，我居然是天大的富起來了！」

菲命克微微一笑。

「那末，我的最適宜的答復是我竟然是愈弄愈窮了。」他又像打趣，又像正經地說道：「不過在事實上，却還不至這樣。我最近還到過愛登克司（在法國馬賽附近）去，微倖贏了一票錢。」

「贏來的嗎？」伊並不十分注意地問着。

他點點頭，發了很神祕的一笑。

「你不要就此把我當做是一個賭客，你會不會這樣啊？」他忽然變了一種很嚴肅的樣子。「我想我自己總不致於這樣吧！事實上，我也並不想去賭，祇是想利用牠來解解我的愁悶罷了。」

「我懂得。」曼很快很急促地說了一句。

伊就舉起了茶壺來，給伊自己和沙奧門菲命克兩人各斟了一杯茶；從這空閑的當兒，沙奧門便像背書似的講出了四五十節和日內瓦有關的故事來。

「菲命克近來怎麼樣？」過了一會，菲命克突然問着。

曼的臉上蒸地起一陣薄薄的紅暈。

「啊！菲命克嗎？」伊很不自然地說道：「我曾經看見過他。你知道他現在是更比從前神祕了，有些像我們在那些嚇人的偵探小說裏所讀到的怪人的行徑。他在鄉下某處地方佈置着一間化驗室，並且還常常駕着汽車往各處去亂跑。舉個例，我在勃來那那邊，就會見過他幾次。」

菲命克慢慢地把頭點着。

「我想他的確是一個駕駛汽車的好手，」他的說話中，顯然是有着「根刺的」。

沙奧門便抬起頭來，和他交換了一個眼色，微微一笑；但並不會讓曼看見。

「他對我很好。」曼囁囁着說。

「他可會提起過……」

曼來不及的向他搖頭。

「我不願意再想到這件事。」伊很堅決地阻止道：「請你們不要再提起它好不好？」

菲命克知道他是不願意再提起梅瓊被害的一件事，於是就把談話的中心，移到了別

一件事上去。

幾分鐘之後，曼走開了，他和沙奧門兩個人便得了一個自由說話的機會。

「有什麼消息嗎？」弗命克很焦渴地問着。

沙奧門先望四面看了一看。

「我想我們不久就可以知道這件事的真相了！」他把他的聲音竭力壓低着，湊在弗命克的肩膀說道：「自從那一天大審以後，我就派了一個人在暗裏把他監視着了，現在已經可以毫無疑問地斷定他確然是一個很出色的化學家。」

「你已經構成了一個理想了嗎？」

「我已經構成了許多的理想。」沙奧門先生怪興奮地說道：「當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在葛萊廣場上所見到的那個中途倒斃的脚色，現在已查明的確就是臘克斯吳命特的人。這一點是很使我滿意的。我並且還可以斷定他實在是給一種藥性很猛烈的毒藥所殺死的。當你的那件案子在審訊之中時，他的屍身已給警探當局發掘出來了，細細一察驗，中毒的實證便發現了，而且是和那被害的車夫所中的毒完全一樣的。這樣看起來，那臘克斯吳命特顯然也是一個很出色的化學家，我要來見你就爲了這一件事情。他在庭上不是曾經說過，以前也會和你討論過這些問題的嗎？」

弗命克點了點頭。

「我們以前確是不時要爲了那些藥物而大開談判的。」他說道：「自從那一天開過庭之後，我就回想起許多的舊事。我還記得我自己受了他的熱心的鼓勵，有幾次曾經幫着

他做過各種的試驗，居然還因此得到了一些關於化學上的常識；但是不幸得很，有一大半我已經忘掉了，因為我雖然一時受了他的鼓勵，但不久就厭倦了。至於他平時慣於利用的幾種物質，我也沒有多少清楚的印象，所以他對沒有化驗過含有麻醉性的東西以及那種印度藥草之類，我現在真有些斷不定了。」

沙奧門竭力把他那一顆挺大的腦袋點着。

「或者再過幾時，我還可以多告訴你一些。」他似乎很有把握地說道：「但是在目前我的調查工作也着實進行得很順利。往後去，我恐怕他這個人越發不容易監視了，因為如其我所意料中的種種果然是真的話，那他真可算是我生平所碰到過的許多人裏頭一個手段最陰險，計劃最周密的傢伙了。……碰是也碰到過，却不多而已。」他很嚴肅地補充了一句。

他所謂「許多人」，菲命克一聽便知道是專指「犯罪的人」而言。

「也許我們竟是根本冤屈了他。」菲命克倒有憐惜的意態，「可憐的傑司漢！」

「你這個樣子可就不配去幹警察的工作了！」沙奧門搶着駁斥道：「你的心腸還嫌太軟。」

「我其實也不是一個軟心腸的人。」菲命克又說道：「我只是為了某種緣故，很替他可惜。」

沙奧門又望四面看了一看，這一次比方纔看得更仔細，同時又把他已經提高了的聲

音重復又壓低下去。

「還有一件事情，我必須告訴你，這委實是非常祕密的。梅君，我是從很小的地方看出來的。」

「快說啊！」

「這就是關於納脫爾女士的事情。我們已曾屢次看見伊和我們那位傑司潑古爾先生在一起，而且每次會晤之後，伊對於他似乎一次比一次更信任。記得已經有一次或兩次當我在和伊說話的時候，提起了傑司潑的名字，伊就透出了幾分窘態，立刻用別的話岔了開去。」

菲命克把前齒嚙着下脣，顯出深思的神氣；他的臉色也略有了幾許變動，這時候，他所發生的思想，必然是對於傑司潑很不利的。

「啊！原來如此！」他一面說，一面把他的肩膀聳動着。「如其伊真的有心於他，那可無關我的事啊！」

「這當然是於你有關的，」沙奧門彷彿很焦急地責備道：「伊從前不是很歡喜欢你，甚至願意和你結婚嗎？」

他們再想說下去時，曼已經回來了。這一次他們在白內瓦相會，也可算是一件偶爾湊巧的事情，曼是一路要上却蒙尼克斯（在法國東部邊界上，與瑞士緊接。）去過冬，沙奧門是存心出來游玩幾天，原是沒有目的的；因為他們聽到菲命克也在瑞士，伊就特

地打了一個電報給他，約定在日內瓦晤面。

「你可打算在瑞士就擱幾天嗎？」當他們在那美麗的湖濱散步時，曼向菲命克問着。

「今天晚上我就要回倫敦去了。」他的答復。

「今天晚上？」伊很詫異地問着。

他點了點頭。

「但是我倒打算要在這裏逗留兩天或三天咧！」伊似乎有些生氣。

「我原來也想着這裏就擱兩三天，」他笑道：「但是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回去處理啊！」

然而到末了，伊終於竭力把他留到了明天。

當他們坐在一起進早餐的時候，侍者送上了一批信件來。菲命克眼看伊在所收到的十幾封信裏頭，很急迫地特別找出了一封信來，儘先拆開了瞧；他當然不能向伊查問，但是那封信上所黏的却分明是一個英吉利郵票，而且榮司潑古爾那一種古怪的字跡，他久已看得很熟了，所以根本也不用問，他早就知道那發信的人是誰了。他瞧伊是透着怎樣興奮的態度在閱讀這封信，並且當伊翻到了背面去。一瞧後面已沒有字了，臉便微微透出了一些失望的神氣；這時候，他的主意就決定了。他自己也有着幾封信，但他並不耐心細讀，只匆匆翻過了一遍，便很高興地丟過了。

「看起來你的信一定並不比我好。」曼像解勸似的向他一笑。

「完全不是好的消息！」菲命克怨道：「我所盼望着的那一封信偏沒有來。給你說實話，曼，這都是……」

「都是我留了你一夜的不好。」曼插嘴道：「那末你究竟有什麼事呢？」

「我打算存湖公買一所屋宇。」他說道：「而洛才尼那邊的可惡的地產商偏不肯馬上和我成交，只允許我隨後寫信來通知，究竟他的地主願意不願意接受我的條件。」

他頭低了下去，呆呆地望着桌子上的東西出神。沙奧門對於人類的心理原是有着很廣泛的智識的，他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了菲命克臉上表顯的一種失望的神氣，他並且也猜到了曼那一封引起菲命克注意的信是誰寫的了，因此他料到菲命克此刻的着惱，實在並不為那地產商而發，多份是爲了另一個人。

「那末，如其他們有信來，讓我轉給你好不好？」曼很熱心地建議着。

「這也幫不了我的忙啊！」菲命克說，同時扮了一個鬼臉。「我打算至遲要在這星期六解決這件事。」

「啊！我想到了！」曼又說道：「如其有信來，就讓我把它拆開，看明白了內容，再給你看看報到巴黎來；那末你就可以知道那條件究竟同意不同意了。」

菲命克很高興地笑了。

「這樣真是小題大做了！」他說道：「但是，曼，如其你真的願意給我這麼辦，那真是使我萬分感激的。」

沙奧門依舊在旁邊很冷靜地看着他們，在他的腦神經上，他確信那地產商的答復，菲命克是絕對不會如此介意的，他簡直把他看得不值兩文錢；所以菲命克這一番做作，沙奧門以為是無非借此機會要遮蓋他的不高興而已。

「你今天可真收到了不少的信啊！納脫爾小姐。」他開始說話了。

「但是，我還祇拆開了一封咧！這是萊司濱寫來的。」伊說得很快，只一混就過去了。

同時，這兩個男人又發現了伊臉上的那一層薄薄的紅暈，以及從伊眸子裏發出來的那一種神祕的光芒。

「那末萊司濱從什麼地方寫來的呢？」這一次發問的是菲命克，他的聲音很平穩。

「他是從英國寫來的；但是在他發信的那一日，他已起身卜歐洲來了，他是要上荷蘭去的。」曼答道：「這倒是很有趣的；想不到他也在此裏。」

「在瑞士嗎？」菲命克十分詫異地問着。

「不要假癡假呆！」伊笑道：「我說這裏，原意是指歐洲。——我的意思也就是說，在我們之間，已沒有海隔離着了。」

說到我們兩個字，伊的臉完全漲紅了。

「這消息是很令人害怕的。」菲命克用着一種異常乾枯的聲音說。

「你千萬不能一味厭惡萊司澄！」曼不很贊同地說道。「他倒是從不會說過你什麼壞話的。」

「我想他也實在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我壞話啊！」菲命克的態度依然很倔強。「但是讓我們趕快換一個話題吧！這題目太……」

「太怎樣啊？」曼也不甘示弱。

「太容易引起爭論了。」菲命克給了他一個富於外交家口氣的答復。

這一天，菲命克起程回英了，曼和沙奧門都到車站上去送他，當他從車窗探出頭來，向伊揮巾作別的時候，他感覺到這一位女士實在是太可愛了，除掉伊之外，真沒有什麼旁的東西值得追求了。

同日的下午，就是當曼和沙奧門眼着着菲命克啓程往瑞士邊境和巴黎去的火車上，離開了日內瓦的這一天，我們那一位威克斯吳命特先生，忽然又走進了蒙曲利阿克榭（在瑞士南部邊界上，和意大利毗鄰的一處小鎮。）的皇宮大飯店，就在那餐廳中揀了一個座位坐着。因為時候已經是很遲了，所以餐廳上差不多祇剩他一個人；這裏的領班侍者奇文尼孫原是認識他的，便來不及的趕出來招呼。

「啊！先生。」他很恭敬熱烈地歡呼着。「你又從英國回來了！現在這裏的冬季運動都還不會開始呢，我是想不到你就會來的。大概巴黎那邊一定是很氣悶吧？」

「我並不是打巴黎那邊來的，」這位神祕的客人答道：「要上瑞士來，是有着好許多

踏的。」

「但是，舒服的路却不很多。先生。所有上蒙曲利阿克斯來的路我差不多全走過了：穿過巴黎，穿過滂太里（法中部極東邊地），穿過比利時，穿過荷蘭，原是都可以的；然而總要讓巴黎的一條路最適宜於一個到這樣美麗的所在來消閒的人。」

「坐在桌子上的那位先生聽了他的話，卻並不說什麼，只仔細把那一份菜單翻看着，他的神氣非常疲倦，像是經過了長途跋涉的樣子。」

「我告訴你吧！也許會使你覺得出乎意外的，」他點了幾樣菜之後，奇文尼孫差不多要捧着菜單走了，他纔說道：「我是從最遠的一條路走來的。還有，奇文尼孫，告訴我，你們這旅館裏可有各個名喚葉命克梅的客人嗎？」

「沒有，先生。」竊偵補侍者不假思索地答道：「他可是你的朋友嗎？」

「等也可以說是我的朋友，也可以說不是我的朋友。」吳命特先生給了他一個怪滑稽的答覆，從此就不再加什麼證明。他連累那奇文尼孫羞赧，在黃邊白白地站了半天。

不久，他就用完了他那頓富麗的晚餐；接着，他又往鎮上那一條最熱鬧的大街去走了一會。當他回來時，他的腋下夾着一大疊的書報之類，其中包括着一份「旅客姓名錄」，這是用英文印的，其中不但載着來去於洛才尼，蒙曲利阿克斯，和透力台脫（即在蒙曲利阿克斯附近）之間의旅客的姓名，便是日內瓦和里昂兩處的遊客，也給他們登載

得很詳細，所以他的鑄款是很好的。他就在旅館的寫信室中靜看著，最後便打那插着信紙信封的木架上抽下了一頁信紙來，忽忽寫了幾行，而在那信封上寫的是「日內瓦法國大飯店蕭倫克梅先生。」信封好，就投進了旅館裏的一口小郵政箱中去，這纔回房睡覺。

「啊！這裏有二封信是給蕭倫克的。」曼很興奮地喊道：「我想這信總該是那地產商所寄來的了！」

伊把那信封上的郵票看了一眼，這上面蓋的是蒙曲利阿克新郵政局的戳記。

「我猜多分是不錯的。」沙奧門說。

「好吧！不管他這樣，我想我還是把它拆開的好。」曼說道：「可憐的蕭倫克，他此刻一定是很掛念着這件事了！」

伊就撕開了封口，取出一張信紙來。沙奧門瞧伊念了幾行，伊的臉色突然變得很慘白了，捧着這信紙的兩支手也在索索地抖着，終於伊一聲不發地把這封信授給了他，於是他就忙看着下去。

「親愛的蕭倫克……」

請再給我一個月的寬限，然後你再把全部的事實說出來。

「蕭克斯與會特赦上」

沙奧門張大着嘴巴，看定了這封信，字跡不發一言。

「這是什麼意思啊？」曼用着很低的聲音問着。

「這就是說，菲侖克正給某一個入隱藏着什麼秘密咧！」沙奧門說道：「這就是說，

突然，他的臉抬起來了，像是受了極大的刺激。

「看啊！這信上的筆跡！」他急得有些發喘了。

伊的視線便隨着他的手指看過去；最初，伊也有些茫然不解，約摸遲疑了兩三分鐘光景，伊突然伸手過去，很敏捷地打他手裏搶過了這封信來，用力捏做了一團。

「這筆跡！這筆跡！」沙奧門重複地喊着：「幾年前子明已曾見過這個人的筆跡了！想起來了！這是萊司撥古爾的筆跡了！」

曼的兩個眸子很堅定地看着他，雖然伊的臉色還是很慘白，那一條握着這個紙團的手也還是在戰抖，但伊的態度是非常的果敢堅決。

「我想你一定是誤會了！沙奧門先生。」

#### 一四 貌似菲命克的人

沙奧門先生從瑞士迴返英倫的時候，差不多已帶回了一肚子的新聞，第二天馬上就到吉敏街那邊的一家小客寓裏去找菲命克了。這所在，現在是已算是菲命克的家了。沙奧門太太裏直然後，便滔滔不絕地講着，菲命克却儘是靜悄悄地聽着，不會插過一句話。

「當然，」這位矮小的老人一直連下去說道：「我就直接趕到蒙曲利阿克去，雖然那信紙的毛料已給我去了，但是我只要把各家旅館所用的信紙的原料來一對，便不很費力地查明那是皇宮大飯店的信紙。他們的領袖侍者還認得這位臘克萊斯吳命特先生，因為他是帶到那裏去的。並且每次都開得很有趣。而聽他的服用起居，也都非常時髦。可惜那領袖侍者不能把他們這位老顧客的身材面貌形容得如何清楚，祇說他是一個很年輕的人。態度很謙和遲緩，在前一天的早上從荷蘭那邊來的，一到就問他們有沒有一位叫做菲命克的客人。」

「從荷蘭去的嗎？你可記得清楚真是在早上到到嗎？」因為我有一個特別的理由，必須明白這點。」菲命克很急迫地問着。

「不，不，不，不，現在倒給你提醒過來了。他是在晚上到到，第二天早上，他

又搭着北行的火車走了。」

「他怎麼會找到我的通信處的呢？」菲命克第二次問。

「顯然是從『旅客姓名錄』上找到的。據他在那邊專管寫信室的一個侍者說，他曾經聽見他把許多報紙翻看着。現在，我的小朋友，你應該坦坦白白地告訴我，究竟你對於那騰克蘇奧倫特知道了多少？」

「菲命克掏出了那隻煙盒，先取出一支煙來抽着，然後答道：

「我辦知道的差不多大家都知道了。」他說的時候，聲音略帶一些酸澀，彷彿很悲傷的樣子。但他也有幾件事情，大家都不知道，唯有我一個人才知道。」

「但是，我的好朋友，」沙奧門把一支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很誠懇地說道：「我想你當然也知道爲你自己的利害着想，實在是必須把他的底細完全告訴我。」

「菲命克搖搖頭。」

「時候還不會到呢！」他還是堅拒着。從此，他果然不再有何表示了。

然而對於另外一件事，他却非常重視。

「啊！天哪！我不能再忍心坐視憂把伊的一生幸福，這樣隨隨便便地斷送掉。」他很有力地說道：「老沙，我瞧萊司滾對於伊所用的一番誘惑的手段，真是怪陰險可怕的，你自己一定也已經聽出來了。」

「沙奧門點了點頭。」

「我真不懂究竟是什麼緣故，」他接着又說道：「當然，桀司潑並不是一個長相很難看的腳色，他的禮貌，也是非常週到，真可算得很漂亮的一位伴侶。你大概不致於以為……」

「以為他一定能夠勝利嗎？」莠命克不住的搖頭。「不，我委實不相信如此！可是這些私事，我暫時不願意多加討論。你總該知道我真有些覺得厭惡了。不過我對於曼所懷的一種憂慮，你大概也同樣的感覺到了，所以我希望我們趕快回頭去，重新和伊聯合起來；雖然伊此刻對於我的態度差不多是很冷淡了，但是在這個世界上，無論什麼人，或是什麼東西，對於我再不能像伊一樣的重要了！伊並且已經願意和我結合了，要不是桀司潑的好計，伊必然早就和我正式結合了！」

他一面說，一面在屋子裏來來回回的走着，後來，又站住了，伸開兩條手臂來，表示很失望的樣子。

「我應該怎麼辦呢？我萬萬不能失去伊！……萬萬不能！」

他的聲音裏帶着很狂暴的怒意，顯出了他內心上所發生的感覺，沙奧門也聽出來了。

「我以爲現在你還並沒有失去伊咧！你不必失望得這樣早。莠命克。」

他對於莠命克，早就起了一重好感，而這少年人的最近的悲痛的遭遇，越發增加了他對於他的憐憫之心。

「我們不用再費多少力量，不久就可以在黑暗中見到光明了！」他竭力想安慰他。  
「這件案子的背後，一定隱藏着什麼祕密咧！我自己雖然沒有發現，但是我以斷定，你必然是知道得很清楚了。我並且還確信你目前正在給某一個人遮蔽着，你所以要遮蔽他的理由，我自然是不便胡猜的，不過我總有一天會弄明白了的！」

在這儼以搜集各種事實為業務的老人的生活史上，怪突而有興趣的經驗已是很多了，但從沒有像這件梅瓊暗殺案一樣的使他感到十二分的為難和困惑；這件案子自從大審以後，就從沒有一些進步。

克勞萊是大家所公認為可以給這件案子指出一些光明來的脚色，但是他從出事那一晚失蹤以後，便像已給地球吞了下去一樣，再沒有半些踪跡了；不但警察方面始終在用着極大的心力，打算把他搜尋出來，便是沙奧門，也有他另外所雇用的許多人幫着在搜索，然而誰也不能把這位亡命的巡長先生找到。現在看起來，他似乎顯然不是常和那臘克斯吳命特混在一起的；他是另外一個人，也許當出事的那一天，他曾和臘克斯吳命特連過一次手，但從此他們便各自分開了。

最初，沙奧門曾經有過一個猜想，以為克勞萊也許是和臘克斯吳命特一起逃亡出去的，可是他趕到蒙曲利阿克斯去仔細調查了一番之後，關於這一點，竟不能成立；便是其他各種問題，也是毫無結果。而他在倫敦和伊司德蓬可搜集到的許多消息，不僅更使他覺得昏亂不堪，而且每次還會使他不由自主的想到弗倫克身上去，彷彿命運之神在那

裏弄什麼狡猾，故意要使這個不幸的青年，添着最可疑的色彩。

蕭命克以前原在他叔父那裏當着祕書一樣的職務，後來桀司潑古爾突然來了，誰也不知道他是從那裏來的，祇是大多數的人都有了一個很浮泛的猜想，就是說桀司潑古爾從外國回來的。他在未來之前，曾經先和梅瓊有過一番長時期的談判，這一層是不再有什麼疑問的了；至於他們所用的談判的方式，却是完全用的書信，大約魚雁往還，足足經過了好幾個月。但是無論梅瓊發出去的信，或是桀司潑寫來的信，蕭命克都不會見過一封。

當這件案子成爲懸案之後，沙奧門從蕭命克和曼納脫爾兩個人那邊着實問到了許多可疑的情形，但是其餘的都極簡單，而且也未必有什麼重大的價值，最複雜而值得重視的就祇剩桀司潑的突然回國，和梅瓊的用那樣祕密特殊的方法，雇用這位年輕的祕書先生的那件事。

他寫給桀司潑的信，全是自己所寫的，而且還親自去寄出；至於桀司潑所來的信呢，顯然是寄在另外一處爲蕭命克不知道的祕密場所去的，且在梅瓊看過之後，立即就燒燬的。

桀司潑既到了韋莊，有一天就發生了一場爭吵；却並不是兩位青年人的爭吵，而是發生於蕭命克和他叔父之間。這場爭吵真是非常的劇烈。那末所以爭吵的緣故呢？蕭命克却不願說明，祇是沙奧門從他的言詞之間聽來，大半這場爭吵的責任就在他自己。此

外，還有一件事情，也是很使我們這位萬事通先生感覺到困惑的，就是弗命克和他叔父爭吵的一件事，巡長施密斯（其時他正是一個巡長）也有着相當的責任；因為這位巡長先生的能夠，伊司德蓬去，就是弗命克所介紹的，而且還是他把他領到梅瓊那裏去的。然而這也祇是許多頭緒中的一條，其餘的許多仍然是非常的黑暗。

沙奧門在弗命克那邊一退出，便直接回到自己的事務所中去，再第十二度取出他所搜集到的許多材料來，便是許多關於這件案子的經過以及和這件案子有關的各個人的歷史，重複依次仔細研究着。

這一晚，他走出公事房，已將近午夜了，但是第二天早上九點鐘，他已在上午伊司德蓬去的途中了。總算巧得很，長警惠司門這一天正好輪着例假。當沙奧門先生的車子在他門前停下來時候，他正在後面的菜園裏工作，當時便忙着趕出來，很鄭重地把他的客人招待進來。因為大審之後，雖然在當地的警隊之中。惠司門的威信似乎已降低了一些；但是全村中的人，依舊還相信，即使他們的長警日前暫時不能使這件梅瓊暗殺案完全破露，但若假以時日，那末將來破案的人必然還是他！

沙奧門被款待着走進了一間收拾得非常潔淨的屋子，這屋子一半作為灶間，一半作為坐憩室，地下是鋪着漆得像血一樣紅的地板，還擺着一條發光的草氈。惠司門夫人裝着慳大方的態度退出去之前，還給沙奧門拉過了一張拂拭得很潔淨的藤椅，讓他坐着。沙奧門少不得先把自己的來意極簡短地說了一番，長警惠司門站在他旁邊不加可否。

的聽着，到最後沙奧門的話說完了，他纔把頭搖着。

「關於那巡長先生，我所知道的只有一點，」他說道：「這一點我也曾給我們的大隊長說過了，那一天他也是坐在這一張藤椅上。」他用手一指。「他老是帶一些很神秘的態度。」我就是說巡長。如其他在灌足了黃湯之後，——對不起，原諒我說這樣下流的話。——他可以連續着給你說上幾個鐘頭，但是當他清醒的時候，你就不用想問出他一句話來。他的女兒祇和他一起住了兩個星期模樣。」

「他的女兒？」沙奧門像發現了什麼奇事一樣的跳了起來。

「他原是有個女兒的，我早就告訴過我的上司了！」惠司門依舊很鎮靜地說道：「倒是一個怪漂亮的小姑娘。我却也沒有見過伊多少次，祇知道在巡長到了伊斯德蓬之後，伊只來過兩個禮拜左右，後來便不見了。說來也有趣，他到伊斯德蓬的日子，我倒還記得；因為他所坐的那一輛小馬車奔得太快了，我就把他攔住，而且還按照着警律做了一個報告送了進去。我簡直不很清楚究竟伊是不是和他同住，他在倍亨姆山凹那邊有一所小小的屋子，我就在那裏見到伊，不錯，伊真是一個怪漂亮的姑娘。」長警惠司門的話是很雜亂無章的。「伊的身材很長很瘦，頭髮長得很黑，但膚色却像牛奶一般的白膩。可是他們竟不曾找到伊。……」

沙奧門忍不住又插嘴了。

「他們，你不是指警探方面嗎？」

長警惠司門來不及的搖頭。

「啊！不是的，」他說道：「遠在梅瓊被害以前，他們就在找伊了，差不多已找了幾年了！」

「那末，他們究竟是誰呢？」

「是啊！就是那幾個人啊！」長警惠司門還是慢慢地不就直接說出來。「我在」軍中知道古爾先生想要找倒伊的下落，但是他進行得太慢了，直到伊不見之後，又隔一兩星期，他纔開始尋找。這是很古怪的，」惠司門透出了沉思的態度。「我說古爾先生所用的方法是很古怪的，他並不直接來告訴我們，教我們幫助他。而由他自己雇用許多的人，做他的私家偵探，在伊斯德蓬一帶搜尋着。湊巧其中有一個人就是我妻子的兄弟，所以我也知道了。古爾先生爲了要尋找伊的下落，確已化了不少的錢了，而梅瓊先生也化得不少。」

沙奧門總算瞧見了一些微弱的天光了！

「梅瓊先生也要找伊嗎？」他便進一步問道：「那末他是不是和古爾先生合作的？」

「據我所知道，他們兩個人大概是各不相關地在搜索，就是古爾先生和梅瓊先生。」惠司門答道：「所以我說，神祕之中又有神祕，也許這許多疙瘩是永遠不會弄得清楚的。我想當日開審的時候，總會有一些頭緒問出來的，但是，你知道，那些律師先生做出了什麼好事來？」

講到結果，惠司門還是堅決地相信因為檢察處當局的無能，已使蕭命克伴逃了法網。爲了這一點，當他一個人在家裏的時候，往往把他的上司責罵得非常嚴厲，恨不能自己去提起抗告。這時在沙奧門面前，他雖沒有說出這一類迹近叛逆的話，但態度仍極堅決。

「你竟然還一心以爲蕭命克先生是有罪的嗎？」沙奧門在向他告辭的當兒，又像叮嚀一樣的問題。

「決無懷疑！真像我知道我自己此刻站在這裏一樣！」長警惠司門的答覆。口氣之間還帶幾聲驕傲的聲分。他覺得自己這個見解是永遠不會顛撲得破的。而我正是第一個走進那屋子去嗎？他不是站在那被害的人旁邊嗎？我們所發現的不是他的手嗎？現在倫敦銀行裏面不是纔出過作廢掉鎗花弄錢的事嗎？」

沙奧門微微一笑。

「我們有幾個人，却並不像你這樣想。長警。」說着，他便和這位視法律爲至的警員握手告別。

他這一次上伊爾德蓬來，居然給他帶回去了幾件新的事實，他一到倫敦，忙着把他們加進了巡長施密斯——即克勞萊——的記錄中去。

上文不是已經說過，沙奧門先生和英倫蘇格蘭警場之間原是有着彼此互不利用的關係的，而尤其其技巧的是在這個時候，他恰巧給那幾位警界領袖人物看得很清楚了，因爲他

繼幫助了他們，從事於搜捕一班在歐洲橫行了多年的出色的盜黨。而他所收藏着的大批秘密文件之內，竟有一部分發生了很偉大的功效，使警探當局得以取得有關那正在英國逗留着的第十七名竊盜的罪狀，因此把他送進了監獄中去，所以沙奧門在最近，是很紅的一個脚色。

當天他就親自去謁見警察總監，很不費事的得到了他的許可，讓他帶着一大隊警探就在當夜趕到銀鎮去，出其不意的實施了一次大搜查。那一所曼曾經聽見窺可溜走進去過的屋子簡直給他們翻了一個身，但結果還是毫無所獲。這一所屋子差不多是全空的，祇有一間比較大的房間裏面很簡單地安着一張小小的彈簧床，一張桌子，一柄圓椅，和一盞燈。地上還有一條地毯。這所屋子一起有四個房間，樓上兩間，樓下兩間，樓上簡直像從不會用過的樣子。

在一條甬道的盡頭，有一間小廚房，顯然也是並不會用過的，裏面空無一物，只在牆上擱着一張竹梯。從廚房間走出去，有一扇用鐵拴拴着的小門，打開這小門走出去，乃是一個小小的天井，左面和右面都是磚牆，和別人家的天井分隔着。因為這一排上的屋子的結構，差不多全是相同的。天井外面就是街了。這條後街就是勞夷司東廣場，和前面那一條銀鎮街是平行的，同為倫敦東區的陋巷。

沙奧門先生從後門裏回進來，還是不肯罷休，重復再到樓上去仔細查看；他希望能夠找到一扇暗門，因為他覺得那張竹梯有些蹊蹺，或者就是用以爬進密室去的。然而這

一次他越發不能如願了，牆壁上連一個釘孔都沒有。他又打聽出傑可澂古爾自從梅瓊遇害以後，只到這裏來過一次，在銀鏡那邊的人，消息原是很不靈通的，他們雖然時常可以聽到許多關於各處船塢裏以及泰晤士鍊鋼廠的許多零星的新聞，然而勞夷司東廣場那邊所發生的一切，雖然只隔了一條街，他們就不很清楚了；因此沙奧門先生這一天引着大批的警探，前去搜查時，每個人都覺得非常的詫異，大家都奇怪爲什麼警探只上他們這一處來搜查。

這一次的搜查當然是祇能算失敗，而且是失望的了；同時却又給他拾到了另外一個新的線索，這個線索是更神祕了，已把他引入了另一條極深極曲折的迷路上去。他本來已有許多打不破的悶葫蘆背着了，現在不啻又加添了一個，他畢竟到什麼時候纔可以得見天日呢？

搜索銀鏡後的第四天，沙奧門爲了某一件事情上甘登鎮去；說清楚一些，他是受了警探當局的委托，特地上霍來惠監獄去訪問一個囚犯的。這人最近纔提出了一種新的反證來，把檢察處以前所提供的許多證據一起全推翻了，因此警探當局和沙奧門自己，都覺得很注意。他一時疏忽，在來的時候就把他所雇的汽車打發走了，及至他回出來時，站在門前四面一瞧，連馬車都沒有；於是他就決定改乘火車到金十字街下來，當時他便開始從監獄走往車站去。可是他生性厭惡大路，便特地揀了一條比較近捷的小路抄過去，他並且知道從這條小路上抄過去，就可以走到亨濱司特路。

他所走的一條小路是蕪勞頓路，這路雖然很短，但兩旁却全是商界中的一般領袖人物的住宅，他一路過去，一路揮舞着他的雨傘，嘴裏還在低聲哼着；他走路的時候，原是有這種隨便唱幾曲的習慣的，突然，他瞧見了一件特別的事情，立刻就使他站定了，而且還把他詫異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這時候，大約已有五點半光景。天氣又是很陰沉，可是沙奧門先生的目力一向是很出色的，所以決不能說他看錯了什麼東西。蕪勞頓一路上的屋子差不多全是新式的建築，而在人行道和屋子的中間，家家都有一片小小的花園隔離着，花園進去，先是一道高約六七級的石階，然後纔是前門。就在某一條石階的頂上，在開直的門框之下，正在表演着一幕小小的怪劇，因此把沙奧門先生駭住了。

劇中人是一個青年人和一個少女，那少女長得很美麗，但臉色却非常慘白；而那青年人簡直是第二個葛倫克梅，長得一模一樣。他穿着一套很粗糙的毛織物的衣服。戴着一頂邊緣很闊的呢帽。然而使沙奧門先生吃驚不止的還不是這個人的面貌，而是他們兩個人的態度。那少女顯然是在向伊的伴侶作什麼請求，可惜沙奧門先生站得太遠了，聽不出伊所說的話；只見那青年人用力掙脫了伊的手，想立刻走開，伊却依舊把他的手臂抓住了，抬起了頭，透着一種哀求苦告的神氣。

沙奧門先生應得真有些怒髮衝冠了，他瞧那青年竟舉起手來，不稍憐惜地把伊一拳打進了門裏去，接着又極粗暴地把那大門砰的一聲帶上了，自己便忽忽走下石階來，只

本轉身，很快就離開。

沙奧門直僵僵地站在那裏，倒像是已給什麼東西絆住了。半晌不能動彈，及至他回過神來，復自己的知覺時，那個青年人已在前面一條街上轉了一個彎不見了。沙奧門便取下了他那高頂禮帽，擦拭着前額上的汗珠。他這時候已像一個久病新愈的人一樣，不能再有什麼活動了。他先慢慢地走向那一所房子前去，但是走到門前，又使他呆住了，他不知道應該憑什麼理由可以上去叩門。這假使方纔那個大真是薛俞克的話，那末無可掩飾地他自己所懷的種種見解簡直是完全錯誤的了。兩這在神秘的暗殺案，從此將發見其神祕了。

其實不久，他的智力開始恢復了，他把這屋子的號數忽忽地記了下來，便忙着趕上去找那青年去，但是他轉過一個街角，便不見他的影跡了。再奔上去，轉一個彎，還是無所見；幸而就在這時候，來了一輛空的汽車，便立即跳了上去。

「上結敏街的警察旅館去，儘快些！」

至沙奧門，他覺得這些辦法是為士可以打破他的疑團的。

## 十五 壁爐裏的一封信

格林旅館的建築可不是怎樣講究的，只把一層層的屋子像堆積木一般的堆了起來；雖然地帶開設着一所餐室，但它的地位是小極了，簡直等於一間廚房，幸而住在這旅館裏的人，也難得上餐室來，十有八九是教侍者送進臥房中去用的。蒯命克住的房間就在三樓上。沙奧門下了車，付過車錢，便急不及待的搶進大門去，湊巧有一架自動電梯正在三樓上，他便鑽進去，掀動了電鈕，直上三樓。當他在舉起了一手向蒯命克的門上叩着時，他心上真不免有些憂慮，總道是裏面決不會有人來應門的；不料事實竟大出意外，蒯命克似乎很詫異地地看着他。

「請進來！」沙奧門。他很難地感道：「你最近又得到了什麼新聞嗎？快告訴我。」

蒯命克似乎很詫異地地看着他。

「你到這裏來了多少時候了？」沙奧門問。

「我到這裏來了多少時候嗎？」他把沙奧門的問句複述了一遍。「酒館的時間是算不

出來了，祇記得吃過中飯以後，隔不到多少時候，我就回來的。

沙奧門先生真有些莫名其妙了，但是還不能深信。

「你方纔換下來的是那一套衣服？」

這一次可就輪到蒯命克發呆了。

「衣服？」他忍不住反問道：「你在弄什麼玄虛啊？我的老朋友！」

「你今天穿的是那一套衣服？」沙奧門依舊堅持着他的問題。

蒯命克便立即走進他的盥洗室去，捧出了一大堆凌亂的衣服來，攤在一張椅子上；這就是他日常可穿的一套藏青哩噠的衣服。

「現在，告訴我，你開的是什麼玩笑啊？」

「這不是什麼玩笑！」沙奧門抗辯道：「我可以發誓，在不到半點鐘之前，我的確在甘登鎮那邊聽見你！」

「我也不用假裝不知道甘登鎮那個地方，」蒯命克笑道：「但是我沒有上那個冷落的

地方去至少已經有了三四年了！」

沙奧門現在是無話可說了，他就在椅子上坐着，呆呆地思索；在他想來，無論在蒯勞頓路六十九號屋子前面發脾氣的那個傢伙畢竟是誰，總該不是蒯命克了。因就自動把這件事細細告訴了他，蒯命克很注意地靜悄悄的聽着。

「或者說不定竟是你自己看錯了，……我想天氣這樣陰沉，光線又暗，的確是很

容易看錯的。」

但是沙奧門却一定不肯承認。

「即使把我送上法庭去，我也儘可宣誓有說，那個人實在是你！」他真比什麼人都厲害。

弗命克回頭去望着窗外。

「那真是太奇怪了！」他喃喃自語道：「我想我也不能爲着人家面貌和我相像就對他起疑啊！可憐的女孩子！」

「你說誰可憐啊？」沙奧門釘住着問。

「我就說你方纔講的那個可憐的少女啊！」弗命克忽又透出了一種不勝其憤懣的神氣。「這世界上，竟會有這種人面獸心的傢伙！」

「你真使我害怕極了。」沙奧門的話。

弗命克便哈哈大笑起來。

「我猜你總道是我不久就要給他們送上法庭去，依傷害他人罪起訴了。」他不很注意地打趣着。

「我還不止這樣想咧！」沙奧門的態度還是非常的嚴肅。「現在，我可以斷定，事情決不止如此簡單。我不妨先設一個假想，就是這裏有一個面貌和你十分相像的人，而這個人却正和你的敵人在合作着。」

蕭倫克彷彿覺得很厭倦地搖着他的頭。

「我的好朋友，」他露出了「絲微笑」說道：「我已經不願意再去想這種神祕莫測的鬼戲了，還請和我一起出去吃晚飯吧。」

張植是沙奧門先生並沒有接受他的邀請，因為他已經另有約會，而且他還忙着要去思索一切的雜情呢！

靜坐着思索一切，有時候原可以解決幾件難題的，但這一晚，沙奧門的思索却並不會發生多大功效。當他回家去休息時，他的腦神經上已充滿着困惑和煩惱，像一個新近因投機而失敗的派一樣。

沙奧門是個早上起得很遲的人，幾十年來，差不多已經成了一種習慣。非到十點鐘不進早餐，而他的早餐又是照例要人送進房去，讓他躺在床上吃的；同時還給他事務所裏的辦事員規定了一個標準，每天十點鐘就得把他們替他收下來的一切信件，從事務所送到他的家裏來。

這一天，他的信件又送到了，其中却出乎意外的夾着一封使他非常有益，非常興奮的信，簡直是等於送給了他一個非常濃厚的希望，原來這封信是從長警惠司門寄來的。

「沙奧門先生：

日前承蒙顧訪，暢談至幸。僕頃復由吾妻處檢出該女郎（即巡長施密斯之女）之小影一幀，此乃古爾先生因尋訪此女郎而授與彼所雇用之各密探者，旋即由我

「請我的弟媳與我妻，敬以陪奉，或足爲

「每日先生之」助也。

「好妻與母。」

君忠實之僕人

彼特約翰惠司門上

一封司門惠生的來信，寫得很清適文雅，不像是個長警的手筆；而他所說的那張照片的外面，還用上好紙裱得很整潔地裝着。沙奧門來不及的把它撕開，果然是一張橢圓形的小照，裏邊小照祇在沙奧門的眼簾上一晃，就使他全身震動了，原來這照上的人影竟就是那他在弗勞頓路第六十九號房子前面石階上所見的少女。

「一個電話就把這消息告訴了弗命克，一小時之後，這兩個人已在後井街的事務所裏會晤了。」

「我現在就要到那邊去見見這位少女，」沙奧門首先說道：「你可願意一同去嗎？」

「再高點，再高點，」弗命克答道：「這像雲霧在天穹上，我也和你一樣的，我常無禮的。」

本案的第一位嫌疑犯——就是蕭命克——現在已完全潛脫了。沙奧門暗暗地想

着。

「後來伊就不見了」蕭命克又繼續說道：「接着，柴司激怒又來了；大概柴司激和這少女之間，一定是有着相當的關係的，我却委實無從揣測。我所知道的祇是他對於伊顯然是非常的關心，並且還想法找到伊；但是據我現在還記得的情形而論，他始終沒有達到目的。」

沙奧門的車子正在下面候着，於是不到幾分鐘工夫，他們已在外觀很富麗端正的蕭勞頓路六十九號屋子的前面下車了。

應門的是一個年輕的侍女，伊彷彿很詫異地從沙奧門的臉上看起，一直看到和他同來的這個年輕人。

「這裏有一位姑娘住着嗎？」沙奧門首先發言。

同時，他又把蕭司門寄給他的那張照片取了出來。

「不錯，是這一位姑娘。」

那侍女答應着，而伊的視線却還在蕭命克臉上釘着，

「我要見伊。」

「伊已經去了。」侍女答覆。

「你爲什麼儘是注意着我啊？」這一次發問的是蕭命克梅：「你從前可曾見過我沒有

？」

「是的，先生。」那侍女答道：「你不是常到這裏來的嗎？或是另一個相貌和你非常相像的先生。——你不是梅先生嗎？」

「對啊！這是我的姓啊！」蕭侖克笑了：「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委實從不會到這裏來過啊！」

「那末，現在這位女士又上那裏去了呢？」沙奧門插嘴進來問。

「伊在昨天晚上去的，所有的東西也一起帶走了，我可不知道伊到那裏去，祇聽伊是坐着汽車走的。」

「屋子裏還有什麼人住着嗎？」

「沒有，先生。」侍女答道。

「你在這裏做了多少時候了？」

「大約一個禮拜，先生。」那侍女倒答得很爽利。

「我們全是伊的朋友，」沙奧門老着面皮說謊道：「今天伊特地再教我們來看看，一切事情弄得好不好。」

那侍女當然不能就相信他，可是沙奧門已裝出了怪神氣活現的樣子，一揮手推開了伊，大踏步走了進去，立即開始望各處查看。

裏面的傢具很簡單，但都是很精緻的。



「啊！如其我真有二個雙胞胎的兄弟，像這樣虐待着他的妻子，住在甘塔鎮的話，這件事可真有些棘手了！」在他們坐着車子回到沙奧門的事務所去的路上，他似乎很擔心地向他的朋友說。

一路上，沙奧門老是靜着不說什麼話，弗命克和他說，他也祇是隨口「啊」「噢」「唉」的應着。

到了事務所，沙奧門就在他自己的密室裏取出了那一張已撕碎的信紙來，小心翼翼地在他的公事桌上把它們拚將起來；可是這紙上既沒有發主止，也沒有卡司其他的套語，只直截爽快的寫着：

「汝等必須速離倫敦，今日沙奧門已見汝二人矣！速至喬處靜候消息！」

下面也不會簽字。但是這兩個個人看了之後，已隔着桌子面面相覷了，因為彼此都知道這信上的字跡乃是傑司撥古爾的字跡啊！

## 十六 巡長施克斯的出現

這時候，筵司澄古爾正在踏着積雪，緩緩地望曼所住的一所小屋行去。——曼這所小屋就建築在山坡的半腰，可以俯瞰却芒尼克斯全境。（緊隣瑞士之法蘭西市鎮）把他從車站那邊載過來的那一副「轎」還在車腳下停着。曼在走廊下望到了他，便吹着口嘯，表示歡迎。他先踢去了腳下的雪塊，然後跨上石階，在廊沿下會到了曼。

「想不到你真會來的，我太歡喜了！」說着，便把兩支手一起伸過來，讓他握着；視線射在他臉上，顯出很嘉許的意思。筵司澄的臉色近來已不像先前那樣慘白了，紅亮晶晶的透着怪康健的神氣，祇是比較黑一些。

「這樣在雪裏亂跑，不像發瘋嗎？是不是？」他彷彿懊悔有此一番跋涉。

「你真是一個怪到禁的獨生者，筵司澄，我相信除掉你的日常生活之外，你便不願意做旁的事了。這一次，你爲什麼一直從荷蘭那邊兜到赫赫薩伏（法國東南部貼近瑞士的一省，却芒尼克斯即屬於這一省。）來呢？」

「他已經隨着曼走進了一間溫暖而舒適的起坐室，站在一架爐子面前，把那凍僵的手指湊在炭火上暖着。

「你還要問嗎？我是特地來看你的。」

伊彷彿想規避什麼似的來不及的掉轉了話鋒。

「上個月以來，我簡直從沒有做過一次實驗，——至少不是你所說的那種實驗，可是我另外在從事着的那一種實驗，却進行得非常順利。」

「那末是什麼實驗呢？」伊帶着好奇心問。

「總有一天我會告訴你的。」傑司潑的答復。

他就住在阿爾卑斯大旅社，打算要在却芒尼克斯逗留一個星期。他們便隨意閑講着：先講講天氣，又講講那把整個的村落埋在一片白氈子下的大雪，以及那變幻莫測，雲霧重重的勃命克高山的景色，（此山亦即阿爾卑斯大山脈的一峯）自從曼到來以後，簡直不曾清清白白地透露過，再講到曼初來的那一晚，怎樣在好夢裏給那些早崩的冰山的巨聲所驚醒，又講講那上阿金鐵亞（附近市鎮）去一條道路，怎樣風景優秀；和那流得極好聽的，透着靈空的大次川；還有那些全部被大雪埋葬掉的小村落；——他們一切都講，只除那些藏在他們自己心坎深處的話却一句也不提。

後來傑司潑終於首先打開了這沉悶的空氣，提到了菲命克到日內瓦去的一回事。

「你怎麼會知道的呢？」曼問着，態度突然變得嚴肅起來。

「有人告訴我的。」他隨便答應着。

「傑司潑，你可曾到過蒙曲利阿克斯？」伊一而問，一面把一隻眸子牢牢地看定着

「不錯，我曾經到過蒙曲利阿克斯的，因為我要到考阿克斯去。」他說道：「考阿克斯是山頂上的一個小小的村落，要上那邊去，就非得經過蒙曲利阿克斯。你為什麼問這個啊？」

曼頓時打了一個冷戰；當天伊竟不能把它消除掉，便是第二天，也還不能使伊安定。

他們在山上少不得也要玩玩一般普通的遊戲，如爬軸滑雪之類。當築司潑上山後的第二天的早上，他們一起站在初明的晨光中，瞧那朝陽所射出的紫紅色的光芒，在勃魯克高山的許多巉峯似的山嶺的背後閃爍着。

「這個景緻不是很燦爛華麗嗎？」伊低聲問着。

他點了點頭。

眼前的清明而明淨的景色，立刻給予了伊相當的刺激。使伊振作了許多勇氣，掃盡了一切無謂的恐怖；突然出乎意外的旋過頭去，直捷爽快的問道：

「築司潑，誰殺死梅邊的？」

他並不就答復，他的一雙蓄於思想的眸子正在儘量的飽覽那華麗的陽光，偉大的輪廓，渺茫的空間，純粹的色調，以及勃魯克高山的整個的晨景。隔了一會，他纔發話，但聲音是非常的低，像耳語一樣。

「我知道那個殺死梅邊的人至今還活着，而且還很自由。」他慢慢地說。

「那末究竟是誰呢？」

「如其你現在還不知道，那末也許你永遠不會知道了！」他說。

此後，兩個人全都靜着不再說什麼話，足足僵持了五分鐘光景；其時山頂上的紫紅色，已逐漸轉淡，變成蒼黃色了。

於是伊再鼓起了勇氣問道：

「你有沒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他把頭搖着。

「直接也沒有，間接也沒有！」他的答覆是簡潔而肯定。這話一說出，曼就很柔順地倒在他的懷中了。

在他們兩人的中間，可說從沒有講過一句關於戀愛約會子，也不會曾經歷過柔情如水的歷程。他們所寫的信，更是無一不通不可公開。雖然這也是一件戀愛事件，但它是在普通許多戀愛事件的終點上——就是在勝利或屈服的情形之下——起始的。便是在這種特殊的過程中，曼納脫爾女士竟出乎各方意料之外的宣佈了伊的婚約，伊祇很簡略地寫了幾封信給伊的親友，作為通知。

兩星期之後，曼回到英國來了，沙奧門特地到却冷十字街車站去接伊，伊堆着滿面的喜氣，精神煥發，似乎更比從前康健美麗了許多。

可是當沙奧門見到了這種情形，他却並不歡喜，反覺得很憂心。他決定要盡一種責

任，但他也知道如其他執行了這一種責任。當場是一定很不歡的。他還覺得要和曼細細選論，是絕對無用的。他現在所能告訴伊的無非是一些不完全的理想和猜度。不過，至少限度，他以為到最後是必能穩操勝券的。他在自己的腦神經上辯論着，究竟要不要馬仕有所表示；因為他也擔心他的話未必能夠說得怎樣圓滿，所以他終於躊躇着不肯開口，後來，他就把自己和曼會晤的一霎那的情形去告訴萬命克。

「我的朋友，從伊的神氣看來，伊只是一時間的昏迷。」這個矮小的老人很失望地說道：「啊！如其我的那一份可怕的記錄在昨天就能夠弄完全了，那末我就不難在一分鐘內使伊信服我！在過去之中，的確從不曾有一件案子像如此的難於偵查。」

「我們難道就無可爲力了嗎？」萬命克說道：「我真不能夠相信會有這種事情發生，伊竟就此嫁給了傑可潑嗎？好上帝！無論……」

他的聲音是非常的粗啞，兩支手很劇烈地在震着，表示了一種極有力的反抗的意思。

沙奧門正在攙着自己的下頷。

「我看還是你去瞧一瞧伊，」他想出了一個主意了，態度是相當的嚴肅。「在同時，我就去見古爾。」

萬命克有些遲疑的樣子。

「我也知道你的爲難，」沙奧門接着又說道：「可是現在已經是很危險了，不能再讓

你的那一種無聊的好善之心把你攔阻了。這件事情我們必須不惜一切犧牲，用全力去阻擋它！我們是正在和時間掙扎！在一個月之內，也許再可以快一些，我們一定可以得到全部的事實了！」

「那末關於那在甘登鎮上發現的少女的踪跡，你可曾有過什麼新發現沒有？」蕭侖克問着。

「伊簡直完全失蹤了」沙奧門答道：「我們雖已盡力搜索，但是也不會得到一些新的發現。」

這一天的下午，蕭侖克特別用心打扮着，並且還預先打了一個電話去，得到了伊的允許，然後一分鐘也不差的到了那裏。伊却還像平常一樣的很誠懇，很興奮。

「你何以不就來看我，使我盼望了好久？蕭侖克。」伊先說道：「你今天來不是要給我道喜嗎？」

當伊在說話的時候，伊的視線是直射在他的臉上。

「這是你猜錯了！曼。」他很彬彬有禮地說道：「你也未嘗不知道你在我的心目中是怎樣重視的一個人，而且我又怎樣熱烈的希望要得到你；所以，我今天真不知道怎樣可以給你道喜。說實話，我對於這件事實在很不明白。依我猜想起來，大概是我所癡心傾愛着和想望着的你，在最近之中，一定也變了態度，像許多人一樣地在懷疑我了！」

「可是，假使我真的有些懷疑的話，」曼很和氣地說道：「我還會允許你來見我嗎？不！蒞命克！不要誤會了！我從前實在還是一個小孩子，所以……。你要知道，雖然這件事耽擱了幾個月，但是我相信，並且我知道我是一定要十二分的後悔的；因為我幾乎算了一個大錯，幾乎使我自己變為一個永遠沒有快樂的女子。——原來我自己是一向愛着傑司發的。」

伊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依舊是很冷靜，絲毫沒有感情的衝動或緊張的表顯。後來蒞命克把他自己和曼相見的情形講給沙與門聽的時候，便把伊這一段說話，形容得像機器所發出來的一樣。

「我希望你不必因此介意！」曼又繼續說道：「往後，我們還是像先前的做一個好朋友。無論是你叔父臨死的那一個印象，以及那大審時的情形，還有傑司發曾爾所做的事，都一概不該影響我們的友誼。」

「但是，這個對於我還有什麼意思呢？」他竟不能容忍地說出了這一句話來；於是兩個人便面面相覷地對視了一分鐘模樣；蒞命克却立刻猜到了伊的心事，忙自動的表示退讓。

「我可以猜到你的心事，」他說道：「你已經誤會了我方纔那一句話了！此刻你正在回想那一天的大審的時候，那個混帳的檢察官所說的混話，就是說我如和妳結了婚，便可以得到我所計劃着要得到的一切。」

伊倒有些發怔了。

「這是很難聽的話，是不是？」伊承認道：「然而，這一個念頭方纔的確曾經跳進過我的腦神經來。一個人原是不能控制他自己的思想的。弗命克。所以你只要知道我確信你是一個無罪的人，也就可以知足了。有許多無謂的思想，往往會像亂草一樣地在人的腦神經上長出來，而且無從斬草除根的。以後，要是我再回想到那檢察官的話，請你別再責備我，這真是一個不由自主的可恨的思想！」

他把頭低了下去。

「另外還有一個思想，倒不是什麼不由自主的。」伊連下去說道：「因為我希望能夠維持我們的友誼，並且使一切都像先前一樣地繼續下去，所以我要向你提出一個問題：現在你的二十四歲的生日已經過去了，——從前你說你的叔父蓄心要使你在那一天以前不能結婚；然而你至今還不會結婚，而你的二十四歲的生日已過去了，究竟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呢？」

「已經有許多事情發生了！」他很冷靜地答道：「第一，我的叔父已經突然死了！除掉他的遺囑上所分給我的一份財產以外，我已經也是一個富人了！現在我倒也要問問你了！」

「這種事情我是一些都不知道的。」伊回答得很乾脆。

他把兩個肩膀聳了一下。

「難道傑司澄沒有告訴你嗎？」

「沒有，傑司澄不會告訴過我什麼話。」

弗命克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那末，我祇能說在我叔父被害的這件案子不會破露以前，你就絕對不會知道！」他極有勁地說：「我祇能再把我已經給你說過的話重說一遍。」

伊便伸出一條手來，送到他的胸前去。

「我完全相信你，弗命克。」伊說道：「我並且自己承認是錯了，就是對你有很少的  
一些懷疑也是不應該的！」

他便握住了伊的手，說道：

「噢，那末傑司澄究竟對你用了什麼魔力啊？」

他們這一次會晤中，曼的臉又第二次紅起來了，當時就把伊的手縮了回去。

「這是很普通的，傑司澄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魔力。」伊原是有着一些着惱了，但伊終於勉強忍耐着，立即恢復了常態，還發出很溫柔的一笑。「這種感化作用是每一個女人可以領會到的，將來你自己一定也可以明白的。」

弗命克很傷心地苦笑着。

「那末，是不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你回心轉意了嗎？」他問着。

「世界上沒有這種東西了！」伊的語氣非常的肯定。

伊不由覺得很抱歉起來，因為當伊把這一句話一說，他就把兩支手臂很無力地在坐椅上擱着，眼睛望着地下，活活顯出一種萬分失望的樣子。伊便輕輕地走將過去，把自己的手臂勾住了他的手臂。

「別這樣煩惱！弗命克。」伊用着一種最柔和的聲音說道：「我實在是一個反覆無常，而又很愚笨的女人，我自己也知道；所以我真不值得你爲我而發生一分鐘的不快！」弗命克勉強掙扎着站了起來，一陣風似的搶起了他的帽子，他的手杖，和他的大衣，接着便伸出手來，和伊握着。

「再會！祝你幸福！」他很有禮地退出去了。

在同一個時候，另外有一起情形恰巧相反，差不多像相罵一樣的會晤，發生在桀司濼所住的那一所小屋子裏。他的屋子是在橫資茅斯路。桀司濼和沙奧門以前已曾見過好幾次了，但是沙奧門直接上他家裏去見他，這一次還還是第一遭。

當他到的時候，桀司濼特地到門前來迎接他，很誠懇地歡迎着，立即把他引進了一間以一半劃作化驗室的書室；這一所精美的書室，是在梅瓊遇害之後由他另行添蓋起來的。

「恕我不用什麼旁敲側擊的方法來浪費時間，我們就來講正文吧！」這個矮小的老人一面說，一面把他那一隻公事包擱在座椅上，急忙忙的把他扭開了。「我可以直捷爽快的告訴你，我是代表着弗命克梅君而來的，並且我相信我同時也是代表着公正給予人類

「使命！」

「不管你的動機如何，總是很可欽佩的。」桀司潑很客氣地對答着。他把堆滿在寫字檯上的許多書籍稿紙之類推開了一些，自己就在寫字檯的一角上坐着。

「你也許自己也覺得你是多少應該受些嫌疑的？古爾先生。」沙奧門不知顧忌地開始了他的詰問。

「受你的嫌疑，還是受當局的嫌疑？」桀司潑很冷靜地反問着。

「當然是我的嫌疑。」沙奧門極有力地答道：「我是決沒有權力可以代表當局說話的。」

「那末是你的嫌疑是從何而起呢？」

他把雙手深深地插入褲袋裏，兩個眸子不稍移動地看着桀司潑。

「第一，我懷疑你是很清楚地知道誰是暗殺梅瓊的凶手。」

桀司潑向他點了點頭。

「不錯！我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給你那一位好友蒯命克梅君所殺死的。」他的答復也是一樣的鋒利。

「我想，」沙奧門冷然說道：「你是的確已經知道那凶手的，並且也知道實在不是蒯命克。」

桀司潑就不再和他爭辯了，只在他的嘴角上透出了一絲微笑，此外便沒有什麼表示。

了。

「那末，你還有其他什麼話要提出呢？」他一味挑逗着。

「這一個是格外要有趣味一些呢！因為裏面還牽涉着一位異性。」沙奧門果然又說道：「你不是將和曼納脫爾女士結婚嗎？」

桀司潑點着頭，表示承認。

「在過去的幾個月以內，你已經深深地把伊感化了。」

「我希望如此。」桀司潑彷彿有些得意的神氣。

「這一種感化力，當然是可以用人類的普通的情感來取到的；但是，也可以，」說到這裏，沙奧門爲要表示他所說的話的力量起見，便把一個拳頭在桌子上不住的敲着。

「一個聰明的化學家，也可以想法子使對方的意志力軟化，以遷就他自己的意志。」

「是不是用藥的力量？」桀司潑問。

「用藥的力量。」沙奧門點着頭。

桀司潑笑起來了。

「我倒很願意知道這是那一種藥！」他說道：「如其有人真能夠發明這一種藥，那就沒有做不到的事了。譬如我現在給你喝了一些藥水，你就可以把你所知道的一起告訴我。天下會有這種事情嗎？我一向聽人家說，你的知識是非常廣博的。」他帶着一種調笑的神氣說道：「沙奧門先生，憑着你所搜集到的那末許多無奇不有，無所不容的資料研

究起來，你的知識自然是一定非常廣博的，我想你總不見得還會相信真有這種藥吧？」

「恰巧和你的推想相反！」沙奧門得意揚揚地說道：「這種藥不但有人知道，而且已經用過了！在許多年代以前，就有人知道這種藥了。當法國路易十六的時候，便有人利用過了，後來有好幾處的瘋人醫院，也會利用它來使那些發狂發得太可怕的病人安靜下去。」

他瞧萊司潑的眼睛裏似乎漸漸地興奮起來了。

「啊！我倒從不曾聽見過這種事情啊！」萊司潑慢慢地說道：「據我所知道，能夠發生這種作用的藥祇有一種，就是臭素加里。」

沙奧門便在他的公事包裏取出了一張紙頭來，讀出了一大串專門名詞，多半是美國和德國那邊研究心理學的機關。

「啊！這一種藥！」萊司潑透着怪輕視的神氣說道：「我也知道它究竟是做什麼用的！在三個月之前，英國醫學雜誌上已有過一篇討論這一個問題的作品，這是一種使人入於半麻醉狀態的海星精或嗎啡精的相類的東西。我恐怕，沙奧門先生，」他又很誠懇地說道：「你已經完全誤會了！我是一個忠於科學的信徒，所以依我說起來，你的猜想實在是近乎虛幻的。我希望你能夠接受我這個善意的忠告，不要再作這一類非非之想了！」

「那末，我不妨另外再給你提出一件事來，古爾先生。」這個矮小的老人倒並無惱羞

成怒的意思。「對於我，這就是一個最主要的理由，爲什麼不願意讓你和這一位小姐結婚；並且憑着伊往日對於我所表示的那種信任的態度推測起來，只要我向伊一忠告，伊是必然會感動的。」

「是什麼一回事呢？」萊司潑點問着。

「這件事是直接和你的名譽有關的。同時，我也覺得很痛心，必須把這件事提出來。」沙奧門偏是不就立即說出來。

萊司潑也不着惱，還是像先前一樣的對他發出那一種莫名其妙的微笑。

「即使是一個完美無缺的有道德的人，我想在現代也是不免要受攻擊的。」他很幽默地說道：「那末，就請你說下去吧！你的話聽來倒是怪有趣的。」

「不久以前，你曾經到過荷蘭去，這件事曼納脫爾女士知道不知道？」

「伊知道得很清楚。」萊司潑點着頭說。

「在荷蘭的時候，還有一個女人和你在一起，」沙奧門又進一步的質問着：「這一件事奈廷曼納脫爾女士也知道嗎？」

萊司潑從桌子上瀉了下來，直挺挺地站着，抵下了頭，把他的視線直射在質問他的那個人的臉上。

「你所知道的就是這一些嗎？」他的聲音依舊很和軟。

「還有呢！我所知道的尙不止這一些。」沙奧門不稍放鬆地進攻着：「人家瞧見你常

和伊在一起，並且伊和你住在一個旅館裏，用着古爾夫人的名字。」

傑司潑點着頭，表示並不否認。

「請你原諒我，不能和你討論這一件事情。」

「那末如其我和曼納脫爾女士去討論，便怎麼樣呢？」這個矮小的老人倒是一個善於挑撥的腳色。

「你有你自己的自主權，我不便干涉！」傑司潑很爽快地說道：「並且我敢大膽的說，如其你認為這是對於你有益的話，你就儘管去和伊說；可是不論你去說，或是不去說，我總可以給你擔保，曼納脫爾女士依舊是要和我結婚的！」

談話至此，便宣告給束。他把他的客人忽忽地送到門外，也來不及等他的汽車開走便自己把門闔上了。

這一天的晚上，那兩個好朋友又碰頭了，各自把訪問的經過報告出來。

「我可以斷定這件事一定已有了很大的障礙了！」菲命克十分重視地說道：「伊已經不是伊自己了。伊說的話呆板而遲鈍，似乎在背一課書一樣。你要是聽到了伊的說話，你就會發生一種感覺，總道是有什麼人在伊背後拉着線，教伊說話或動作。這真是可惡極了！老沙，我們應該怎樣去對付呢？」

「我們必須阻止這件婚事！」沙與門極堅決地說道：「凡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無論何種方法，我們都不惜採用！千萬不要誤會，」他越說越有力了。「古爾是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阻止他的！從他的態度看來，真是一個一意孤行的脚色。我也知道我已經把他打倒了！其實也是僥倖，居然給我發現了和他一起在荷蘭的那個女人。我打發我的手下人去翻看那一家旅館的登錄簿，果然找到有倫敦古爾先生和古爾夫人的名字，還好，他倒並不會用化名。」

「現在最好立刻再去見一見曼。」弗侖克說：「把一切的事實全給伊指出來，看伊還有什麼話說。——雖然，這個辦法我實在很反對，似乎有些偷偷摸摸，不很大方。」

「偷偷摸摸？」沙奧門跳起來了。「你這個人真太不中用了！在這種工作上，我的朋友，你實在太覺多疑了些！如其人人像你這樣，還有什麼事好辦？明天我一定就去看伊！」

「我願意和你一起去。」弗侖克思索了一分鐘模樣，說道：「在這件事上，我決不再想躲避什麼責任了！伊也許顛倒要怪我不該出後干涉，但是我已經忍耐到了最後一步，我不再有什麼顧忌了！——一直到伊能夠給我們救出來為止。」

討論結果，兩個人便決定明天早上先到沙奧門的事務所集合，然後一同出發。

「記着！」在他們快要分手的時候，沙奧門又用着很嚴重的態度說道：「要是古爾知道這件事情已經很緊急了，他是決不肯就此中止的！」

「你不是以為我們最好先作相當的準備？」弗侖克請問着。

「不錯，我實在如此想。」沙奧門點頭道：「我恐怕蘇格蘭警場那邊不見得願意給我

們派人來；可是另外有一家組織很嚴密的私家偵探，以前也曾給我辦過幾件事，我想他們一定可以給我派一班人去，用心保護着曼的。」

「我希望你趕快就去和他們接洽！」弗命命克熱心地催促道：「我真爲伊擔心了！伊必須一刻不離的在他們的監護之下。我要先去想法子和伊的侍女接洽一下，那末我們就可以知道伊在什麼時候要出去，最好我們再要準備一個駕駛機器腳踏車的人，教他在山佛大飯店門前候着；那末無論伊要上什麼地方去，他也可以追隨着了。」

在事務所的門口，他們方始分手；沙奧門回到家裏，就在電話中傳出了一切必要的命令。究竟這些命令如何必要呢？却就在那一天的晚上證實了！

九點鐘的時候，曼正想一個人坐下去進伊的晚餐，忽然來了一個電報；這電報是從伊一向熱心着在服務的那個救濟會拍來的。上面寫着：「至急。有最緊要之事須相告。速來。」具名的是那救濟會的看護長。伊就放下了完全不曾用過的晚餐，來不及的站起來，只忽忽換了一件衣服，便趕出去雇了一輛汽車，望倫敦東區疾駛而去。

伊到救濟會的總部一瞧，裏面却並無燈火；在門樓下面，站着一個給伊們充衛士的護勇隊，可是曼並不認識他，顯然是新來的人。他一見曼來，便忙着上前招呼。

「你是納脫爾女士嗎？我想多份是你吧？看護長已經上銀鎮那邊去了，伊教我伴着你一起去見伊。」

曼就把伊所雇的那輛汽車打發走了，隨着伊的衛士走進那一帶處於銀鎮和救濟會之

欄的小路中去；這些小路都是很狹，很曲折的。正當伊走在一條街燈很黯淡的短巷之中時，伊看見在人家屋簷下停着一輛很大很華貴的汽車；伊不由覺得很奇怪。像這樣講究的代步品，怎麼會開到銀鎖這些窮街陋巷之中來呢？可是也不容許伊多想，突然，對面照來了一道燈光，伊的手才舉起來想遮蔽伊的眼睛，已給人家牢牢地擒住了，同時又套下了一條圍巾，把伊的頭部也套住了。伊的身子立刻便被舉將起來，擲進了那一輛汽車的車廂中去，並且還有一只很粗硬的大手，在伊喉部叉着。

「你如其要叫喊的話，我就立刻把你扼死！」一個很可怕的聲音，在伊耳根邊呼叱着。

同時，車子便開了；曼忘命的想喊出來，可以經不起那大手在伊喉間一扼，就把伊悶得暈倒在車廂上了。

當伊醒過來時，那車子還在黑暗中疾馳着，而那大手也還在伊的喉部叉着。

「你還是做一個乖小孩子吧！」一個不很清楚的聲音悄悄地對伊說道：「只要依着我的話做，誰也不會傷害你的。」

這時候實在太黑暗了，不用想看出這個人的面貌來；而且這個人的面部顯然是有什麼東西擋着的。即使有了光，也不能看清楚他。於是伊又想起來了，方纔那個冒充義勇隊的人，當伊給燈光照射到的時候就不知去向了，分明是故意把伊引到那裏去的。

「你們要把我弄到什麼地方去呢？」伊大着膽問。

「到那時候你就會知道的！」那個人的答復。

這一夜，正是大風雨之後，好大的雨點，在兩面的車窗上打着，風的呼號，簡直比引擎的走動聲更大；其時他們似乎是在望鄉下行去，因為借着那車頭上的燈光，曼隱的還可以見到有許多樹木和竹籬的影子，很快的在車旁掠過。突然，捉住着伊的那一個人打開了一扇窗，探出頭去，和那開車的人說起話來；彷彿是發出了一個什麼命令，於是那車頭上的兩盞燈便熄滅了，汽車儘在黑暗裏狂奔着。

曼隱是本來很有脾氣的，却因這次的事變來得太突兀，不由也有些驚慌起來了。伊知道這個無惡不作的暴徒，他是絕對沒有什麼畏懼的，假使他和他的同黨這一次來綁架伊的目的，是要把伊殺死，那末伊的生命真是到了最危險的關頭了。伊暗暗在懷疑着，不知道他們的目的究竟是爲了什麼？而這一班人是不是就是當日殺死梅瓊的一班人？

「你是誰？」伊忍不住便問起來了。

突然，起了一陣乾噎的笑聲。

「你立刻就可以知道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這車子忽然和什麼東西撞起來了，砰的一聲，車子停了，車身也望左邊倒過去了，曼隱的身子也給震得從座位上翻了下來，車子上所有的玻璃全打碎了。從這車子傾倒的角度看來，顯然已是壞到不能修理了，那個捉住着曼隱的人便忙着開了車門，跳將出去。

「撞到了火車柵門！先生。」那車夫的聲音說道：「我的手腕也折斷了！」

曼德挺住着伊的人一走出去，便決心冒險逃走，忙伸手去轉開另一面的門；還好，這門居然還不會撞壞，一轉就轉開了。當伊跨到路上去的時候，伊的混身幾乎抖得不能再走了。

好容易給伊摸索到了那一扇火車柵門，伊知道旁邊一定有一扇給旅客通行的小門；再細細一找，果然找到了，可是那個特地來綁伊的腳色也已瞧見伊了。

「快回來！」他發着凶暴不堪的呼聲。

曼聽到有一陣轟隆轟隆的聲音，又瞧見眼前似乎有一線電光，便奮身跳過了軌道去；其時那北行的特別快車正在這裏經過，祇和伊相差了一寸，那火車在行駛中所激起的風力，已把伊捲倒在地。好容易纔讓伊竭力掙扎了起來，跨過了其餘的軌道，從對面那扇小門裏搶出去，衝到了外面那一條黑暗的道路上；這時候，火車已在軌道上過完了，伊便忘命的在黑暗中不辨方向的亂跑。這路上的泥土又滑，使伊一路在泥水裏滑着，跌着，不能快走；同時，伊又聽見那個惡人已在後面急急的趕上來了。

大風把伊的秀髮吹散了，雨點不住的打在伊的臉上，伊還是拚出了全力往前奔去；不料脚下突然一滑，把伊栽了一個大筋斗，伊再想爬起來時，那惡人的大手已緊緊地在伊肩上抓住了，伊便不顧一切的狂喊着。

「不許再喊！」一支手已緊緊地按住了伊的嘴唇。

正在這個時候，突然有一道電光射過來，罩住了他們兩個人；這道光是非常的強烈，而且來得太突兀了，樹便是反而呆住了。這光大約是從兩碼以外射過來的，那個惡人便把抓着曼的手放了下來，向那電光望着。

「噫！黑暗裏的那個人喊着：『你們在弄什麼把戲啊？』」

曼其時正站在那惡人的背後，所以瞧不清楚那個人的面貌，伊所知道的只是現在已經過去了，真是出乎意外的天道的救星；伊便竭力想止住伊的喘息，向那個來的人說話。

「沒有什麼事情！」那惡人說道：「伊是一個瘋子，我是伊的家屬，正要把伊送入瘋人院去！」

突然，這電光照得很近了，直射在那惡人的臉上；同時，一條粗壯的手臂已在他的肩膀上搭住了。

「是你嗎？原來是你！」那個來的人說道：「好得很，就讓我來把你送進瘋人院去吧！巡長施密斯，或是克勞萊，也不管你叫什麼名字，快隨我去吧！你當然是知道我的，我的名字就是惠司門。」

那個惡人當時就像化石一般的窘住着不動了，可是不到一分鐘，他突然又跳起來，拼命掙脫了惠司門的手，像一個野獸似的發着可怕咆哮聲，徑向惠司門身上撲去；長警惠司門雖然也不是一個嫩手，這時候却不會防到他有這一着，兩個人便一齊滾倒在黑暗中了，及至惠司門爬起來摸索到他的電炬時，克勞萊已不知去向了。

## 十七 誰是凶手

「假使當初惠司門並不堅持着說你是暗殺梅瓊的凶手，那我就一定可以承認他是一個很能夠的長警了！」沙奧門說。

「他們有沒有把克勞萊找到？」蕭侖克問。

「沒有，他早已逃得杳如黃鶴了！那一輛汽車和司機的人都是向西區那邊一家汽車行借來的；克勞萊或是施密斯，便是去租車的人。他也是誣他們說，有一個女瘋子要送到瘋人院去，並且還特地多付一些錢，作爲萬一那女瘋子在車廂裏發狂，以致弄壞了他們的車套或玻璃等等的賠償費。但是據那司機人說，他已經有些懷疑了，所以打算在車子開到終點之後，就去報告警察局。而當他們出事的時候，那汽車事實上已進了伊斯德蓬的境界了。不知道那司機的人有沒有說他們最初囑咐他把車子開到什麼地方去？」最後這句話乃是向他向蕭侖克問的。

「他說克勞萊最初就是囑咐他開到伊斯德蓬去的，到了那裏他再會另外告訴他別的話。警探當局已把這司機人的口供完全證實了，所以便依舊放了他回去。」蕭侖克說道：「我此刻纔從曼那裏回來，伊雖然已遇到了這麼一會險事，但精神上並無影響。我想你現在總不致還沒有把那些保證伊的人調遣好吧？」

沙奧門很倔強地搖着他那一顆大得和他身子不相稱的腦袋。

「當然調遣好了！無論我們那一位好朋友的本領怎樣大，也不用再想出這種把戲來了！」

「但幕，這樣一來，倒格外可以使我們多得一些線索。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那個臘克斯與命特先生確有一個幫手，那個幫手便是巡長施密斯；由此我們便可以推定他們兩個人，必然也就是聯合殺死梅瓊的凶手。在這件事上，長警惠司門實在是很有功的，應該得到相當的獎勵。」他非常熱心地建議着。

「你倒一些不怨恨他嗎？」沙奧門笑着說。

弗命克也笑了，同時還把他的頭搖着。

「一個人怎麼可以這樣存心呢！」他說得十分的坦白。

曼給惠司門護送到伊斯德蓬警察大隊的隊部中去之後，沙奧門就立刻趕下去把伊帶回了倫敦來；午後，弗命克就去看伊，待弗命克別去之後，約摸隔了兩小時多一些，另外又有一個客人來瞧覷了。這次是桀司撥。他一聽到了這個消息，便立即從伊斯德蓬趕到倫敦來，心上很焦急，可是他一見了曼的容色便又安心了。

「這真是一件出乎意外的禍事，」伊說道：「但是，我的確還不會怎樣受驚。——事實上，我想我的臉色一定還比你好看些。」

他點着頭。

「多半是如此。因為我一直到今天清早五六點鐘，還沒有上床去睡覺；」他說道：「我一心在注意我的化驗的工作，天亮也不知道，直到他們把我的早茶送來，我纔知道應該歇息一回了。」

「你竟是整整一夜沒有睡覺嗎？伊用着很不贊成的口氣向他勸戒道：『這是你的——一種頂壞的習慣，必須早早改變過來纔好！』」

榮司波古爾並不說什麼。他還在注意曼昨夜的神奇遇。

「我真不明白他們這樣無法無天的幹下去究竟是什麼目的呢？」他呻吟着說道：「他們爲什麼要把你帶到伊斯德達來呢？我想這些詭秘的惡人的巢穴？一定是在蘇薩克河省的某處！」

「沙奧門先生却並不如此想。」曼插嘴道：「他相信他們昨夜把我綁到伊斯德達去之後，一定還要在那裏換一輛汽車，再上別處去咧！他說他們所以要把我帶到那裏去的用意，完全是在擾亂警探們的眼光。」

伊微微打了一個冷戰。

「不管怎樣，這總不是一件有趣味的經歷！」伊透着若有餘恐的樣子。

榮司波已經準備好要在倫敦消遣一夜了，他並且還上馬戲院去預定了兩個座位；曼因爲預先已和沙奧門約定，伊的一舉一動必須報告他知道，所以這一件事也早就對他說過了。爲了這個緣故，沙奧門在午小時之後二度再來見伊時，倒使伊覺得很詫異了。

伊就和伊的未婚夫——榮司濤——一起接見了他。他的臉色很異樣，榮司濤一聽見便猜到他的用意了。

「我本來不願意來給你們討厭的，」沙奧門直捷爽快地說道：「但是，在一切事情再繼續惡化之前，納脫爾女士，我以為有幾件事情必須先給你說一說。我有許多的理由，可以確信昨天晚上那一件事情究竟是誰幹的，而且我還可以給無論誰打賭，我的見解是『定不會改變的！』」

「那末，你以為是誰啊？」晏很溫和地問着。

「我確確實實的相信，那個主使的人此刻正在這屋子裏！」一個令人詫異的答復。

「你的意思不是說我嗎？」榮司濤很着惱地問着。

「正是，我說的是你！古爾先生。我相信你就是計劃這些陰謀的人。除你之外，就沒有第二個主使人了！」沙奧門極大膽地揭破着。

晏倒弄得有些糊塗了，兩個眸子儘望沙奧門看着。

「你說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古爾先生有着許多的理由，必須要趕快和你結婚。」沙奧門得意揚揚地說道：「究竟他爲着什麼理由要這樣，我目前雖還沒有完全知道，但不久是一定可以發現的！現在我也很滿足了，我已經發現古爾先生是一個早已結婚過的人了！」

晏越發昏迷了，儘在他們倆的臉上來來回回的看着。

「已經結婚過了？」傑司潑似乎也不很明白的樣子。

「如其他並不會結婚過，」沙奧門很無禮地說道：「那就是我自己的魯莽了。我現在所能告訴你的，就是在不久以前，你的未婚夫曾經和另一位女性上歐洲那邊去過，而那個女性的名字，就是古爾夫人！」

傑司潑並不就說話，只用一種很異樣的目光看着那矮小的老人，彷彿在考慮着一件事情。

「我明白了！沙奧門先生。」隔了好半晌，他纔說道：「你所用於攷察和搜索一切資料的方法是和一班人搜索集舊郵票一樣的！」

沙奧門大大地着惱了。

「你還歡喜說笑話嗎？先生，如其你……」

「聽我說！」傑司潑突然提高了嗓子，揮揮手打斷了沙奧門的話。「我只要問你一件事情，你那裏有沒有十全份關於梅瓊學生歷史的記錄？」

「當然有的！我而且還記得特別的清楚。」沙奧門極有地方答道：「他的歷史，我簡直可以一字不漏的背誦出來。」

「你能不能先坐下去？曼。」傑司潑一面說，一面就挽着伊的手，略用一些力，強迫伊在一張椅子上坐了。「我們且來試一試沙奧門先生的記憶力看？」

「你難道真的一定要我給你背誦梅瓊的歷史嗎？」沙奧門漸漸有些詫異了。

「我正是這個意思！」桀司潑又給他這一無禮的來客端了一張椅子。

於是梅瓊的一生的歷史便在沙奧門的舌尖上很輕快地背出來了，他對於這位大富翁的過去的那些奇特和粗野的生活，真是知道得非常詳細的。

「在公歷一千八百九十一年，」這個矮小的搜集者繼續着講到了梅瓊的婚事。「他在伊利莎白港那邊的聖勃蘭德教堂中，和一位愛姆司柔曲羅德古爾女士結婚……」

「古爾？」桀司潑低聲囁囁着。

沙奧門聽了，不由立即張大了他的大嘴，抬起頭來。

「啊！古爾！好上帝！原來你就是……」

「我就是梅瓊的兒子！」桀司潑的態度却還是很鎮定。「他一共有兩個孩子，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可是你所得到的消息却祇知道他有一個孩子，其實他是有兩個孩子的。我的母親和我父親脫離的一件事，實在是很不幸的，使伊從此蒙受了一種永遠不能洗脫的羞恥。伊離開了梅瓊，便一直上澳洲去，不到六個月，就生了我的妹妹。在那裏，伊的朋友又把伊丟下了，於是伊就在我爾達那邊給人家做廚娘，一直做了七年。」

伊的目的是要積下一些錢來把我們帶到好望角去。到了好望角，我的母親便在阿豆來街上開了一間茶室，居然也可以賺一些錢，使我和我的妹妹都能夠進學校去讀書。就在那裏，伊和克勞萊見到了，克勞萊便答應我母親可以利用他自己和我父親的關係。教他依舊收認我們兄妹兩人；究竟他的嘗試有沒有成功，我可不知道，但是多半沒有成

身，因為我們一切生活還是像先前的過下去，並不會就有變化。

「突然，有一天，其時我還在南非洲大學裏念書，我的母親竟帶着我的妹妹悄悄地走了，依我猜想起來，必然是克勞萊德患伊走的，而他自己或許早就在船上等候着了。不過在那個時候我所知道的只是從那一天起，我的母親便失蹤了。伊雖然留下着一筆錢，足夠使我繼續我的學業，但是過了八個月之後，我還得不到伊的一封信。因此我就決意回到英國來。并且我已經大略得到了一些消息，原來我的母親突然患了中風的病，已給克勞萊送到了第一家貧民療養院去，他自己就拐着我的妹妹走了，當然，他就把我妹妹充做他自己的女兒了。」

「這些情形，我當時都還不清楚，但是我因為向來就知道我父親的名姓和地址，便直接寫了一封信給他，請求他設法尋找我的母親。他的回信來了，告訴我母親已經死了，這是克勞萊給他說的，同時他也找不到麥葛蘭第一——我的妹妹的下落。從那時候起，我們便互相通了好許多信，最後，我父親便教我回去，暫充他的私人秘書，以便幫助他一同搜尋麥葛蘭第的蹤跡；其實他不知道克勞萊所說的他自己底女兒，却正是我們所要找尋的麥葛蘭第啊！可是克勞萊因為深恐給我父親認出來，所以也從不會讓伊見過我的父親。我回國之後，便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并且使我發現梅瓊那個人——我實在很難得叫他父親——比我以前所預料着的可靠得多。後來，有一天，我又找到了我的母親。」

「你找到了你的母親嗎？」沙奧門似乎不很相信地問着，他覺得這件事情漸漸有些光明了。

「你不是曾經上銀鏡那邊去搜查過我所租的那一所屋子嗎？而且你不是完全失敗了嗎？」萊司微微笑着。「可是假使你搬過了那一張竹梯，走到後面的天井中去，爬過一堵牆，再推開一扇門，那你就會發現已經到了勞夷司東廣場第十六號的屋子裏去了。你如其再聽一聽那所屋子的內容，那你一定會更吃驚了，想不到在那邊的貧民窟中，竟會有那麼富麗的佈置！在勞夷司東廣場，人們都稱十六號屋子爲「看護婦之屋」，因爲無論白天或晚上，屋子裏都有三個看護婦在工作，所以在門口裏出進的也祇有看護婦，而屋子裏的內容，也祇有看護婦纔知道。屋子裏是誰呢？讓我告訴你，就是我的母親。伊差不多是終年在床上躺着，每一個來給伊診治過的醫生都說絕對不能夠移動，祇能讓伊在那裏醫治好了再搬。

「雖然祇是那末一所小屋子，却已費掉了我不少的心力，所有的一切，全是我一個人漸漸地佈置起來的；我往往到晚上纔去工作，因爲我不願意讓街上的一般人注意，同時，我也不願意使梅瓊知道這一件事，我覺得祇要我能繼續和他保持着相當的感情，並且繼續着他對於我的信用，那末總有一天會可以使他和我母親言歸於好的。伊實在是渴望着能夠如此！然而，不幸得很，」他很傷心地說道：「正當我的計劃快要成功的時候，梅瓊突然給人家殺死了。并且奇怪得很，他纔一死，我母親的病便立刻有了極大的轉

樣，他纔能夠把伊移到隊灘去，伊往常說要去看看荷蘭和淡羅西那邊的風景。此樣，

……」他回過頭去，望着曼一笑。「伊正住在你所住過的那一所小屋子裏呢！」

沙奧門這時候已給他說得啞口無言了，他一向自以爲是的保守着那許多理想，顯然是一齊推翻了。

「那末你的妹妹又怎樣呢？」最後，他纔掙扎着想出了這一句問話來。

提到了這件事，桀司潑的臉上立刻就現出了一種不快的神氣。

「我妹妹的下落，直到最近我纔知道。」他很煩悶地說道：「有一個時候，伊是住在甘登鎮那邊的萊勞頓路六十九號。現在伊是比較和我們近一些了，並且已有人日夜在守護着，正像沙奧門先生所派的人守護你一樣的小心。」他又看着曼笑了一笑。

「守護着我嗎？」曼很詫異地問。

沙奧門的臉漸漸紅起來了。

「這是我的主意。」他很弱促地承認着。

「並且是一個極好的主意！」桀司潑點頭道：「可惜你所派的人昨夜去得太遲了一些。」

沙奧門告退之後，便回到他自己的事務所去，其時他的腦神經正像一個飛輪似的在劇轉着，並且他有一個習慣，無論見到了任何一種新奇的局面，他決不肯立即就相信，必須讓他自己細細把一切的事實揀選過，研究過之後，他纔肯承認。

他覺得自己真是太疏忽了，爲什麼竟從不曾注意到榮司澱和梅瓊的妻子的關係呢？他的工作一直到深夜十一點鐘還沒有完畢，正當他收拾好了東西，想回去休息的時候，那個給他兼管着守門的職務的侍者突然走進來，告訴他外面有一個女人要見他。

「一個女人？在這深夜裏到時候還要來見我？」沙奧門很驚奇地喊着：「告訴伊明天早上再來！」

「我已經給伊說過了，先生，可是伊却堅持着立刻要見你。」

「伊的名字呢？」

「梅夫人。」侍者的答覆。

沙奧門聽了，不由自主在自己的坐椅上倒了下去。

「快請伊進來。」他毫無力氣地命令着。

伊一進來，他就認得伊了，正是長警憲司門所寄來的那張照片上的那個少女。伊的衣服穿得非常簡單，一些裝飾品都沒有。伊的面貌是無可否認的美麗，伊的舉止很慌張，神經似乎受了一種很大的刺激，清清楚楚地表顯着伊內心的恐怖。

「請坐。」沙奧門很溫和地說道：「你來看我可有什麼事情要我給你做嗎？」

「我是梅夫人，」伊還是很畏怯。

「那侍者已經告訴我了，」這矮小的老人又問道：「你爲什麼這樣害怕呵？」

「噢，我真是害怕極了！」這個可憐的少女差不多是渾身在顫動。「如其他知道我到

「這說，他一定會……」

「別怕，你現在可以不必再害怕了，就在這裏先坐一會。」

他自己就走到隔壁一間屋子裏去，那裏是裝着一架電話分機的，他便打了一個電話給曼，曼是出去了，他便告訴那聽電話的人說，這裏有緊急的事情，必須請伊帶着桀司潑古爾一起回來，待伊一回家馬上就來。

當他退回自己的辦公室中時。那突如其來的少女還在那一柄大旋椅上坐着，伊的雙手在揉弄一條小手帕，但態度還是非常的慌亂不寧。

「我曾經聽見過你的名字。」伊毫無倫次地說道：「有一次他曾經提起過你，——還在我們沒有跟克勞萊一起搬往蘇薩克司那邊的小屋子去以前咧！據他們自己說，他們還要另外弄一個女人來，就教我當心看着伊；可是，他……」

「他是誰？」沙奧門很焦急的問。

「我的丈夫啊！那少女的答復。」

「你們究竟結婚了多少時候了？」這矮小的老人又進一步的問。

「我隨着他一起逃出來已經有好久了！」伊說道：「這是一種很痛苦的生活——當初全是克勞萊出的主意。他告訴我如和梅先生結了婚，他就可以領我去見我的母親和桀司潑。不料他竟是那樣的兇暴。……」

伊又戰抖起來了。

「我們差不多三天兩日要搬場，這裏所有的各家公寓快要走遍了，而我却時常一個入住着，他並且不准我走出去，或是做一件旁的事情。」

伊的聲音是非常的柔順而單調，一個患有心臟衰弱症的人聽了，也許立刻要倒下去

「那末你的丈夫自己說叫什麼名字呢？」

「啊？你還不知道嗎？他叫蒞命克梅。」這可憐的少女顯然是更詫異了。「這就是他的名字啊！克勞萊時常給我說他姓梅，你說是不是？」

沙奧門徐徐搖着他的頭。

「我的可憐的小姑娘，」他很憐憫地說道：「我怕你是根本上當了，你所嫁的那個姓梅的人實在是個冒名的騙子。」

「冒名的騙子？」伊低聲囁囁着。

沙奧門就向伊點了點頭。

「他分明是冒頂了一個好人的名字，並且我想他已經用着這個名字犯下了絕大的罪案了！」沙奧門帶着安慰的神氣說道：「我希望我們能夠拯救你，同時也給這世界除去一個最大的壞蛋。」

伊還是莫名其妙地呆望着他。

「他永遠是不會說真話的。」伊慢慢地說道：「並且他繼續說得非常自然，還帶着聲

動人的表情，使你不能相信他。他告訴我許多的事情。我都知道是假的。他說我的哥哥已經死了，可是有一天我還在報紙上看見他的名字。你可知道傑司潑嗎？」

伊的態度和舉止委實是非常的天真而純潔，完全是一個女學生的格調，而伊的聲音又是那樣的柔和，那樣的單調，嘴唇的顫動又是那樣的劇烈；使沙奧門不能不感動了。

「我答應你一定可以和你的哥哥相見。」他很真誠地說。

「我是纔從萊倫克那裏逃出來的，」伊突然又說道：「這種行為是不是很不好的嗎？我實在因為不能再忍耐了，他昨天又打了我一頓，却還假裝着高等人的樣子。我母親時常說，從來沒有一個高等人會虐待婦女的，而萊倫克偏是這樣的虐待我！」

「從今以後，就沒有人再可以虐待你了。」沙奧門竭力的撫慰着伊。

「我真恨他，」伊似乎突然增加了不少的勇氣，恨恨地說道：「他對我冷笑，告訴我他不久就要另外娶一個妻子了；並且……啊！」

沙奧門瞧伊舉起了一支手，正在說得很上勁的時候，突然把伊那一隻可憐的目光移到了門口邊去，臉色驀地一變，像看見了一頭野獸一樣的驚慌。

萊倫克就站在那門邊，若不相識地看着伊。

「真對不起！」他向沙奧門說道：「你還有一位客人咧！」

「請進來，」這矮小的老人很興奮地喊道：「你這個時候來真是再好沒有了！」其時那少女已從旋轉上跳了起來，一直退縮到牆邊去。

「你可認識這位姑娘嗎？」

萬命克仔細望伊看了一眼。

「對啊！認識的，伊是巡長施密斯的女兒啊！」他一面說，一面透出了一絲微笑。「你一向躲在地獄的那一角裏啊？」

「不要近我！」伊氣急萬分地喘息着，同時把兩支手沒命的揮着，表示不要他走過去的意思。

他很詫異地看着伊，又從伊臉上看到沙奧門的臉上，最後，再回過去看着那少女，兩條眉毛緊緊地皺着，顯然是非常困惑的神氣。

「這位姑娘，」於是沙奧門開始說話了。「說是你的妻子。」

「我的妻子？」萬命克不知所措地應着，又向那少女看了一眼。

「這是誰在那裏開玩笑啊？還是另有別的作用？——你不是說我是你的丈夫嗎？」他向那少女問。

伊並不答話，只把伊的頭慢慢地點着。

他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了，嘴裏噓噓地吹着口噓。

「這真是令人太費解了！」他茫無頭緒地喊道。「我想或許你能夠給我解釋解釋罷？」

「我也祇知道方纔這位姑娘所說的那些事情，」沙奧門搖着頭說道。「我恐怕這中間一定有着極大的誤會了。」

「弗命克又旋過去問那少女。」

「可是你的丈夫長得完全像我一樣嗎？」

伊把頭點點。

「可是他自稱弗命克梅嗎？」

伊還是點頭。

「他此刻在什麼地方呢？」

伊又點着頭，這一次是向着他點的。

「但是，夫哪！弗命克透着無可如何的神氣說道：『你總不致於就把我當做那個人罷？』」

弗命克只得依舊用着求救的眼光向他的朋友看着，沙奧門瞧他的眼光裏，還帶些慌亂而可笑的神氣。

「我真不知道我應該怎樣做纔好，」弗命克吐了一口氣，沒精打彩地說道；「我想或者請你暫時出去一回，讓我獨自和伊說幾句……」

「不要去！不要去！」伊一聽弗命克這樣說，便格外慌張了。「不要讓我獨自和他在一起，請你千萬不要走！」

「那末你且說，你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弗命克問。

「就從你安頓我的那所屋子裏來的，你昨天還打過我咧！」伊說得一些次序都沒有。

蕭倫克立刻笑了。

「這樣說起來，我不但是已經結過婚了，而且還是一個慣打家主婆的脚色咧！」他倒還是很幽默。「現在，教我怎麼辦呢？我想目前祇有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請這位姑娘告訴我們伊究竟住在那裏，就讓我帶着伊去見見伊的那位丈夫，大家對質一下。」

「不！決不隨你去！」那少女又大喊起來了。我一定不去，我一定不去！——沙奧門先生，你方纔不是答應肯保護我嗎？你已經答應過我了！」

沙奧門瞧伊真是慌亂到極點了，再不安慰伊，伊一定就要昏過去了。

「但是，這位先生一樣也可以保護你的，」他竭力想鼓勵伊。「他比什麼人還熱心，自然也可以把你從那個惡人的手裏救出來的。」

「我一定不去！」伊還是沒命的喊着。「如其這個人碰到我的身上，」伊用手指定着蕭倫克。「我一定要喊救命了！」

正在這個時候，門上忽然有人輕輕地叩着，蕭倫克便旋過頭來。

「還有客人嗎？」他向沙奧門問。

「沒有什麼外人，」沙奧門向那侍者問道：「是不是外面有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要見我？快請他們進來罷！」

走進來的第一個是曼，一瞧這眼前的一幕怪劇便站住了，同時，伊已經完全明白了一切的情形。隨在伊背後同來的便是桀司獄。

那個靠在牆上的少女原是一眼不閃地牢看着蕭命克，因為聽見有客人進來，便略一轉睛，向這邊看了一眼，當伊發現了桀司濺時，便來不及的奔過來，倒在他哥哥的懷中哭起來了。

「現在我想必總可以問一問究竟是什麼一會事了！」蕭命克很鎮靜地問道：「我想你們一定要怪我很多事，然而我已經受得夠了；一切希奇古怪的事情發生，我便第一個受到嫌疑。現在我是不能再忍受了。或者你們可以好好地把這一件新發生的怪事剖解剖解給我聽罷？是不是人人全都瘋了——還是我一人個發了瘋。」

「這原不是什麼怪事！」桀司濺答道，他的手臂依舊緊緊地抱着那個可憐的少女。「我相信你是知道伊的！」

「我一生一世中從不會見過伊，」蕭命克說道：「不料伊却一味堅持着說我是伊的丈夫，也不知道是什麼理由。或者這又是你最近想出來的詭計罷？桀司濺。」

「我相信你是知道伊的！」桀司濺重複又說了一句。  
蕭命克把兩個肩膀用力聳着。

「你真像一架機器一樣，我祇能重複的說，以前從不會見過伊！」

「那末讓我來給你說明！」桀司濺說。

他輕輕地推開了他的妹妹，又和曼低聲說了幾句話，於是兩個姑娘便一齊走出去了。

「有一個時候，你曾經給梅瓊很信任地重用過，作爲他的親信的私人祕書；就在這個時期內，給你發現了幾件事情，你的最大的發現是從巡長施密斯寫信來恐嚇我父親的，那個機會上得到的。——噢！不要再作假了，不要再假裝你是不知道我和我父親的底細了！」因爲斯密克臉上堆着一種詭異的神氣，桀司潑便首先說破了他。

「不知道怎樣，你就和施密斯勾結了，並且還娶了他冒認的那個女兒。後來，梅瓊也就發現了這件事，不過他那時候只以爲你和施密斯的女兒結婚是足以侮辱他的門楣的，却並沒有想到其他的事。在那時，你自己還不會偷看到他的遺囑，所以也不急急於要表白你是他的女婿。可是在他所立下的那一張遺囑裏，他却並沒有提到他的女兒，因爲這個孩子是在他妻子離開了他以後纔生的，所以他不願意承認。又隔了幾時，也許是他受了良心的驅使，也許是爲了其他的原因，他忽然又想找到這個親生的女兒；照理說，你對於一切的情形都很明瞭，大可說出實話來，讓他立刻和伊相見，誰知你却偏不這樣做。你當初和伊結婚，目的原想分潤一些梅瓊的遺產，後來你知道這個希望達不到了，便又計劃着想重婚，就是和另外一個可以分到梅瓊的遺產的姑娘結婚，並且你已經知道伊可以得到的那一部份，的確是非常豐厚的。」

「說到這裏，他又旋過頭去看着沙奧門。」

「你不是很詫異我爲什麼並不十分出力給梅瓊搜覓凶手，早日復仇呢？現在我就可以給你一個答復，究竟我何以肯這樣的忍耐。」

他用手指着蕭命克。

「這個人，在名義上是我妹妹的丈夫，如其要斷送他，當然就不能不使伊連帶毀滅；因為從前我總道是他們很快樂地同居着的，直到最近纔給我發現了真相。」

蕭命克一味搖着他的頭。

「我不知道應該哭還是笑了。」他說道：「我當然絕對沒有聽到過……」

「你還得聽下去咧！」傑可潑很堅毅地拒絕了他的插嘴。「我還要告訴你那一件暗殺案是怎樣造成的，還有那自稱臘克斯吳命特的脚色究竟是誰。」

「你的父親是一個製造偽證的好手，這差不多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你自己在從小也就學會了假冒人家筆跡的手段，所以你就是臘克斯吳命特！當發生暗殺案的那一夜，你到伊斯德蓬的時候，特地故弄狡辯，安排好了一個卸罪的餘地。就是，假裝不見了你的火車票，讓那鐵路稽查幫着你在身上搜尋，使他在案發之後，可以給你證明你身上並不會帶着什麼武器。而當你在我父親的那所屋子面前下了車以後，一等那汽車夫把車子開走，你就奔到離屋子不遠的一處隱蔽的所在去，跳上了你早就藏在那裏的一輛汽車。」

「你很早就到了伊斯德蓬了，後來就躲在泡力開脫的交叉站上，悄悄地跳上了火車，因為你已經預先把你的來回票在倫敦那邊軋過一個硬印的緣故，所以你的隱謀竟不會有人看破。當你重新跳上了你的汽車之後，你便第二度回到韋莊來，其間大約只隔了十

分鐘的模樣。在那汽車裏，你已經早有一支手鎗藏着，於是你就帶着這支手鎗進了韋莊，就用這支手鎗把我父親打死，出事之後，你爲遮蔽你自己的嫌疑起見，便故意把許多嫌疑拋到我身上來，並且還和一個最精明伶俐的人做了朋友，」說着，他又把頭望着那不言不發的沙奧門點了一點。「就利用了這個人的關係，使許多無聊的謠言吹進了當局

的耳朵。白天裏還在日內瓦那邊和曼握手道別，當晚又在蒙曲利阿克斯出現了，並且還仿照着我的筆跡寫了一封信去，這也是你的好手段。還有故意在弗勞頓路六十九號屋子的壁爐裏，留下一張撕碎的字條，一般也冒着我的手筆，這又是你的另一起好手段。

「你以爲你自己的一切行動都是很祕密的，却不知道我簡直一步一步的跟着你；自從那一起暗殺案發生之後，我所派的那一班人始終是不分晝夜地把你守着！我正在等候一個適當的機會，纔給你揭破，而此刻，這個機會是來了！」

蒲倫克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自己戴上了帽子。

「明天早上我一定有詳細的話答復你！」他還不就屈服。

「你真是一個出色的騙子！」萊司潑已換了一種訓斥的態度。「同時又是一個很精工

的說謊家，可惜你始終騙不過我！」

他搶上去把那門開直了。

「請走你的路！除掉我父親分給你的兩萬鎊之外，你自己也還有約摸五萬五千鎊的

現款，就是在那一個發生暗殺案的晚上埋藏着的。——你還記得那汽車裏找到的一柄花匠用的小鏟嗎？」這句話是桀司潑向沙奧門說的。

「我限你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離開英國，我們雖然不願把暗殺梅瓊的罪名對你起訴，可是他們還可以把暗殺兩個汽車夫的罪控告你呢！」

弗侖克却並不向門邊走去，反望裏面走着，他的臉對着後部的一堵牆，背向着他們，約摸站了半分鐘光景，然後再旋過身來。

「有時候，」他慢慢地說：「我也覺得這樣弄下去是不很值得的。這種種實在也都是很不得已的……」

突然，他的身子倒下來了；桀司潑忙奔過去扶着他，他們使他躺平了，沙奧門急着打電話去請醫生，可是醫生沒有來，弗侖克已死了。

「我早知道了！」這個消息傳到伊斯德蓬的時候，長警惠詩門很得意地笑着說。

#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23.....  
5043  
登錄號數.....71958.....

世界偵探名著

萬 專 通

全 一 冊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原 著 者

Edgar Wallace  
依 茄 華 雷 斯

譯 述 者

秦 瘦 鷗

出 版 者

百 新 書 店

發 行 人

徐 稚 鶴

住 址：成 都 祠 堂 街 孝 天 大 樓

生 社 經 營

百 新 書 店 代 理 分 店

成 都 辦 事 處：祠 堂 街 孝 天 大 樓

重 慶 辦 事 處：中 華 路 官 井 巷

昆 明 特 約 經 銷

求 益 書 社

重 慶 東 街 四 十 一 號

分 售 處

各 地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八 月 初 版

叁

186

王明



000